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III

譯野霽李・著夫索拉克涅・V

勒格林達史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III

史達林格勒

譯野雲李 著天宏林史涅・V

一四九五年十一月印行

(3037)

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

勒格林達史

分銷處	發行所	發行者	繙譯者	著作者
-----	-----	-----	-----	-----

上海·北京·漢口·重慶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六〇號二樓	文化	李	V
			工作	秋	·
			社	琛	野
				夫	

印翻 版權

版初瀝月一十年九四九一

[字005]

第一部

退却的命令像青天霹靂一樣來到了。頭一天師總司令部還送來防禦工事的計畫——築第二道防線，補路，修橋，並命令我派三個工兵去趕造一個師俱樂部。早晨他們還給我們打電話，準備舉行前線歌舞會。有什麼能比這更爲平靜呢？伊戈爾（Igor）和我特別刮了臉，理了髮，洗了澡，並且還洗洗襯衣，這時我們正躺在小溪的岸上，一面等着洗的東西乾，一面看着我們的工兵替我們的探兵造小小的木筏。

我們躺在那里吸煙，一面在彼此的背上拍打肥大的馬蠅，一面懶懶的看望着我的副指揮官沒人木筏下面，看它們是否結實，他一時顯出白色的背，一時顯出黑色的脚跟。

突然間，總司令部的傳令人拉查連科（Lazarenko）遠遠的出現了，在他從田

野間飛跑的時候，他用手扶着斜掛在背後的來福槍。我觀察他的步度，看着他飛跑，我明白有什麼與音樂會無關的事情發生了。大概又是陸軍總部或前線總司令部來視察吧……那就又得到前線去，領看防禦工事，並且聽取批評。要費一整夜的工夫。全部責任都在工程師的肩頭上面。

拉查連科從籬笆上跳過來。

「唔唔，有什麼事？」

「中尉同志，參謀長請你去，」在他微笑並用帽拭去臉上的汗時，他的白牙齒閃光。

「請誰？請我嗎？」

「請你，也請化學隊的首領。說是要五分鐘之內到那里。」

「什麼事呢，你知道嗎？」

「鬼知道，」他聳聳肩頭，全身汗濕了。「假如你能够推測……所有的傳令人都派出去了。上尉剛剛上床睡覺，聯絡官就來了。」

這就是說我們要穿上濕的襯衣短袴，到總司令部去，排長們也被召了。

我們到時，參謀長馬克西莫夫（Maximov）並不在。他在團長那里。在總司令部的地下室裏，有特殊部隊的指揮官和參謀們；第三隊的塞爾建科（Siergienko）是唯一的營長。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情形。瘦長的聯絡官維里夫（Vverev）中尉，正在收拾馬鞍，一面抱怨，一面咒罵，盡力要將繫鞍的腰帶緊緊。

「師參謀部在裝載東西呢。此外再沒有消息了。……」
他別的不知道什麼事。

從北方地平線外，傳來斷續的隆隆聲，德國的轟炸機緩緩的在那方面飛行。

「那些私生子，是向瓦綠基（Valuki）飛的，」沙穆西夫（Samusev）惡意的吐着唾沫，說。「六十架。」

「他們說，已經轟炸瓦綠基了，」戈基拉茲（Gogiladyze）說——他總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

「是誰這樣說的？」

「昨天在八五二號聽說。」

「他們知道得真多。……」

「多也罷，少也罷，這是他們說的話。」

沙穆西夫嘆嘆氣，轉過身去。

「你們探兵們，大可以不必費事掘地下室了。只是給德寇臨行送禮罷了。」

戈基拉茲笑了。

「說得正對。一掘完，就得移動。這是我所掘的第三個地下室，我從沒有在一個裏面度過一夜。」

馬克西莫夫從少校的地下室露出來，到我們這里，身子直挺挺的，彷彿檢閱一樣。從他走路的样子，我們總老遠就可以認出他來。他顯然不是在脾氣最好的時候。伊戈爾的衣和袋沒有扣上。戈基拉茲少了一個肩上的星章。要得告訴他多少次呢？他問到有誰沒有來？——兩個營長不在，首席聯絡官頭一天被召到師總司令部去了。

馬克西莫夫不再說話了，只挺直身子，嚴厲的坐在戰壕邊上；像平常一樣，每個卸子都扣好了。他吸着魔鬼頭的煙斗，連看我們也沒有看。

他一到，人人都不作聲了。只是爲要顯得忙碌，有的人在地圖盒裏，有的人在口袋裏摸索——這是軍隊的本能，有上級軍官在跟前的時候，總要作一點事。

第二羣德國轟炸機順着地平線飛行。

兩個營長到了——一個是第二營的加泊爾（Kappel），身材寬厚，並不年青了，外表頗像一匹虎頭狗，一個是第一營的希雅葉夫（Shiryayev），帽子戴得俏皮，嘴裏鑲了一顆金牙。

他們的敬禮是都有特色的——加泊爾像是非軍人式，成半曲線的手掌向前，希雅葉夫却是規矩的軍人式，報告到最後時手指在帽邊一揮閃開。

馬克西莫夫站起身來。我們也照樣作了。

『你們帶了地圖了嗎？』他用嚴厲粗糙的聲音說。他的煙斗已經滅了，但是他還繼續機械的抽吸。

『拿出來。』

我們拿出地圖，馬克西莫夫也將他的摺縐的大地圖鋪開，圖上從東到西，彎彎曲曲的，畫了許多紅色的粗線。

『把路線記下來。』

路線是很長的——一百公里，在諾弗——比蘭加亞（Novo-Belenkaya）終止，所有人都要在六十個鐘頭之內到那里集中。』

馬克西莫夫在腳跟上磕去煙灰，用嫩枝清理了一下，又將煙斗裝滿。

『一切都清楚嗎？』

沒有人答話。

『在我看來是清楚的。我們二十三點起身。第一段是三十六公里。中午在維哈那亞杜凡加（Verkhaya Duvanka）停下。進行時當然有衛兵和探兵。十分鐘可以從科沙科夫（Korsakov）得到行軍命令，已經在起草中了。』

每個字都清清楚楚——馬克西莫夫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播音員。

「第一營留在這裏。清楚嗎？掩護退却。記住，一切東西都要帶着。不能拉後。是長程的行軍。要注意靴子和襪子。……」

他用力在他的煙斗上抽煙。他的細瘦的白指頭握着斗。他的閉小的眼睛轉向希雅葉夫。

「你留下的有些什麼，營長？」

希雅葉夫扯直了衣服。

「可以作戰的人——二十七個。連車夫和病人計算在內，一共有四十五人。」

「武器呢？」

「兩架機關槍。三架輕自動機關槍。兩座八十二公厘白礮。」

「多少白礮礮彈？」

「一百。」

「還有別的吗？」

「沒有了。火藥也不多。每架機關槍有兩帶子彈，每架自動機關槍有五六

盤子彈。」

希雅葉夫說話沉着緩慢。我覺得他是興奮的，但却極力不顯露出來。他的腰帶束得緊緊的，肩直腿壯，輕輕合起的手觸着袴縫，看着他是令人愉快的。從他的開着的衣領露出一塊襯衣——奇怪，馬克西莫夫竟沒有為這責備他。

「這……樣……呀……」馬克西莫夫細心的摺起地圖，塞進盒子裏去。「那麼，清楚了……工程師柯然契夫 (Karjantsev) 留在你這里不走。明白嗎？支持兩天。八號天一黑，開始退却。」

「同一路線嗎？」希雅葉夫簡短的發問，眼睛仍然看着馬克西莫夫的臉。

「同一路線。你要是在那里找不到我們——那麼，你自己就知道怎樣了……別
的沒有什麼了。」

希雅葉夫點點頭。沒有人說話。有人——我想是加泊爾——深深的嘆氣。

「我說過——別的沒有什麼了，」馬克西莫夫嚴厲的轉向他。「各回崗位。」

「現在我們把受傷人運走嗎？」第三營近視的指揮官問，他看來像是一個科學

家。

馬克西莫夫的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陣生氣的紅色。

「你是在前線，還是在什麼地方？要所有的人都被殺嗎？應該有時間學會用腦子了。……」

大家都站起來，把沙和草從身上拍掉。

「你兩個人進到這裡來。」這話是向希雅葉夫和我說的。

地下室又小又濕，發着土味。一張我們的防禦工事圖舖在桌上——是我的作品。我畫了一早晨，要急子送到總司令部去。限我在二十點以前畫成。現在馬克西莫夫把它折得整整齊齊的撕成四半，在石蠟燈上燒掉了。紙發捲，發縐，變黑了。

「德寇到了服洛涅日（Voronezh）了，」他無精打彩的說，一面將黑灰在腳跟下蹂躪。「昨天晚上。……」

我們沒有說什麼。

馬克西莫夫從桌子下面拿出一隻鉛質的水瓶，是粗呢蒙着，上面有飲水杯的。

我們輪流着喝了。家釀的燒酒酒力很強，燒着我們的喉嚨。我們吃酸泡菜下酒，大家又再喝。

馬克西莫夫用手指摩擦着他的鼻梁。

「一九四一的退却中有你嗎，希雅葉夫？」

「有的——直接從國界退却。」

「從國界……你呢，柯然契夫？」

「我沒有。我那時在預備隊。……」

馬克西莫夫漫不經心的吃他的泡菜。

「事情完全糟糕了。逃不了被圍。」他一直看着希雅葉夫的眼睛。「節省火

藥……你要在這里兩天——除了維持外表所必需的之外，莫要開火。避免作戰。尋

找我們，而且不斷尋找——我們總在周圍什麼地方。若是不在諾佛——比蘭加亞，

就在那附近。不過記住了——你也記住，柯爾契夫，」說着他嚴厲的看了我一眼，「

八號以前一步不能離開這里。清楚嗎？就是地在脚下開了裂，也不能離。這是少校

的命令：「留下希雅葉夫，使柯然契夫幫助他。」這是有意義的。……是呀。你的供應品你想怎麼辦呢？」

希雅葉夫微笑了。

「用不着供應品。你把它們帶走。留下三輛裝火藥的車。這就足夠用了。……」

……

「好的，我們帶着。」

「你相信夢嗎，柯然契夫？」馬克西莫夫突然問，于是不等回答，又繼續說：

「昨夜我夢到我的兩個門牙落掉了。」

希雅葉夫笑了。他自己的牙齒是既整齊，又結實的。

「老太婆們說，這預兆有什麼親近的人要死。」

「親近？」馬克西莫夫懶洋洋的在一片報紙上畫曲線。「你們結婚了嗎？」

「沒有，」我們幾乎同聲回答。

「可惜。……我也沒有結婚，我現在覺得悵悵。男子需要妻子……像他需要空

氣一樣。特別是現在。……」

他所畫的曲線似乎變成婦人的頭了，有長的睫毛，和心形的嘴。左眉上面有一塊痣。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柯然契夫？」

「不是，爲什麼這樣問呢？」

「哦，沒有什麼。……我認識一個人，叫柯然契夫……在戰前……希那達尼古

來葉夫那柯然契瓦 (Zinaida Nikolayevna Kerzhentsava)。是你的本家嗎？」

「不是，我在莫斯科並沒有親屬。」

馬克西莫夫在地下室裏走來走去——因爲天花板太低，彎着腰。我覺得他要告訴我們什麼事，不過他不是覺得不好出口，便是還沒有決心說出。

希雅葉夫看看他的手錶。馬克西莫夫看到了，便站起身來。

「是的，去罷——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站起身來，離開地下室，馬克西莫夫跟在我們身後。槍礮聲沒有了，只可

以聽到蛙鳴。我們站着聽了幾分鐘。一棵松樹的陰影幾乎伸到了地下室。兩顆白礮彈在我們頭上打呼哨，要在我們身後什麼地方爆炸的。顯然是從八十二公厘白礮發出的。希雅葉夫微笑了。

「還在向小叢林裏轟呢，那里三天都沒有礮座了。」
我們傾聽，但是沒有礮彈再過來了。

「那麼，走罷，」馬克西莫夫說，隨即伸出手來。「願你們珍重。……」
我們握握手，他作出彷彿要擁抱我們的姿態，但是一轉念，就只緊緊捏住我們的
手便算了。

「節省火藥，希雅葉夫——莫要浪費。」

「是了，上尉同志。」

「注意到……」他用穩定的步度向矮叢走去，我們只看到可信號的人將電線繞成鼓式。

希雅葉夫和我商定，我在一個半鐘頭之內到他那里，那時候我自己的事可以辦

妥貼了。

11

我們的團實在命運最艱苦。我們只打了六星期仗，便已經缺人，而且沒有大砲，一營不過只有兩三架機關槍。……我們在五月二十日以後才加入戰線，在哈科夫(Kharkov)附近開始。我們未經鍛鍊，剛到前線便馬上作仗，並被派到這里，到那里，先防衛這地方，又防衛那地方。是向哈科夫春季進攻的時期。我們失措，自己混亂，又使別人混亂，而且對於轟炸總習慣不了。簡單說，我們沒有什麼大用處。

以後我們又被派往南方，到紐拉契羅夫加(Nulajtselovka)區域，靠近苦勃顏司克(Kudyansk)的地方，在那里我們停了兩星期，掘戰壕，埋地雷，並建碉堡。接着德寇就進攻了。他們開來無數的坦克，並且用炸彈轟炸我們。我們慌張失措，潰散，並且繞着圈子跑。簡單說，我們撤退了，由衛兵隊換防，並把我們送到

苦勒顏司克。在那里我們又築起陡坡和碉堡，直等德寇來到。我們守城不久——僅只兩天；以後命令來了，要我們退到左岸。我們將鐵路和河上的橋梁炸毀，在對岸的蘆葦中掘了壕。

在這裡，我們以為要終于停下不動了。我們決不讓德寇過渥司科爾（Oskol）河。

但是他們並不想法過。他們用白礮轟我們，我們回礮，這就算了。早晨福克渥夫（Fokke-wolf）式偵察機出現，我們就用輕機關槍射擊，但是從沒有打中一隻。一陣一陣的楊克式轟炸機沉着的吼着飛過去，到後方的什麼地方。

我的工兵在為總司令部造地下室。鄉村的女孩子們在順着彼得羅帕夫羅夫加（Petrovavlovka）河掘第二道防線。同時我們參謀人員就作報告，擬計畫，並時時到師司令部去短期受訓。

簡單說，生活過得平平靜靜。我們甚至開始收到莫斯科的真理報了。一點沒有傷亡。

于是突然間，像一聲霹靂一樣——來了這個命令。……

在前線，除了眼前發生的事情之外，你連什麼也不知道，若是德寇不對你個人開火，那你就覺得事事一帆風順；若是他們開始轟擊，你就可以準知道，從維羅的海到黑海，全線都在動着了。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的。我們在沉睡的，長有蘆葦的渥司科爾河岸上掘了地下室，一切都平平靜靜——這就是說，德寇被阻止住了。……那北方的隆隆聲——讓它隆隆去罷，戰時還能希望有什麼呢。

現在……從青天裏——來了二十三點開始行軍的命令……

而且一點不打……這是最糟的……一點抵抗沒有。在這以前，我們離開過在紐拉契羅夫加所掘的家常的戰壕，但是我們是被迫這樣作的，可是在這里呢……就在昨天，希雅葉夫和我還視察了防禦工事。我可以保證，它們作得並不壞。就是師長也稱讚機關槍的佈置，並且派八五二和八五四隊的工程師，來看我們怎樣將房屋的地窖改造成了碉堡。

德寇果真成楔形深入到這樣地步了嗎？服洛涅日……若是德寇果真進到這樣遠，事情對我們可並不怎樣妙。……顯然他已經進到這樣遠了，要不然，我們不會不戰而退——何況是從渥司科爾河這樣的戰線。不到頓(Don)河，我們這一線再沒有其他的河了——我們果真要退到頓河嗎？……

「中尉同志，我們在車上裝什麼？」

很年青，並無經驗，剛剛露出點初生的鬍鬚的排長，詢問的看着我。

「我們裝臼礮彈嗎？」

「師裏可給我們卡車了？」

「沒有。」

「那就埋了它們罷。岸上留的可有？」

「大約有一百。」

「好的。用得着時，我們就帶二十枚，把其餘的埋掉。」

「是了。」

『有鏟子嗎？』

『第三營有三十把。』

『那就從他們那里去拿，趕快。』

他迅速的轉過身去，連忙向車子那里跑，跑時抓着他的小袋子。他是很好的少年，很勢力，只是太怕曹長一點。

是的，我不得不到科沙科夫那里去，並且換換我的地圖。那張又新又硬，折起來作響，左角上有一大片標明着哈科夫的地圖，我用不了。……

在十二點鐘的時候，錫器輕輕的作響，我們團裏的最後一連離開了，向着彼得羅帕夫羅夫加走去。



夜間我們在河岸上埋地雷，我的傳令人瓦列加（Valoga）在掘洞，軍曹包以科（Boiko）放地雷並掩藏，一個像六月甲虫似的活潑的小兵士，原是希雅葉夫從他的營裏借給我的工兵，正在安導火線。

是暗黑的夜，偶然有一陣令人愉快的，溫暖的雨。我連雨披肩都沒有穿。味立氏信號光一個接着一個向上照耀，機關槍懶洋洋的響着。

我在牛蒡叢中躺着。從它們的濕葉和濕的泥土發出令人愉快的芳香。

瓦列加和包以科都是看不見的。偶然有一個搬運地雷的兵士從我身邊走過，細心的穿過蘆葦，使它們沙沙作響。地雷堆在我身旁，他一次拿四枚，用帶縛在一處。

我向對岸看望，看那在水上低垂的一叢垂柳，在顫動的味立氏信號光中發亮。

這使我想起我們的街道——一條有大栗樹長成拱環的馬路。春天上面會滿是黃色和白色的高燭，秋天掃街的人便焚燒死葉，兒童們的口袋裏便滿裝栗實。我也成百的拿回家去，光滑的果實便裝滿所有的盒子，礙人的事，並滾到櫃子和床下去。祖母飯後在上面休息的長大軟椅下總常有幾打。我將她身上蓋上一件舊上衣，這件衣服就爲這種用處，我給她回憶錄或安娜克里林娜 (Anna Kanenina)，以後便到放刀叉的抽屜裏，或櫃檯上面，去找她的眼鏡。我找到的時候，祖母便睡着了，鬍鬚燒焦了的老貓芙悅加 (Frasca) 就在她的鼻子下打呼。……

天哪，這一切都是好久以前了呵。或者根本就不曾有過罷？就只是一場夢嗎？……

右邊是大衣櫃，是我們小時玩捉迷藏的好地方。衣櫃原是在走廊上的，因爲門廳上另外開了一道門，便搬進屋裏來了。上頭放着帽盒，落滿了塵土，總在新年，五一節，母親的生日（十月二十四）這樣時候清除。

在衣櫃那面有一個多屈櫃，上頭有一面橢圓的鏡子，鏡上有無數的小瓶。裏面

裝香水的時候，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總不能把瓶子扔開。若是去下軟木塞，小孩子的鼻子還可以聞到輕微的香味。

再向前去，是夜晚用的棹子——不是，是綁上一隻腿的藍扶手椅，是誰也不能坐的，我們總得這樣警告客人。以後才是夜晚用的棹子，上面一個抽屜裏裝滿了花格布的臥室拖鞋，祖母的藥粉和藥丸，好多年都沒有收拾過了。繖草汁的藥杯也是在那里的——貓够不到。……

德寇到了那里了……它們都還在那地方。……

聽到基輔(Kiev)淪陷三天之後，我接到母親的最後一個明信片。是八月寄的，她寫道，德寇已經被驅退，不大聽得到槍礮聲，馬戲和雜耍劇場也開門了。「多寫點信，」她又寫，「雖然我知道你沒有很多時間，可是就寫一個字也好。……」

這以後九個月過去了。有時候我將這封信從口袋裏掏出來，看看那被雨和汗弄模糊的，不清楚的小字。底下有一個字甚至完全認不出來了，但是沒有關係——我已經記在心裏了。寫地址這一面的左邊，是橡皮托辣斯的廣告，畫着穿着惠靈登

(Wellington) 式高靴的一雙腿，右邊的郵票是瑪雅科夫斯基 (Mayakovsky) 地下車站圖。我從小就收集郵票，並且請求所有朋友給我寫信時都用新郵票；母親現在得到了一張很好的新郵票，便像在我小時一樣，寄給我了。……郵票總都保存在棹子左邊一個小長盒裏面，母親在決定用這張美麗的郵票之前，大概會去下眼鏡，站在棹前，將所有郵票翻來翻去並看了好久罷。……

她短小精悍，戴着金框眼鏡，下頰上有一個像黑葡萄一樣的小痣，是我小時常吻的——我會永遠再見不到她了嗎？……

親愛的，心喜的基輔……我多麼想念它的寬闊的街道，它的栗樹，黃色的屋頂，和大學裏暗紅色的圓柱呵。……到聶伯 (Dniéper) 河去的斜坡，我是多麼愛它呵，冬季我們到那里去滑冰，夏季便去躺在軟草上面，一面數星星，一面聽着來往船隻的夢幻的汽笛。以後我們便順着靜默的克里須卡提 (Kreshchatik) 街回去，鋪子的窗裏都已經沒有亮了，在門道裏打盹，夏季也縮在襪襖羊皮裏面的更夫，都被我們驚醒了。

我有時候放縱我的幻想，順着克里須卡提街信步往前走。我會閉住眼睛，裏好雨披肩，從比沙拉加 (Bessarabka) 走到聶伯河。我會在禪契爾影院前停住——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影院，或者在我小時我這樣想。銀幕周圍有吹着長號角的白色彫像，有火焰般飄舞紅帶的祭壇，還有熟悉的，令人興奮的影院氣味。我在這個影院裏消磨了多少快樂的鐘點呵……再向前去一點，靠近普洛里司那亞 (Proreznaya) 街，在不限號擁擠的科索影院，演映牧童的影片——打獵，射擊，野馬，馬駒，穿騎馬袴的女人，和留着一線髭鬚，帶着譏諷的微笑的壞男子。……在急報影院有尼格里 (PalaNegri)，尼爾三 (Asta Nilsen)，和契和瓦 (Okga Chekhova) 出演的戲劇。我們並不歡喜這些影片，不過我們認識急報影院票房裏的女孩子，所以我們每星期五到那里去。……

以後我便會轉到尼古來葉夫 (Nikolayevskaya) 街，在基輔的街道中是最為歐化的一條。收拾整齊的苦提樹，周圍繞着欄杆；懸在鍊子上的乳白色大電燈，從一所房子伸張到另一所房子；馬戲場跟前有一羣孩子，在等冉翠干 (Jan Tsigan) 出

來，並且打賭當天的交戰是巴生科（Danilo Pasunko）贏了，還是死面具贏了。再向前去，是奧里格（Oleg）街和學府街，有層數特多的銀行大樓，四角有高閣，是介乎高提格式和羅馬式之間的建築。明明安靜的黎尼（Lini）街，就是在最熱的七月天也是涼爽的。窗上蒙塵的舒服的小屋。……王宮花園裏百年的老榆樹。……樹葉在脚下沙沙作響。……再向前去——停步，到了絕巖了。前面是聳伯河，藍色朦朧的遠方，堅固的拱環形天空，波多爾（Podol）工廠稠密高聳的煙筒，緊靠水邊的安得列夫（Andreyev）教堂的側面，輪船的輪翼拍打在水上的聲響，和電車的尖銳的聲音。

親愛的，心喜的基輔。……

這一切都是多麼渺遠了呵。這一切都是好久以前，天哪，都是無數年代以前了。以前有學校，製圖板，計畫，考試前兩天迅速過去的無眠的夜，物質的阻力，建築原理，和其他許多我已經忘記了的功課。……

我們的一羣裏有六個分不開的人——安那托里塞爾該葉夫（Anatoli Sergeyev）

ev)，盧丹可基 (Rudensky)，維爾剛 (Vergun)，陸西亞司特里日瓦 (Lucya Strizheva)，和歡快的小葛拉博夫司奇 (Shurka Grabovsky)，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們將他叫作西斯金 (Siskin)。我們一塊讀書，一塊進城，並結成堅固的團體參加一切的競賽。我們在學校畢了業的時候，我們全進了同一工廠。我們剛邁開大步，買了新的丁字尺，這時候……

西斯金在基輔附近，在果羅西葉弗 (Golosevovo) 陣亡了。母親在一個醫院裏工作，她寫信告訴我，他抬到醫院時兩條腿都沒有了。關於其他的人，我一點明確的消息都不知道。我聽說維爾剛被隔絕了，盧丹可基是近視眼，沒有被徵入伍，大概是撤退了。我離開時，他還去送我。至于安那托里，有人告訴我，他在作電話員。

但是陸西亞呢？也許她想法走開了罷？未必……她的母親又弱又老。我曾經給她住在莫斯科的姑母寫過信，但是她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我記起二年前——六月五日，陸西亞的生日——我和她一同到聶伯河上去的事。我們坐了一葉有斜坡座位

的輕舟，順流划了很遠，過了納特加（Natsuka）和橋。在那裏有我們所歡喜的地方——小小一片沙渚，深藏在蘆葦和楊柳當中。沒有別的人知道這個地方，也從來沒有人到過。水像鏡子一樣平，有一面陡岸，成爲很好的游泳跳臺。……以後疲倦了，手上起了泡。我們便坐在公園裏聽卡以科夫司奇（Chaikovsky）的第五交響樂曲。我們靠邊上坐，在我們的凳子旁有鮮紅的花！——樂團的指揮鈕釦眼裏便戴了一朵。……

「我們還埋第三行嗎？」有人在我的耳邊問。

我驚跳起來。

我的傳令人瓦列加蹲在我旁邊，詢問的看着我，他的小眼睛像貓眼一樣在暗中

閃着光。

「第三行——不了，不埋第三行了。到碼頭旁第四段那里去罷。」

我們把剩下的地雷拖到碼頭跟前，並且下手安置它們。剩下的約有四十個。

四

早晨一架米塞式 (Messerschmidt) 偵察機在我們的陣地上飛繞了很久。我們並沒有開火，極力節省火藥。兩羣海恩克爾式 (Heinkel) 飛機和一架八八號飛機緩緩的向東北飛去，飛得很高。

十一點的時候，我們開始運人走。他們一個一個的前來，在以前是草場的綠草上默默的躺下來，不引人注意的吸着煙，收拾東西，並重打裹腿。

正好在正午的時候，我們開了最後一排火，便離開了。一上來從樹間還可以看到建築的側影，以後便看不見了。

渥司科爾河的防禦工事不復存在了。昨天一切還有生命，機關槍和來福槍活潑的開着火；圖上用小紅圈，彎彎曲曲的線，十字形所標記的一切；費了三十晝夜掘造，有三四層，用草和樹枝掩蓋的一切——一切都變成不必要了。再過些天，這里

不過是裝滿了污黑的臭水，供青蛙居住的濘泥的家，它會塌掉的，春天便會用新鮮的青草把它蓋住。涉水的孩子們，有一天會在橫射和縱射的機關槍所放置的地方，到處檢拾生鏽的子彈殼。

我們穿過一個松樹林。樹又稀又小，顯然是新近才栽植的。我們從司令部的地下室經過。士兵們的地下室我們還沒有作完，新剝的松樹幹在黑暗中閃光。這是士兵們從鄰近的叢林裏用肩抬來的。

彼得羅帕夫羅夫加是無邊的長，而且多塵土。有一個教堂，鐘樓上有一個洞，有一座爛了一半的橋，按照計畫，我原是要在那一天修補的。絕對的靜默，連一隻狗叫都沒有。所有的人都熟睡了，並沒有猜疑到什麼事。到早晨他們醒來便會看到德寇。

我們默默的前進，懷着奇怪的犯罪的感覺，眼睛向下，絕不向周圍看望，並不向人或物告別——向東到經度九十的地方。

在我身旁走的是瓦列加，他是從阿爾泰山來的短小的人，像驢一樣有耐性，背

着他的行囊，兩隻水瓶，一件錫器，一個地圖盒，一個糧袋，和一個裝滿麵包的瓦斯面具袋。走開以前，我原想將可能扔掉的東西都扔掉，以便走起來容易些，但是他連讓我走到糧袋跟前都不肯。

「中尉同志，你要用什麼，我比你更知道。上一次你收拾東西的時候，忘記了你的牙粉，擦革油，和刮臉鏡。我不得不到藥房去另買。」

我沒有話可說了。瓦列加是一個天生的獨裁者，和他辯論沒有什麼用處。一般的說起來，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他什麼事都作得好。他從不發問，也從不懈惰。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五分鐘內他便會預備好帳幕，一切舒舒服服，地上撒好了鮮草。他的錫器總像新的一樣發亮。他永遠離不開兩個水瓶——一個裝燒酒，一個裝奶，他怎麼會使他們常常滿着，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祕密。他能替人刮臉，理髮，補靴，並在傾盆的大雨中點着野火。我每星調換乾淨襯衣，襪子補得使人就不知道洞原來在什麼地方。我們在河邊停下時，每天有魚吃；住在林裏，他便弄來草莓醬果和香菌。這一切都不得人

提醒，他便不作聲很快的作了。我們在一塊過了五個月，我一次都沒有對他生過氣。

現在他用獵人的沉默脚步在我身旁行走。我知道若是停住，他會在最乾的地方鋪上單子，我會有一片麵包和黃油，並有乾淨的上釉的罐裝點奶，這時他會躺在我旁邊，短小，頭像子彈，一面默默的看着星，一面吸他那難看的短煙斗，這使他看來像一個老人，雖然他不過只有十八歲。

他從不談到他自己。我只知道他沒有父母，只有一個不大認識的已婚的姐姐。他爲點事坐過獄，他沒有說明究竟是什麼事，在刑期未滿前便被釋放了。他自願從軍——我關於他只知道這些事。

我們不大談話——他是不大談話的人。只有一次，他略略談一點。那是在三個月以前，還在春季，我們濕到皮膚，全身發冷，兩人坐在野火旁邊的時候。我已經解開了裹腿，他在用舊罐煨稠的稷粥。過去兩星期我們都在吃稷粥，一看到便覺飽了。

又黑又冷；地下舖的單子吸滿了水，一點也不暖。我們是十分孤獨的。他蹲在火旁，嘴裏啣着煙斗的時候，火影在他的臉上舞動，他好像是一個地精，在調製什麼魔術的釀造品一樣。

「打完仗的時候，」他說，「我要回家去，在樹林裏造一所小房子。一間木造的小屋。我愛森林。你要到我那里去，和我住三個星期。我們要去打獵，釣魚。：：」

我微笑了。

「爲什麼三個星期呢？」

「別的還能怎樣呢？」他吃驚了，但是在他一面吸煙斗，一面澆粥的時候，他的臉上並沒有什麼變化。「你不能離開得更久了。你要工作呀。所以你要來住三個星期。我知道有熊，有鮭魚，和有十五磅重梭子魚的地方。我們在阿爾泰山有奇異的森林。並不像這裡的那些。你可以看到的。」他拿出匙子，舐了舐。「我要給你肉餡湯糰吃，我知道怎樣作。地道的作法。我們的作法。」

談話到這里終止了。我這時看他，問道：

「瓦列加，我們什麼時候試試你的肉餡湯糰？」

他連微笑都沒有微笑。

「我們弄不到合適的肉，再說在這里也不能用適當的方法作。」

「那就是說我們非等到打完仗不可了？」

他沒有答語，却默默的走掉了。他的靴子過於大，襪子從上面露出來，帽子又太小，戴在腦後。我知道這個帽子裏插了三根針，穿着黑色，白色，和哈噤色的線。

七點鐘時，我們在離彼得維帕夫羅夫加二十二公里，一個名叫杜凡加（Verkh-naya Duvanka）的村落裏停了很久。這就是說，我們走了三十公里——並不算壞，因為路是難走的。

士兵們因為不習慣的行軍疲倦了，便扔開背包，躺在樹蔭下面。手快的人已經用錫器弄來了鮮乳或煉乳，瓦列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來了連窠的蜂蜜和一個白麵

包。我吃了，並且加以稱讚——雖然實際我並不想吃東西。我只是不要傷瓦列加罷了。

我的腿發疼，左腳跟上磨了一個泡。我的長統靴破得不成樣子了。帆布靴終於沒有按時來到，只有用一段金屬絲把靴子綁起來了。我應該聽瓦列加的話，穿一天軍靴，把長統靴補一補。我什麼時候才會得到軍需官發的靴子，只有天知道。團大概離得很遠——若是這兩天全在走，會不下七十或八十公里了。不過他們也許在什麼地方防守一條戰線，或是從德寇中間打路走。當地的人告訴我們說，「這星期初有幾個兵士過去，昨天晚上有幾座礮過去了。」這應該是我们的礮隊。「後勤部隊住了一天，繼續前去了。士兵們都疲倦得很，看神氣彷彿像連週陰雨。」

前線在什麼地方呢？在前面，在後面，在右邊，還是在左邊呢？倒是還有前線沒有呢？在地圖上總是用粗紅線表示，表示敵人用藍色。昨天藍線在渥司科爾河那邊。但是現在呢？

清晨以前，德寇大概是不會有什麼行動的。在看出我們這方面平靜之後，兩點

以前他們不會派出揀兵。在約三四點鐘的時候，他們會開始運步兵過河。甚至還會更遲些，因為集合，命令等等是費時間的。五點鐘。現在是八點，差五分八點。自動腳踏車部隊當然可以追趕上我們，但是大概他們並沒有。步兵是趕不上我們的。不到晚上或第二天早晨，他們的坦克車和卡車過不了河。一切事情都靠他們有沒有現成的浮橋決定。

為什麼沒有開火的聲音呢？兩天前是有的。先在北方有礮火，以後轉到東北方去了。現在連什麼也聽不到了。沉默。

士兵們擠在稀粥的鍋周圍，像平常一樣抱怨不夠。他們搖蘋果樹。我站起來，走到希雅葉夫跟前去，他正坐着拭淨手槍。

「我們走嗎？」

希雅葉夫皺小眼睛從槍桿裏看望。

「讓士兵們吃東西，以後我們就起身。二十分鐘，不再多。」

「離諾弗——比蘭加亞還有多遠？」

「六七十公里。地圖在那邊。我計算有六十五公里。」

「再走二次。」

「若是我們加緊走，明天午飯時就可以到了。」

「我們到那里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們會找到人嗎？我怕找到的會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呢。我不歡喜這樣的沈默。……」

臉上有雀斑的沙夫拉索夫（Savrasov）中尉走到我們跟前來，神色焦慮，他坐下來抽煙。

「兩個人失蹤。」

希雅葉夫把手槍放在裹腿上面，向沙夫拉索夫轉過身去。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第一連的西多連科（Sidorenko），第二連的克發司忒（Kvast）。昨晚還和

我們在一起。……」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沙夫拉索夫聳聳肩頭。

「也許他們的腳有了毛病罷？」

「我並不以為是這樣。」

「讓連長到這裡來。」

希雅葉夫很快的將手槍上好。兩個連長走近了。

原來西多連科和克發司忒是從狄烏里須那亞（*Dvurechnaya*）附近的一個同村落來的。我們在守戰線的時候，有一個人的妻子還來訪他一次。他們雖然不同連，可是總在一塊。沒有人看出來他們有什麼奇怪。

希雅葉夫默默的聽着，皺緊嘴唇，向旁邊什麼地方望着。以後並沒有站起身來，也沒有看着連長，他幾乎漫不經心的慢慢說：

「假如再失一個人，我就用這隻手槍斃了你們。」他拍拍他的手槍盒。「聽到我的話了嗎？」

兩個連長沒有說什麼話，却站在那里眼看着地。有一個人的眼皮只發極響。

「這兩個人我們找不到了。他們回家去照料自己的人去了。……仗打够了。……」

……」他咒罵，站起身來。「使士兵們排隊。……」

他的眼睛縮小到針眼一樣——我從來沒有看他那樣過。他用突然的動作扯直他的上衣。

『老鼠棄船逃走。奔跑，混戰。……』

他將手槍上的安全機安好，將槍放到盒子裏去。

士兵們順着路排開，一面走一面裹腿帶，錫器裏帶着牛奶在路上喝。婦女們沉默的站在們跟前，因作了變粗的手垂在身旁。每所房前站的都有，看着我們走過去。兒童們也看着我們。沒有一個跟在我們身後跑。他們站着凝視。村外邊有一個老婦，她用年老無力的短步跑到我們跟前。她臉上的皺紋好像一面蜘蛛網。她拿一罐凝結的牛奶送給我們。有一個士兵伸出他的錫器。「謝謝，老祖母。」老婦人很快的在他的身上畫了十字，並儘快的跑走了，沒有回顧。



十分意外的，我看到了伊戈爾。他和總部傳令官拉查連科都騎着馬在我們前面出現，彷彿從地裏跑出來一樣。馬都流着汗，嘶叫着；伊戈爾光着頭，被塵土弄得烏黑，面頰上有一條長傷痕。

「水。……」

他從我的水瓶裏喝水——深深的長飲，把頭向後仰，嚥水時喉核動着。水滴流到他的領子上，在他的下頰和頸子上留下一道白溝。我們什麼問題也沒有問。

「給馬綁紮帶，拉查連科。……」

拉查連科把兩匹馬牽走了。韋毛的大牡馬跛了腳——我想我認出這是政治委員的馬。一粒子彈打穿了他的左後腿，在乾了的血周圍聚集着一羣蒼蠅。

伊戈爾用手背拭拭嘴唇，並在溝邊上坐下來。

『骯髒事，』他突然說。『團沒有了。……』我們沒有說什麼話。

『少校陣亡了……政治委員也陣亡了。……』

伊戈爾咬他的嘴唇，唇焦乾發裂，並且被塵土弄黑了。

『我不知道第三營現時在什麼地方？……第三營只留下零零星星幾個人，沒有礮隊了，只留下一座45，還破了一個輪，……給我吹口煙……我的紙煙盒丟掉了。……』
我們三個點起煙。我們沒有報紙，所以我們從筆記簿上撕下紙來捲煙捲。

『馬克西莫夫現在代理團長……也受傷了。左胳膊。肉傷。……派我找你們，使你們回去。』

『回到那里呢？』

『現在只有鬼知道回到那里。……有地圖嗎？我們什麼也沒有留下來。沒有地圖，沒有盒子，沒有傳令人。不得不帶着拉查連科。……』

『阿豐加（Afonka）怎樣，陣亡了嗎？』

『受傷了。……現在也許死了。……胃傷。送他到裹傷所，但是也向西去

了。……」

「裏傷所嗎？」

「是的，裏傷所。還有師電報隊，供養隊。……再給我喝點水。……」

他又嚥下些水去，以後漱漱口。這時候我才看出來，兩天裏他丟了多少體重。

他的面頰陷下去了，他的吉僕西的眼睛發着燒，幾撮頭髮粘在濕額上面。

「簡單說，一團剩了不過一百人。或者不如說，我離開時還剩一百人。這連什麼人都包括在內，司庫，廚子，一切人。到那時你的工兵倒還好的。只有一個受了傷，我想。……有火嗎？」

他用我的紙煙點了自己的煙，深深的吸進去，於是吐出濃厚的煙雲來。

「簡單說，馬克西莫夫告訴我找到你們，帶你們到他那裏去。」

希雅葉夫扯出他的地圖。

「他在什麼地方？」

「我們和總司令部失了聯絡。」伊戈爾用煙嘴搔搔他的頭。「馬克西莫夫不得

不自行決定。顯然我們是被截斷了。我們最後聽到的消息是，總司令部離諾弗——此蘭加亞一百公里。但是我們並沒有走那麼遠。……」

「德寇現時在什麼地方呢？」

「德寇嗎？在十公里或十二公里之外，正在塞油煎鷄蛋呢。還狂飲酒。……」

「他們人多嗎？」

「很多。……我們數了四十輛卡車。都是五噸六輪的。假如一車十六個人，也就有六百五十人了。」

「他們向什麼地方去呢？」

「他們並沒有告訴我呀。從那里有到各地方的路。這樣一條，那樣一條，還有一條向南去的泥路。……」

「馬克西莫夫告訴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馬克西莫夫呀？」伊戈爾用指頭敲敲地圖。「到康特米洛夫加（Kantemiro

vka）。或者不如說，到呼托基（Khutoriki）村。若是我們在那里找不到他，就一

直向南，到斯塔洛白司克（S. arobel'sk）……』

我們使士兵排了隊。

我們離開大道，走一條小車路。在我們眼望得到的周圍，高的玉蜀黍在微風裏起着微波。士兵們折下穗子來，在手裏磨擦，並嚼那金黃色的熟粒。雲雀高高的在天空裏歌唱着。穿着外衣太熱，所以我們穿着襯衣行走。

似乎一切都出乎意外發生的。他們到了一個村落，停下來休息。伊戈爾跟第二營一陣走，第二營就在附近，在前面五公里。他們在開始作午飯。從村裏經過的受傷人告訴他們說，德寇離得很遠——四十公里，而且似乎被阻止住了。

突然間從第二營所駐的村裏出現了坦克——有十到十二個。沒有人知道他們作什麼。開了火——混亂。德國自動輕機關槍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出來了。少校和政治委員陣亡了。打毀了三個坦克，自動輕機關槍手被驅出村外，我們的隊伍建立了圓形的防線。是在這時候馬克西莫夫派伊戈爾來找我們。正在他要離村的時候，德寇用二十個來坦克和機械化步兵——五十輛卡車——進攻。途中伊戈爾走到火線下

面，他的馬受了傷，我在他面頰上看到的傷痕也是這樣受到的——至于怎樣或什麼時候受到，他自己也並不知道，他當時並沒有覺到什麼。……

我們經過一道阻止坦克的壕溝，成爲巨大的彎彎曲曲的線穿過田野，在地平線外的某處不見了。土還新鮮，顯然是新掘的。戰壕構造整齊，全依規矩，並用還綠的草細心的掩蔽着。

這一切都丟在身後了——一件巨大的工作，對於什麼人都沒有用處。

我們這樣走了一整天，有時候坐在橡樹蔭下休息一會，以後又起來順着灰色的乾路繼續向前走。空氣熱得發顫。到處都是塵土，若是你用手在前額上一抹，手拿下來便黑了。我們的身體出汗發癢，士兵們的衣服都濕透了。我們甚至連煙也不想吸了。蟋蟀不斷的叫着。

在一個村落裏婦女們告訴我們說，一個鐘頭以前過去了十二卡車德寇。頭天晚上有無盡的自動腳踏車隊。都是到那一面森林裏去的。……

情形越來越嚴重了。我們不得不拋棄供應品。我們拆毀了機關槍，把子彈分給

士兵們。我們丟下一部份食物——別無辦法。

夜間下了雨——令人厭煩的綿綿細雨。

六

天亮時，我們遇到一間無頂的，毀了一半的石屋，屋椽都向天伸出去。顯然這附近以前有養家禽的農場，因為到處都有鷄屎。白天上來陰濕多雲，我們都冷透了，我們的靴子發出濕巴巴的聲音，我們的嘴唇發青。不過並不能生火，因為從很遠就可以看到石屋。

瓦列加在我身上鋪了一塊單子，我還沒有睡着的時候，便覺得有人踢我的腿。

「到戰壕裏去，工程師……德寇。」

從避水布下，我只看得到希雅葉夫的靴子，粘着泥餅，皺得像手風琴一樣。

在落着濛濛的細雨，從屋椽間我可以看到灰色沉悶的天空。

「什麼德寇？」

「看看你就會看到。」

希雅葉夫把他的望遠鏡遞給我。長長的一縱行的人和我們的石屋平行活動着，離我們約有一公里半。人數並不多——約有二十個。沒有機關槍——大概是哨兵。

希雅葉夫把避雨的披肩裹在周圍。

「他們要到這邊來作什麼呢？沒有別的路了嗎？你們等着，他們要到石屋這裏來，看他們是不是要這樣罷。」

伊戈爾來到我們跟前。

「石牆作防線？是嗎？營長？」

他也顯然睡着了——他的一面臉發紅並且有線痕。希雅葉夫沒有轉頭，却繼續從望遠鏡看望。

「都準備好了……你們打盹的時候我想到的。士兵們已經佔好地位，機關槍也安置好了。所以我們就停在這里。」

我拿過望遠鏡看望，德寇在討論什麼事情。我看不很清楚，雨把望遠鏡弄模糊了，我要不斷的拭它。他們轉過來向着我們，一個一個的在峽谷裏不見了。或者他

們決定了順着峽谷走。有一時一個人也看不到了，以後又有人出現。他們靠近些了，從峽谷裏爬出來，並一直穿過開曠的田野前進。

『不到我發令莫要開火，』希雅葉夫低聲說。『我在隔壁的小屋裏安置了兩架機關槍，位置是很好的。』

士兵們順着牆，靠着窗和門躺着。一個人沒有外面衣服，只在襯衣上罩着地單，爬到屋椽上面去了。

這行人是直接向着我們來的。我們用肉眼也十分看得清楚人形了。他們都把自動輕機關槍斜掛在肩上背着他——他們並沒有料到有什麼麻煩。一個戴眼鏡的高瘦人拿一隻手槍，並沒有自動輕機關槍——大概是一個軍官——領着他們蹣跚前進，彷彿疲倦了一樣。他旁邊有一個短小的兵士，背着背囊，手插在帶裏，吸着短煙斗，走時頭一顛一顛的，好很啄食穀粒的小鷄。兩個德兵拉後了，彎下身去在看什麼東西。

伊戈爾用肘輕推我一下。

「看哪……看到了嗎？」

在那羣德寇最初出現的地方，又有東西在動——從雨中看不清楚是什麼。

突然間，就在我的耳裏：「開火！」

戴眼鏡的第一個人沉重的倒在地上了，接着是他的同伴，以後又有幾個人倒了。其餘的人跑的跑，跌的跌，摔的摔，又站起來，彼此撞碰。

「停止開火！」

希雅葉夫放低自動輕機關槍，槍機發響。一個德寇想要起來，但是一顆子彈打中他了。他有一會爬伏着沒有動，於是緩緩的向側面滾作一堆。有幾分鐘一切都是安靜的。

希雅葉夫把滑到腦後的帽扶好。

「我們來吸口煙。」

伊戈爾從口袋裏找煙草。

「不一會他們會再來。」

他拉出一微紅圓罐的煙草，原是德寇裝黃油或果醬的罐。

「莫要管，我們有吸煙的工夫。煙會使人高興的，」說着希雅葉夫便捲了一隻手指粗細的煙。

「我不知道他們可有白礮。若是他們有的話……」

一顆白礮彈在石屋兩步外爆炸，把這句話打斷了。第二顆在牆外的什麼地方爆炸了。第三顆——就在石屋內。

礮火繼續了五分鐘。希雅葉夫背靠着牆坐着。我看不到伊戈爾。礮彈一次五六顆射過來，中間每隔幾秒鐘。有人在我旁邊呻吟，聲音很高，幾乎像是一個婦人。于是突然間——沉默。

我站起來，小心的向窗外窺視。德寇穿過田野，一直向我們跑來。

「等着我的命令。……」

希雅葉夫一跳到了機關槍跟前。

短射擊二次，以後是一次長射擊。

德寇隱沒在峽谷中了。我們使士兵從石屋出來。不一會他們就到後牆後面了。我們留兩架機關槍在石屋裏；這暫時够用了。我們已經有四個人受傷，六個人陣亡了。又開了火。在白礮掩護之下，德寇從峽谷出來，前進了二十碼，但不能再向前進了。地是完全平的，連一吋的掩護也沒有。他們一個一個的跑回峽谷——除了留下的那些，生野草的灰色土面上的綠堆。

試驗三次之後，德寇不試了。希雅葉夫用袖子拭拭他的前額。

「他們要下手圍我們了。……我知道他們的方法。」

沙夫拉索夫從窗子爬進來。他的面色死白，我幾乎得到他的膝頭顫抖。

「另外屋裏的人幾乎完全死了……」他用出不出氣的聲音說。「機關槍被彈片

打壞了。……我想……」

他的眼睛不穩定的從營長看到我，又看回去。

「你想什麼？」希雅葉夫嚴厲的問。

「總得……要有個……決定。……」

『決定。決定。不用你告訴我，我也知道有什麼決定。……多少死傷？』

『我還……沒有……數……』

『沒有數。……』

希雅葉夫站起身來，走到石屋後面去了。從破了的窗子，我們可以看到單調的平地，裏面連一個矮叢也沒有。

『我們向前去罷。怎樣？這裡不是我們停留的地方。』
他轉身。他的臉比平常更蒼白。

『什麼時候？我的錶停了。』

伊戈爾看看他的錶。

『十一點二十分。』

『好的，那麼……』希雅葉夫咬他的嘴唇。『不過我們不得不犧牲一架機關槍。掩護我們。』

非拉托夫 (Filatov) 是留下來的唯一機關槍手。克魯格里科夫 (Kruglikov)

陣亡了。西瓦司田諾夫 (Sevastyanov) 受傷了。希雅葉夫一眼看清了石屋裏的一切。

「西得海 (Sedukh) 呢？西得海在什麼地方？」

「在那里，在屋椽上面。」

「使他下來。」

穿着襯衣的青年抓住一根瓦椽，靈敏的一擺下來了。

「懂得機關槍嗎？」

「懂得，」他安靜的回答，嘴唇就沒大動。他的眼睛和希雅葉夫的眼睛相遇了。他的臉面新鮮，玫瑰顏色，兩頰有黃金色柔毛，孩子氣的眼睛是碧藍的，歡快的，微微斜視，長的眼毛像女孩子的一樣。他的臉面像好捉鴿子，好和隣家兒童鬥毆的頑皮孩子的臉面，和他那強壯的頸子，寬肩膀，臂上堅強結實的雙頭筋，顯得不合適。他沒有穿外面衣服，他的年青的筋肉似乎要從襯衣裏擠出來。

「你外面的衣服那里去了？」希雅葉夫制止住微笑，嚴厲的說——他是營長

呀。

「我正在洗，指揮官同志……於是那些德寇……現在在機關槍跟前呢。」他子是很窘的抓搔他粗手掌上的一塊硬皮。

「好的。德國的懂得嗎？」

「什麼呀？機關槍嗎？」

「當然，機關槍。我們原是在談機關槍的。」

「不怎麼很懂……不過我猜想我可以應付得好……」他口吃的說。

「莫煩心。我懂得，」伊戈爾說。「怎樣也得留下一位軍官。」

他站立着，兩手放在口袋裏，輪流着側重兩隻腳輕輕的擺動。

「我想到沙夫拉索夫。那麼，好罷……」希雅葉夫沒有說完這句話，便向西得

海轉過身。「你明白你要作什麼事嗎？你和中尉留在這裏。拉查連科也要留下

的——他們都善戰，我們可以信賴他們。你自己看到的——只剩下菲拉托夫了。你

要掩護我們。懂得嗎？」

「懂得，」西得海安靜的回答。

「懂得什麼呢？」

「和中尉留下，作掩護隊。」

「那麼，回到崗位罷。」希雅葉夫扣起外衣的領子，天變得頗涼了。「拿那架機關槍，移開一點。最好在那邊，馬克希娜式機關槍所在的地方。使士兵們準備齊，沙夫拉索夫。」

沙夫拉索夫離開了。他的膝頭微微顫抖的這種令人不愉快的情形，我的眼睛不能不看。

「莫要在這裏留得時間太長，」希雅葉夫告訴伊戈爾。「莫過一個鐘頭，以後就去追我們。向東——向康特米洛夫加。」

伊戈爾默默的點點頭，仍然輪流着側重兩隻腳擺動着。

「拋棄機關槍。取出槍機。帶裏若剩有子彈，就帶走。……」

五分鐘後，石屋實際是空了。瓦列加和我也留下來未走。希雅葉夫和十四個人

一同退却，其中有四個受傷了，一個傷得很重，要得用地單拖着他走。

雨停了。看不到，也聽不到德寇。有濕鷄屎的氣味。伊戈爾和我躺在左邊的機關槍後。瓦列加抽着煙斗，西得海安好機關槍之後，站在窗子跟前守望。瓦列加從口袋裏掏出幾塊乾麵包和一瓶燒酒，我們輪流着從鋁杯裏喝。雨又下起來了。

「中尉同志，希特勒只有一隻眼睛是真的嗎？」西得海安問，用清亮單純的眼睛轉看我。

「我不知道，西得海，不過我想他有兩隻眼睛。」

「可是機關槍手菲拉托夫說他只有一隻眼睛，而且還不會有孩子。……」

我微笑了。我覺得西得海真心希望這全是實情。拉查連科屈尊的擠擠眼。

「他的眼睛看過上—次的大戰呢。他不是真正德國人，是奧國人，名字並不叫

希特勒，却是很古怪的，SS起頭……不對嗎，中尉同志？」

「十分對。他的名字叫釋克葛魯白（Schikelnuber）。他是從提羅爾（Tyrol）出來的。」

「提羅爾……」西得海費思索的重心說，一面用力扯他的外衣。「德國人崇拜他嗎？」

我告訴他希特勒爲什麼，並怎樣得到權力。西得海注意傾聽，嘴微微張着，並且不瞋眼，可是拉查連科却拿出高超的神氣，彷彿這一切早就熟悉了，瓦列加吸煙。

「真的希特勒只是一個伍長嗎？我們的政治員這樣告訴我們的。」

「是的，那是對的。」

「不過這是怎麼回事呢？那樣大玩意却原來只是個伍長！我原以爲是我們的政治員胡繚呢。」

他停止發言，看來迷糊了，又開始撕他的有硬皮的手。我歡喜他這樣不好意思的迷糊。

「你到前線久了嗎，西得海？」

「很久了。四一以後——九月。」

「你多大年紀？」

他想了一會，並皺着眉頭。

「我嗎？十九歲，我是一九二三年生的。」

我知道了在斯莫蘭司克（Smolensk）附近，他肩部受了彈片傷，在醫院住了三個月，以後被送到西南方去了。他升到我們團裏作曹長。

「唔，在前線歡喜嗎？」

他羞怯的微笑，聳聳肩膀。

「到現在為止還好……比在集體農場上令人興奮。不過總是跑並沒有什麼大趣味。」

就連瓦列加也不得不微笑了。

「在鄉村裏有什麼呢？只有女孩子，再沒有別的了。」

「那你不願回到集體農場了？」

「爲什麼不？當然我願意。不過現在還不。」

『什麼時候呢？』

『這樣子回家有什麼用呢？我願肩上像你一樣有軍官的肩章才回去呢。』

瓦列加突然站起來，向窗子外面看。

『什麼事？』

『德寇，我料想。看那邊，小山那面。……』

在我們左邊，德寇想要繞過我們的側翼前進，一次一個人向前跑。伊戈爾在機關槍上彎下身去，發了一排短短的射擊，他的背和肩膀顫抖着。德寇不見了。

『現在他們要開始發白礮了，』拉查連科低聲說，於是爬到他的機關槍跟前
去。

兩分鐘後白礮彈在石屋周圍爆炸，但是並沒有打中。德寇又想穿過——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起身，跑幾步，突然跌倒，爬伏地上，以後又再回去。機關槍打起小小的塵土的帶，德寇總過不了這條帶。同樣的事發生了三四次。

我們機關槍的子彈帶漸漸空了。我們把最後的子彈打完了，就一個一個的從後

面窗子爬出去——西得海，伊戈爾，瓦列加，我自己，和拉查連科。

我從窗子下來的時候，一顆礮彈在附近爆炸了。我爬伏地上，于是有東西沉重的落到我的背部，又爬到一旁去。拉查連科——胃部受了傷。我得到他的臉，突然變成了白堊色，他的堅固的白牙齒緊閉着。

「完事了……我想，」他盡力想微笑。有種稠紅的東西從他的襯衫下向外滴，他癱攣的用手去抓它。他的額上流出大的汗滴。

「我……中尉同……」他喘氣。一隻腿在他身下彎起來了，他伸不直。他將頭往後仰，喘着氣，兩手緊緊按着胃。他的沒有血的嘴唇顫抖着。他想要說什麼話，但是無法了解。他的全身緊張起來了，他想要站起，却突然往後跌倒了。他的嘴唇靜靜的，不再顫動了。

我們拿出他袋裏的小刀，摺好的捲烟紙，和用橡皮帶綁束着的破背囊。在他外衣的口袋裏裝着他的共產青年聯盟的會員證，和一封用歪曲幼稚的字寫了地址的信。

我們將拉查連科放在一個裂孔裏面，用他的地單將他蓋上，並用我們的手替他掩上土。他兩膝曲起來躺在那裏，好像睡着了一樣。士兵們在所掘的避彈壕裏總是那樣睡覺的。

我們一個一個的跑到一個小山丘，以後又跑到一個較大的。德寇仍然在轟擊石屋。有一時我們還看得到突出的屋椽，以後它們也不見了。

我們靠近一個路旁的粗長水槽坐着，吸最後的烟草。我們四人只有一包烟裝在瓦列加的袋裏了。

運物車轉到水槽跟前，便有很擁擠，叫嚷和咒罵的情形。槽裏並沒有許多水了，而且馬對於發綠又稠了的水也轉頭不喝。可是車夫仍然不斷前來，並叫嚷着，揮動着水桶。

「唔？」伊戈爾說，一面向旁邊看望。

「唔什麼？」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看起來我們不得不向前走。」

「向那里走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向那里走，不過我回答道：

「去找我們的人哪。」

「找誰呢？希雅葉夫呢？還是馬克西莫夫？」

「希雅葉夫，馬克西莫夫，團，師，軍。」

伊戈爾對這沒有說什麼話，却只從齒縫間打着口哨。他在這些天裏變到怎樣使人吃驚——他的鼻子脫皮，他的以前收拾得乾淨整齊的小胡鬚，現在變成蓬亂不梳的了。他和有一次給我看的照片很少相像的地方了——照片是藝術學校畢業生，穿着裁作講穿的衣服，綢襯衫，花條領帶打成大結，漫不經心的坐在桌子邊上，嘴裏含着紙煙，手裏拿着調色板，面前有一塊大畫布，上有活動的人物向前邁進。……

另外有一張照片——一個漂亮的女孩，眼睛微微有點斜視，穿着白色的絨縮衫。背後有用未成熟的筆蹟寫的動人的題字。

這一切都沒有了。……沒有團，沒有給養隊，沒有希雅葉夫，也沒有馬克西莫夫了。……只有磨壞的腳跟，汗透的外衣，衣縫那里都磨白了，手槍，進入俄國腹心的德寇，洪水一樣流到頓河，還有一行一行的車，和不斷沉重的碰撞着頭腦的思
想。

水槽跟前打起來了。有人被打，水桶開始飛舞。人從各方面跑來。……『分開他們！分開他們！你們站在那里作什麼？』但是沒有一個人分開什麼人，人越聚越多，擴張到路上來了。……

……伊戈爾也許可以成一個很好的藝術家 他的手穩重有把握。有一次他從筆記簿撕下了一張紙，速寫了馬克西莫夫和我——這張速寫我還保存着。

我們的認識是以爭吵開頭的。我們的團在西拉菲毛夫加（Serafimovka）組合的時候，我使他的士兵們從避毒氣的地方出來掘戰壕。他飛奔着前來，沒扣釦子，帽子歪戴着，滿心正當的憤怒。他剛被派到團裏來充當化學隊隊長，我在團隊作工
程師已經兩個星期了。我憑了先進的權利將他打發走，十天我們沒有說話。

以後在哈科夫跟前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他的地圖盒裏一本速寫冊，這便是我們友誼的開始。

一長行的卡車從我們旁邊經過，上面裝着打坦克的小礮，在有車轍的路上一顛一跳的。車子造得好又結實，但是門上漆的白色大數字，表明他們並不屬於我們的團。沒有刮，被太陽晒黑的臉從一輛車裏向外看望我們。

「那一師的，弟兄們？」

「你們要找的是那一師？」

「三十八。」

「你們走錯了路了。你們最好在問事處去問罷。」笑聲。

卡車仍然一個接着一個的過去，黃的，綠的，暗色的，條紋的。沒有個完。

「我們走嗎？」

伊戈爾站起來，用後跟踩滅他的紙煙頭。

「好的，我們走。」

我們裹進大隊中了。

「喂，鳥兒們！」

有人從正過去的車子中向我們揮手。看來像是克魯日司奇（Kaluzhsky）給養隊的助手。

「來罷，爬上來。」

我們走近些，正是克魯日司奇。他噴着酒味，衣服沒有扣，刮過眉頭的平滑臉面又紅又亮。

「跳進我的車裏來，我把你們送回家去。電車停開了，」說着他伸出一隻手來幫助我們上去。「要喝燒酒嗎？我可以給你們一點。」

我們拒絕了。

「你們錯了——是好燒酒，還有下酒的東西吃呢。沒有時間發例外的口糧。我

得到了黃油和罐頭魚，」他歡快的擠擠眼，並輕輕拍拍我的背。「使你的士兵們也上來。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弄到這里來了——五車。……」

「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問。

「胡塗人。誰現在還問這個話？我們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不過却在路上走。你想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是說正經話。」

「我也是呀。我們總要到史達林格勒。」

「到史達林格勒？」

「是呀，這對你不合適嗎？想要到塔須坎忒 (Tashkent) 或是阿爾嗎——阿塔 (Alma-Ata) 嗎？」

他大笑起來，他的金牙齒閃着光。他發的是寬懷的，傳染人的大笑，而且他似乎因為健康和舒服生活都要爆裂了。在戰前他是一個舖子的經理。

「看到我們的軍隊了嗎？」伊戈爾問。

「只看到步兵，數目也不多。他們說少校和政治員陣亡，馬克西莫夫被圍。可惜，他的頭腦真不錯。真是一個工程師。……」

「你的領章弄到那里去了？」伊戈爾看着他的領子，打斷他的話。

「掉了。你知道，現今這樣東西都是怎樣釘上的。」克魯日司奇狡猾的眯眯眼。『縫上，三四天又掉了……』

「你的帶子呢，釦環上還有一個星的？」

「是呀，那是一條好帶子，上有插劍的眼。我送人了。師照相人要它。你認識他的——他跛腳，拄着杖走路，我不願拒絕他，他想要得很。也許你們還是想喝點燒酒罷？」

我們拒絕了。

「可惜。……是好燒酒，莫斯科燒酒，」說着他就從水瓶喝，以後就吃黃油，並沒有點麵包。

「下酒吃黃油最好，不至於醉。它給胃塗上了一層。我們的大夫這樣告訴我

的。他也聰明，在哈科夫讀畢業了兩科。我看過他的畢業證書。」

「你知道他現時在那里嗎？」

「一點不知道。大概是走掉了。他不是傻子——他不會自尋苦惱。」克魯日司奇又擠擠眼。

他繼續談話，時時一面從水瓶裏喝酒，一面舐他的短短的油手指。有時他打斷談話，和鄰近的貨車，和攔路的卡車，或是和失了鞭子，過了水槽的車夫爭吵。

一般的說起來，他的觀點以爲一切不久便都完了。整個前線在退却——他知道這是事實。他從一位少校聽說，少校是從一位上校聽說的。德寇要在九月裏了結戰事。很糟糕，但這完全是事實。我們也許能在莫斯科附近阻止住他們，但是現在他們準備了些「天知道是什麼」。……他們有飛機。……現在飛機就是一切呀。……

我們要得正視事實。主要的事情是要過頓河。他們說維陝司加亞 (Veshenskaya) 已經淪陷了——一個中尉頃一天從那里來。那只有翠姆連司加亞 (Tsimlyanskaya)

了，他們說這地方正被凶惡的轟炸。無論怎樣，車子可以扔了，那總有地方可以過

河——上游或下游。順便一說——不過這是十分私密的話——昨天他從一處村莊裏得到了三套平民服裝——襯衣，袴子和靴子。他可以給伊戈爾和我兩套——和魔鬼胡裏胡塗的鬧是不成的，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必須留心自己——我們對祖國還可以有用處呢。何況，他還有另外一種計畫。……

但是他沒有機會告訴我們了。坐在我旁邊默默用小刀收拾靴前掌的伊戈爾突然抬起頭來。他的沒有刮的瘦臉在日晒和塵土之下顯得發黑。他的帽子滑到腦後。

「克魯日司奇，你知道我在這時候最需要的是什麼嗎？」

「乾酪糰子，上澆酸乳脂，是嗎？」克魯日司奇大笑。

「不，不是糰子。我要把你的臉打塌下去。像這樣，用力一揮，把你的自覺得意的醜臉壓進去。……明白嗎？」

有幾秒鐘克魯日司奇對這不知如何應付是好——是生氣呢，還是當作笑話放過去——但是他立刻恢復了常態大笑起來，並輕輕拍拍伊戈爾的膝頭。

「這都是神經，神經。……轟炸把神經都撕成線了。……」

「連你的轟炸和神經，你可以滾了——你自己知道到什麼地方。……」

伊戈爾合起他的小刀，放進袋裏去。「自己號稱是軍官哩。這一切使我一分鐘也不能安靜……而你還說……」「我們對祖國還可以有用處。」……祖國要你這樣渣滓作什麼？就連車夫也差於像你那樣說話。……」

車夫裝作沒有聽見。克魯日斯基從車上跳下去，去罵一個卡車夫——他算很幸運，一陣大雨使路上汎濫着水。

伊戈爾和我下來換坐了另外一輛車。

九

河流一樣的車輛漸漸減少了；有的轉到維陝司加亞，有的轉到加拉奇(Kalach) 避免着莫洛佐夫司加亞 (Morozovskaya)，其餘的大多數仍然繼續向翠姆連司加亞走。

大平原是空光的，而且死氣沉沉的一片平，偶然有丘崗和乾了的小谷。蟋蟀不斷的啾啾鳴叫，像電線的嗡嗡一樣單調，而且毀壞人的神經。野兔在我們的腳下跑來跑去。我們用自動輕機關槍和手槍打它們，但是每次都打不中。有苦艾，塵土，馬糞馬尿的氣味。

我們日夜繼續向前走，只停下來餵馬和作飯。並看不到德寇。有兩次頭上飛過一架飛機，撒下傳單來。有一次我們的車輪壞了一個，我們費了半天修理它。我們將一匹瞎眼的灰色母馬換了一匹栗色的公馬，它給了我們無窮的麻煩，又踢又叫，

不肯拉。我們又換了一匹安靜的，下力工作的馬，嘴唇濕濕的向下垂着。

我們都覺得頗為喪氣，悵鬱。若是我們能得到一份公報，知道點其他前線的消息，知道那裏的情形比較好；若是有一個德寇在什麼地方出現，那也罷了。但是並沒有德寇，而且就關乎我們的範圍說，連戰事也許都沒有，只有沉悶的悵鬱罷了。

我們會幫助一位少校聯絡官將一輛吉僕車從溝裏弄出來，他告訴我們說，在弗洛西羅夫格勒(Vosshilovgrad)和米勒洛弗(Milerovo)之間的什麼地方有戰事——「戰事」這兩個字安慰了我們一會，因為這表示我們還在作戰。

「不過無論怎樣，找不到你們的隊伍時，就到斯達林格勒。正在那里組織新隊伍。回到前線是最快的路。……」於是砰的一聲關起門，他在一陣塵雲中不見了。

我們咒罵，又爬上了該死的車。

又是大平原，塵土，和乾枯沒有色彩的天空。

鄉村的婦女們問我們德寇在什麼地方，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喝了點冰窖裏拿出來的涼牛奶，並沒有說一句話，只將手向東方擺一擺。

「那裏——在頓河那面。」

我不能看她們的臉面，不能看她們的詢問的，迷惑的眼睛。我能告訴她們什麼呢？我的領子上有中尉的星章，身邊有手槍。爲什麼我不在那里，爲什麼我在這裏，坐着軋軋響着的車子前去，並向東擺擺頭回答問題呢？我的排，我的團，我的師，在什麼地方呢？畢竟我是指揮官呵。……

我能告訴她們什麼呢？告訴她們：這是戰爭，全是料不到的，用詭計的事？告訴她們：德寇的飛機坦克現在比我們多，他們要忙着在冬季以前結束戰爭，而且爲了這種原因，冒然前進？告訴她們：即使我們被迫退却了，退却並不就是敗呀——在一九四一年我們也退却了，但是又將德寇從莫斯科趕退了。是的，這一切確實都是清清楚楚，但是現在我們是向東去，不是向西去呵。……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向東揮揮手說道：「再見了，老祖母，我們要再見的，我起誓我們要回來的。……」

我相信這個話。……我們現在所有的只有這個信念了。

莫洛佐夫司加亞是多塵土的，擁塞着給養隊，冒着煙的車站廢墟裏擠滿了車輛，

我們只從這地方的外圍走過。

以後到了頓河，又小又黃，在車輪間時隱時現。滅熱器，大卡車，赤裸的，穿一半衣服的身體，塵土，汽笛，不斷的機器聲和嘈雜的人聲。濃厚的塵雲，礮彈洞，被彈片打壞腿的發腫的馬尸，打毀的樹，翻了的卡車，腐爛的肉的臭味，成羣的蒼蠅。……

他們的臉面發紅流汗，魔鬼似的，他們的聲音粗糙。一個強壯的，黃髮碧眼的中尉，佩着工程師的徽章，沒有戴帽，沒有扣衣釦，想要組織點什麼，但是沒有人對他注意，並且把他推來推去。

在兩次轟炸之間，我們衝過了橋，失去了克魯日司奇和兩輛車子。彈片傷了西得海的腿肚。在喧嚷和紛亂中，有人偷去了瓦列加的糧袋。他咒罵，搔頭，以後在彈洞和打毀的車子間走來走去。……你就想一想——在打毀的東西中有一幅多好的刮臉器呀。

一過了頓河，我們看到同樣沉悶單調的大平原，天天一個樣，今天像昨天，明

天像今天，陽光和塵土，此外再沒有什麼了。太陽向下射到我們的頭上，使我們迷迷胡胡。

以後到前線去的最初部隊出現了——穿得很好，有自動輕機關槍和鋼盔，指揮官有發光的櫻色皮帶，新的地圖盒碰着身邊。他們釘視了我們一眼，眼中微微有譏諷的神氣。西比利亞的人。

我們在一處村落裏被阻止了。一羣從訓練學校到前線去的人沒有充分的武器，他們從往東去的人取用。兩個戴着新步兵帽的喬治亞中尉要我們的自動輕機關槍和手槍。一上來我們咒罵，可是以後又吸了點他們的輕柔的煙草。

「到前線去嗎？」

「對的。昨天受訓，今天打仗，」說着他們兩人都微笑了。

「還不是今天呢。第二我們先得找到德寇。」

「不過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中尉們細心的問，我希望沒有人以為他們是害怕。

「我們原以為你們可以告訴我們呢。你們看新聞紙了呵。」

「新聞紙上只說頓河灣內有戰事。只有這些。激烈的戰事。他們佔領了弗洛西羅夫格勒。」

「羅司托夫（Rostov）呢？」

「羅司托夫，還沒有……新聞紙上還沒有關於它的消息。」

「沒有消息？」

「沒有。」

中尉們思索起來了。以後有一個彷彿順便似的問道：

「前線的情形怎麼樣？逃跑嗎？」

「誰逃跑？」伊戈爾作出吃驚的樣子。

「我們的軍隊。……」

「沒有人逃跑。……有戰事——守勢的。」

我們的外表狼狽，車輪破壞了，中尉們不相信的看望着我們。

「你們呢？」

「我們怎樣？」

「你們沒有逃跑？」

「爲什麼？我們回去改編。」

兩個中尉笑了，彷彿這是一個很好的笑話，以後將他們的黃金色的高加索麗草倒些到我們的袋裏。

「帶我們一同去罷，」伊戈爾突然說。「我們有手槍，別的還需要什麼呢？」

說着他拍拍他的槍盒。

中尉們互相看一看。

「不騙上帝……我們走得很遠了。」

「對我們說有什麼用處？」他們遲疑的回答。「我們只是小孩子。到參謀長那裏去。也許他會帶你們的。或者也許……哦，到沙凡斯基（Savansky）少校那裏去罷。那面的小屋，有綠輪車子停在那里的。」

我們扣好外衣，勒緊帶子，將手槍留下來——防備從我們取走。

「注意到他那里去要守一切的規矩，」中尉們在我們身後叫。「他把一切規矩都記熟了。莫要害怕響腳後跟。」

少校在小屋裏坐着，正從盤裏吃着甜菜肉湯和酸乳脂。一副眼鏡放在桌上他的身旁。

「你們作什麼？」他並沒有抬起頭來問，他嘴裏嚼着一塊肉，彷彿是不爛的。立正站着，我們解釋了自己的來意。他嚼完了肉，把湯匙放在桌上，戴上眼鏡。他凝視我們很久，一面用撕下來的火柴盒細片剔牙齒。

「我能向你們說什麼呢，朋友？」他用深沉圓潤的低音說。「我不能說什麼使你們高興的話。你們以為你們是最先的人嗎？才不是呢！像你們這樣的有一打或更多了。我怎樣應付他們所有的人呢？你們不願作士兵前去，可是我現在一排已經有兩個軍官，還有十個預備着。明白嗎？」

我們沒有作聲。

「所以你們看……我倒是會很高興的，不過……」他又拿起他的湯匙。

「不過，仍然……少校同志……」

「你們說仍然是什麼意思？」他的聲音高起來了。「你們是在軍隊裏面還是在呢？我說過不行，這就完了。我領的是一團軍隊，並不是替無事作的人交換勞力的地方。聽到我了嗎？轉臉。快走。」于是他用溫和點的聲音加上說：「到史達林格勒去罷，他們說總司令部現在都在那里。你們說是那一師的呀？」

「三十八師，少校同志。」

「三十八……三十八……」他搔搔鼻梁。「有人告訴我……我記不清是誰了……不過有人告訴我過就是了……想法到科特尼科弗（Kotelnikovo），這是你路上要經過的。你們的隊伍在那里。現在去罷。……」他又完全注意他的食罐去了。

我們敬了禮走了。

在科特尼科弗我們聽說總司令部在阿布干尼羅弗（Abganerovo）。從那里我們又被送到卡爾坡夫加（Karповка）。在卡爾坡夫加一位上尉聽說，我們的隊伍

在科武魯班 (Kotluban) 。到那里他們也是無影無蹤。在司令官的辦公室我們聽說：一位三十八師的少校曾經來過這里，又往前到杜博夫加 (Dubovka) 去了。在羅格 (Log) 站三位從杜博夫加來的中尉告訴我們說，他們也並不在那里。人人都向克里茲科—坡須托瓦亞 (Kletsko-pochtovaya) 去。

簡單說……我們到史達林格勒去了。

史達林格勒歡迎我們：太陽在屋頂後面上升，照出涼爽的長影來。

車子在鵝卵石街道上歡快的緩緩前進。一輛又髒又破的電車鑼鑼響着開來迎接我們。許多行扁鼻的汽車裝載着長匣子——卡提玉沙砲彈。在光光的有裂隙的方場上高射砲準備着。市場裏有堆集如山的番茄和胡瓜，大瓶的微微紅褐色的熟奶在那裏陳列着。有短衣，帽子，甚至還有領帶——我好久都沒有看過它們了。女孩們嘴唇上還漂亮的塗着胭脂。從有灰塵的窗子裏我看到穿着白衣的埋髮匠在一個人的臉上塗肥皂沫。影院分十二點，兩點，四點，和六點四場出演生氣的安東伊凡尼奇。一個清道夫在清除一堆糞土。從電車站上一架很高的播音機的黑口裏，有我分辨不出男女的銳聲，在說着九歲的凡加在聖誕節前夜向鄉間的祖父寫信的故事。（註）

註：柴霍甫（A. Chkhov）所作的短篇小說

碧藍色的天宇籠罩着一切。有塵土，護謨樹，窗子周圍有複雜彫刻的木屋，「留心惡犬」的字條，一座巨大的石建築，正面彫着豐滿的女像支持着什麼東西，還有廣告……「窩瓦河下游合作工業，」「修理套鞋，」「修理煤油爐，」「莫洛托夫區檢查官。」

街向右灣，通到橋——有路燈柱。橋下流着看不見的溪流，叫「公主」這個響亮的名字。可以瞥見窩瓦河，有碼頭，游艇，和無窮無盡的木筏。我們又向右轉，登了一個小山。伊戈爾以前在後備隊的指揮官有個姐姐，我們是她那里去——「不是一位婦女，却是一個天使，你自己可以看到的。……」

一所石平房石灰已經剝落，窗上有條子粘着，我們在那里停下了。一隻大圓眼的白貓坐在臺階上，不贊成的看着我們。

伊戈爾進門去了，一會之後去了帽子，脫去外衣，走出來，歡歡快快的。

「把馬從這里牽進來，西得海，」他說，於是在我耳邊低語：「一切順利。正是吃早飯的時候。」

有個幽靜的小院，陽臺上有晒衣繩，上面晒着綠的東西，從屋頂下來的雨水管下面有個大水桶。有一隻拴着腿的鵝，另有一隻黑貓在安靜的用爪洗着臉。

我們在陽臺上一張鋪桌布的桌子前坐下，吃着引人食慾的很好的豆湯。我們有四個人，但是他們給我們添了又添。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Maria Kuzminichna)的手因為作廚房的工作又粗又黑，但是她的圍裙是雪白的，那掛在牆上的製果醬的煤油爐和鍋顯然也是每天都拭乾淨。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的灰白頭髮在頭後編成一團，她的眼鏡是用毛線連起來的，架在鼻梁上面。

喝完湯時我們喝茶，她告訴我們說，她的丈夫尼古來尼古來葉維奇(Nikolai Nikolayevich)要來家吃午飯——他在汽車行作事；她的弟弟仍然在後備隊；若是我們在走路之後要好好洗個澡，院子裏有噴浴器，不過我們要將頭上的水桶裝滿水；她當天就給我們洗衣服，一點也不麻煩。

我們每人喝了三杯茶，以後我們就走出去，將水桶裝滿，在那窄小的木浴室裏灑水歡笑得心滿意足。這裡是樂園。

尼古來尼古來葉維奇 家來吃午飯——他是個矮小禿頂的人，穿着毛呢上衣，臉面有神氣，總是輕拍着桌子或摸摸什麼東西。

他對一切事情都很感興趣，問我們前線的情形怎樣，我們在那里吃些什麼，邱吉爾（Churchill）不開關第二戰線是什麼想頭——「想想吧，簡直是恥辱，」又問我們是否以為德寇會到史達林格勒，若是那樣的話，我們有沒有兵力防守。他說人民出去掘戰壕，他自己就去過兩次，有一位上尉告訴他說，繞着史達林格勒有三道戰壕。這是很好的。上尉似乎是個很清醒明達的人，不肯只一味無聊的閑談。

喝過茶後，尼古來尼古來葉維奇給我們看他的地圖，用小旗子標明前線。他拿出一個銅戒尺，用來量量從加拉奇和科特尼科弗到史達林格勒的距離，嘆嘆氣，搖搖頭。他不高興近來的情形——他細心的看報紙。他把報紙全摺得整整齊齊，放在櫥子裏面，若是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需要報紙包東西，她得到鄰人那里要去——他的這些報紙是神聖的。

以後我們在院子裏睡在護謨樹下面，蓋着手巾避蒼蠅。

晚間我們決定去看小歌劇，便在院子裏下手刷靴子，並不借用唾沫。

一個女孩在對面的廊上坐着，在從厚杯子裏喝牛奶。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告訴過我們她是大夫，名叫陸西亞。她的黑眼睛明亮異常，黑眉毛，剪短的頭髮是黃金色的。她穿着薄薄的棉布長衣，她的兩臂和頸子露在外面，太陽使得發着金光。伊戈爾轉過身，以便一面作事，一面可以看到她。

「腿不壞呀，育爾加（Yurka）？全體說……」他吃力向刷子上吐唾沫。

我們收拾靴子時，女孩繼續吸飲牛奶，以後將杯子放在臺階上面，她走進屋子，拿了一瓶鞋油出來。

「這是很好的鞋油，比唾沫強多了，」她說，一面將鞋油交給我們。

我們謝謝她，拿過油來——油確實更好；我們的靴子，不一會就像新的一樣發亮。現在我們在戲院露面不必害羞了。我們想到戲院去呀。去看小歌劇。她願意和我們一塊去嗎？不去，她實在不歡喜小歌劇，在史達林格勒却是沒有歌劇的。是可能的嗎？是的，一點也沒有。她實在歡喜歌劇。是的，特別歡喜尤簡尼奧尼根

(Eugene Onegin)，特拉維阿塔 (Tnaviata)，和鋤形牌后。伊戈爾高興了。似乎陸西亞在進醫學院之前，曾經上過音樂學校，她還有一架鋼琴呢。小歌劇無限期的拖延不去了。

「你們願意進來嗎……媽媽就要預備茶。」

「樂意，我們幾乎把這類事情忘記了。」

我們坐在絲絨面，彫花腿的沙發上面——我們幾乎怕它被我們坐碎了，沙發是那樣精巧脆弱，我們却是那樣笨拙。牆上掛着畢克林 (Beclin) 的死者島，鋼琴上有悲多汶 (Beethoven) 的半身像。陸西亞為我們彈了黎司忒 (Liszt) 的康潘奈拉 (Campanella)

兩隻粗蠟燭在燈臺上緩緩的燒下去。沙發柔軟舒服，背是向後跛的。我將一個繡花墊枕放在背後，將兩隻腿伸出去。

陸西亞頸後的頭髮收拾得乾乾淨淨。她的手指在琴鍵上很快的動着——為這樣的技術，她在音樂學校一定得到最高的分數。我聽着康潘奈拉，看着畫和悲多汶的

石膏像，並看着用烏拉山石作成的一排象，一個大似一個的擺在柵子上面，但是爲了某種原因，這一切在我看來都奇怪，生疎，不真實，彷彿蒙罩在霧中一樣。

我在前線多麼常常夢想到這樣的時刻呵——沒有戰事，沒有爆炸，平平靜靜的和一個漂亮女孩並坐在沙發上面，聽着音樂。現在我坐在沙發上面，聽着音樂……可是爲了一種原因，我覺得不合地方。爲什麼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從我們離開渥司科爾河的時刻起——不，還在以後，經過了石屋之後——我有一種極不愉快的感覺。我畢竟不是一個逃兵，也不是懦怯者或僞君子，但是我覺得彷彿三者俱備。

戰爭中最壞的東西不是砲彈或炸彈——對於這些我們是可以慣的；最壞的是無事作，無常，和沒有明確的目的。在開曠的田野在避彈壕裏受砲轟，比進攻要壞得多。可是死的機會也少得多了。但是在進攻時我們有一個目標，在避彈壕裏却除了數炸彈外別無事作——而且還不知道那一個炸中我們呢。

陸西里從鋼琴那里站起身來。

「我們喝茶來罷。銅暖炊現在一定滾了。」

桌上鋪着新漿的白桌布，熨的摺還可以看得到。水晶碟子裏裝着稠稠的無核櫻桃果醬——這是我頂愛吃的。我們用薄玻璃杯喝茶，我們的手從壞了邊的袖口裏伸出來，既有傷痕又粗，灰都透進皮下了，我們簡直不知道怎樣是好，我們怕將果醬撒到桌布上了。

陸西亞的母親是一位文雅的婦人，戴着龜殼邊的眼鏡，高領子，她一面給我們果醬，一面同情的嘆氣。

「請再用一點罷。在前線上他們是不會嬌慣你們的。前線苦呀。我知道的，我丈夫上次作過戰，把一切都告訴我了，」說完她又嘆氣。「不幸運的一代，不幸運的一代。……」

我們不肯再喝第三杯茶，爲禮貌的關係再坐了五分鐘，便告了辭。

「再來看我們。看見你們，我們總是高興的。」

我們在院子裏在護講樹下睡倒，睡不着。西得海睡在我旁邊，睡中巴達嘴唇，

並用胳膊繞着我。伊戈爾不安的翻來翻去。

「你沒有睡着罷，育爾加，睡着了嗎？」

「沒有。」

「你在想什麼？」

「哦……並沒有特別想什麼？」

伊戈爾開始在暗中摸索煙草。

「有煙嗎？」

「在我的靴子裏看一看，袋子在那里。」

伊戈爾在我的靴子裏摸，拉出袋子，替自己捲了一隻紙煙。

「這一切使我厭煩極了，育爾加。」

「一切什麼？」

「一切走來走去，從這里到那里的。」

「唔——明天我們就不走來走去了。我們要到總司令部去——早飯前第一件

事。」

「這可真有不少好處。他們會把我們送到營房，行軍敬禮來消磨時光。要不然就更糟，把我們送到後備團去。」

「我什麼後備團也不去。」

「不去？也不去研究嗎？在阿爾瑪——阿塔或夫命茲（Atafu）？他們說，他們現在把一二級中尉都送去研究特殊課程呢。」

「隨他們便罷。我怎樣都是不去的。」我們默默的躺了幾分鐘，伊戈爾的紙煙在黑暗中時明時滅。

「你把孩子們怎樣處置？」

「什麼孩子？瓦列加和西得海嗎？」

「他們要被重新編派呀。」

「他們一點也不要重新編派。我們自己將馬匹和車子交出去，但是我們不放棄他們。我和瓦列加一塊作戰九個月了。直到戰爭結束我們都要在一塊，或直到我們

中有一人陣亡的時候。」

伊戈爾笑了。

「你那個瓦列加是個古怪人。昨天爲怎樣煮土豆，他和西得海爭吵。西得海要連皮煮，可是瓦列加却絕不要皮，他說，他的中尉——就是你——不歡喜搗麻煩撿皮，他歡喜先將皮剝掉。他們爭吵了約有十分鐘。」

「這有什麼呢，這就是表示他是個真正的侍從，」我說，於是轉過身去。「去睡覺罷，我們早晨要得早起。」

伊戈爾盡興的大打呵欠，吐唾沫，將紙煙頭踩滅。高射礮遠遠的在什麼地方開着火，探照燈在天空裏照來照去，瓦列加在夢中嘆氣——他離開我兩步騎着，縮成一團，兩手蓋着臉。他總是這樣睡覺的。

我的小小的，頭像子彈的瓦列加，這些月裏我們共了多少患難，從同一錫器吃了多少粥，裹着同一地單過了多少夜，一上來他又多麼不願來作我的傳令人呵。三天裏他頑固的站着，爲這事抱怨——「不能，沒有作慣。」他羞於離開那些人，他

們曾經一同在前綫，一切事都共甘苦，現在他要作傳令人，或者還不如說，作侍從，一種柔和的作。他們以爲他打得不如別人嗎？

我對於這個大耳朵的，小小的人弄得很習慣了……不，還不僅這樣，要比這重大得多。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事——就沒有時間。

以前我有朋友，而且很多，我們一塊研究，一塊工作，喝酒，並辯論藝術和其他崇高的題目。……不過，這就夠了嗎？喝酒，辯論，一般人所謂共同的興趣，共同的文化，就夠了嗎？

瓦狄木加司忒里茲奇(Vadin Kastritsky)是一個有才氣的，伶俐精細的人。和他談話總是有趣的，而且他給我許多教益。但是假如我受了傷，他會拖我離開戰場嗎？這些事我以前連想也沒有想過，但是現在不同了。我也說不定他會不會。但是瓦列加會的——我知道。……或者再就塞爾該維列尼茲奇(Sergei Veleznitsky)來說——我會和他一陣去巡邏嗎？我不知道。但是和瓦列加到天邊我都是願意的。：

只有在前線，我們才真正學着認識人。對這我現在看清楚了。戰爭好像是石蓋色質試驗紙，又像一種特殊的實驗。瓦列加只能拼着音節讀書，數學很糟，除法算不對，不知道七乘八是多少；假如你問他社會主義或愛國思想是什麼，他一定不會解釋——這在他是太大，太不明確了。但是爲我，爲伊戈爾，爲他的烏拉山裏歪歪倒倒的小屋，爲他既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却看出是代表着善良正直一切的史達林——爲這一切，他願力戰到最後一粒子彈……他是一個真正的俄國人。在戰場裏坐着，他會罵曹長和罵德寇一樣凶，但是到了重要關頭，他會表示出他是怎樣的骨格……至於乘法除法，讀書流暢——他總是能够學習的，只要他有時間和心願。

瓦列加喃喃的說夢話，左右翻翻身，於是又縮成一個球，兩膝屈起來放在下頰下面。讓他睡罷——不久就又是戰壕，無眠的夜，和「瓦列加到這裏——瓦列加到那裏」了。現在讓他睡罷。到戰爭完結的時候，假如我們還活着，我們要想點什麼事……

晚間陸西亞和我順着河岸散步。天空發紅欲雨，地平線上有煙似的濃雲。沒有色澤的，被風吹起微波的窩瓦河上漂浮着木筏，無窮無盡的木筏，還有曳船，上面裝飾着綠枝，彷彿過降靈週一樣。在對岸有許多小屋，一所小教堂，每個院子裏都有用手的壓水機。

我們臂挽着臂散步，有時停下靠着石牆，看着遠方，陸西亞稍稍談到布洛克（Blök）和葉遂寧（Gsenin），她問了點什麼，我答了點什麼，但是爲了某種原因，我覺得心情奇怪，沒有要談布洛克和葉遂寧的意思。這一切有一時曾經使我興奮，感興趣，但是現在却很渺遠了，建築繪畫，文學……戰爭開始以後我沒有讀過一本書，也沒有要讀的意思。

以後會有時間作這一切事。

我們走到中心方場，一架打毀了的海恩克爾式轟炸機站在那里，灰色，機徽上有整齊的黑十字和中世紀的獅子。它好像是罪惡的猛禽，受了傷落在地上，用爪抓着土。孩子們爬上機翼，爬進司機座位，摸玩機器。成人們在繩子外面，懷着倔強的敬意，看毀了的飛機和突出的機關槍。

「全身裝甲的，豬東西……」

「是的，他們倒不惜乎鋼鐵。」

「在膠木的風箏上試驗到近乎這樣地步的！」

「上面有幾架機關槍？」

「兩架。還有兩尊礮。」

「炸彈呢？」

「兩噸。」

「兩噸？」

陸西亞拉拉我的袖子。

「走罷。我看厭煩了，到瑪瑪葉夫庫爾干(Mamayv Kurgan)去罷。」

「什麼地方？」

「瑪瑪葉夫庫爾干。你從那里可以看到全史達林格勒，並且可以看到窩瓦河對岸很遠。好得很，真是好得很。」

我們走上瑪瑪葉夫庫爾干去了。

這地方是整齊的，却一點也不美麗，小樹都成排的栽種着。陸西亞說，計畫在這里建一個運動場，有一天這地方可能變成美麗的，但是目前却沒有許多引人處——只有水塔，枯萎的草，有刺的矮叢罷了。

但是遼望確實很好。

城市像一條窄絲帶一樣伸張開，緊靠着河，巨大的新的石頭建築在遠方是美麗的。這些建築像白島似的從海中高聳起來，擠在周圍的小木屋却像一片海，它們佈滿山谷的兩邊，直到河沿，並擠進水門汀的工廠建築物中間。這些工廠是巨大的，高聳着，冒着煙，有麟麟響着的起重機和汽笛——紅色十月工廠，圍壁，在遠遠的

遠方有牽引機廠……它有自己的工人住區——整齊的白色建築，和發亮的紅瓦頂的小屋。

在這一切之外是窩瓦河——安靜平滑，寬闊和平，對岸有擺動的叢葉，有小屋從叢葉中向外窺視，遠方發着紫色，一個白癡放的火箭爆炸出綠色和深紅色的火星。……

我們在蜿蜒的空谷邊上坐下來，看着下面火車蛇似的前進，貨車是無邊的，突起的堆用帆布蓋着——大概是坦克。粗煙筒的車頭在緩緩的但却固執的噴着氣前進時，似乎被噴出的汽漲大了。

「你在想什麼？」陸西亞問。

「機關槍。這是放一架機關槍的好地方。……」

「育拉……你怎麼能？」

「那邊放一架——就可以控制山谷的對岸了。」

「你對這一切沒有厭惡嗎？」

「一切什麼？」

「戰爭，機關槍。……」

「當然，我厭惡得——要死。」

「那麼，若是沒有必要，爲什麼談它呢？」

「習慣，純粹粹是習慣。現在我成爲這個樣子了：就是在我看着月亮的時候，我也想着怎樣利用它。一位牙醫生有一次告訴我，無論什麼時候一提到一個人，她總記起他的牙齒和鑲補。……」

「可是我不在醫院的時候，總盡力不去想割斷四肢，行圓鋸手術，和其他恐怖事。」

「那只是因爲你在那里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就是了。」

「是第二個月。」

「我是第二年。戰爭中的一年抵得上和平時候的三年——或五年。」

陸西亞一隻手扶在我的膝上，看着我的眼。她的左眼跟前有個小痣，長的捲曲

睫毛像西得海的一樣。

「戰前你像什麼樣子，肯拉？」

「我怎樣告訴你呢。……和現在一樣，只是有點小小的不同，歡喜看月亮，像一切人一樣，歡喜巧克力糖，戲院裏的好座位，紫丁香，也歡喜和男孩子們喝酒。這件事我仍然是歡喜的。」

我們默默坐了一些時，看着河對岸。

「可愛，是不是？」陸西亞說。

「是的。」

「你歡喜坐在這里看嗎？」

「歡喜。」

「我猜想，在基輔，晚間你也常和人坐在聶伯河岸上罷？」

「是的。」

「你有妻子在基輔嗎？」

「沒有，我沒有結婚。」

「那麼和誰坐呢？」

「和陸西亞。」

「陸西亞？多奇怪呀——也叫陸西亞。」

「是的，她也叫陸西亞。她也有些像你，短頭髮。不過她不彈鋼琴。」

「現在她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德寇來時她並沒有走。許多人不得不留下不走。我的父母也在那
里呢。」

「你有她的照相嗎？」

「有。」

「我可以看看嗎？」

我從背囊裏取出照片來。陸西亞和我合照的——印在日光紙上的素人的拍照很
糟糕，幾乎全不清楚了。陸西亞拿過去，身子很低的彎下去看，她的頭髮都掃到我

的臉上了。髮上有香皂的新鮮香味。

「你的陸西亞臉面不勻整。你沒有注意到嗎？」

「沒有，我沒有注意。」

「你愛她嗎？還是——不過是朋友？」

「我想我是愛她的。無論怎樣，我想念她呢。」

「很厲害嗎？」

「我可以說——很厲害。」

「爲什麼——你可以說？」

「那麼，簡直是——很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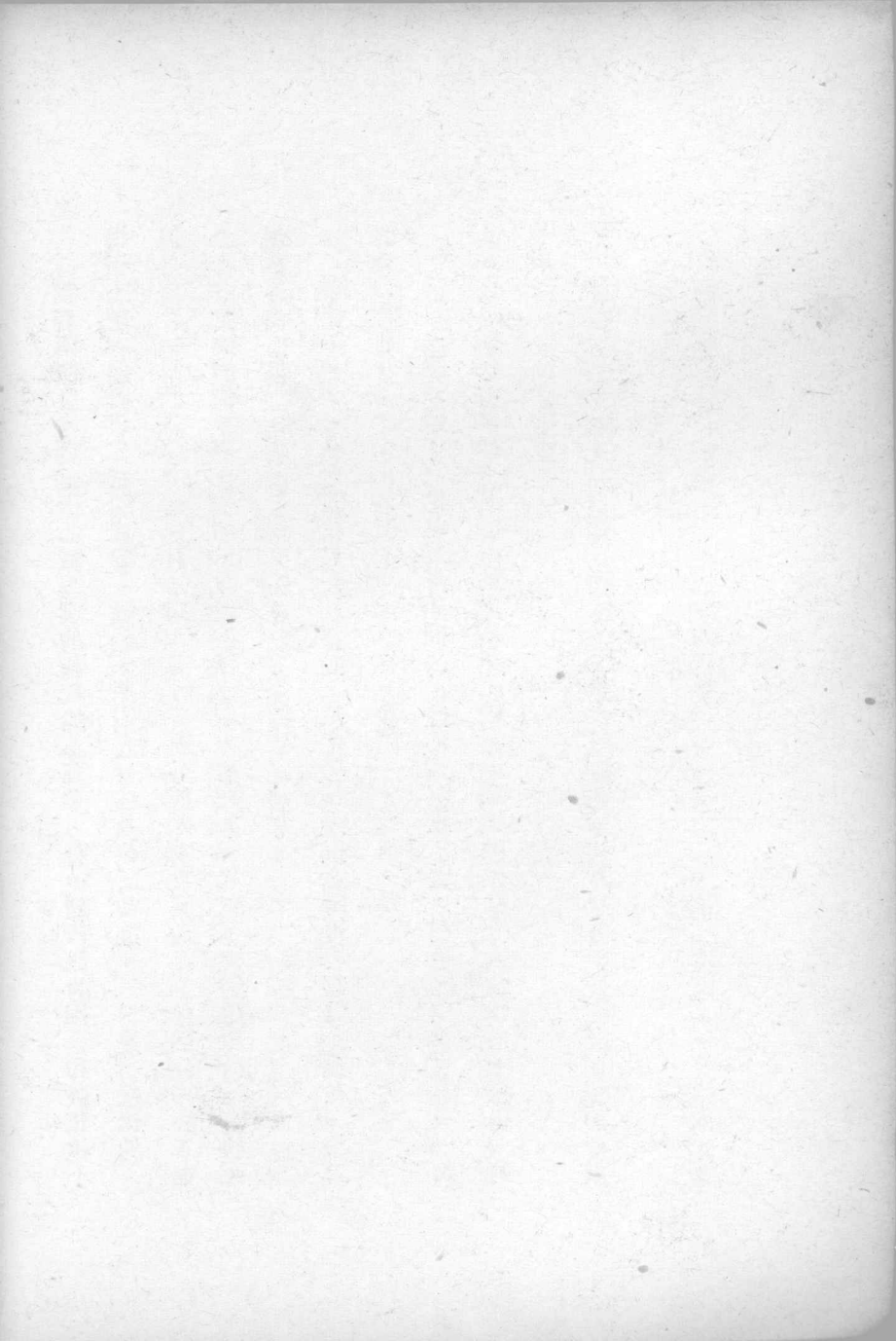
陸西亞低下眼睛去。突然一陣紅暈汎滿了她的全臉，甚至連穿了耳眼的小耳朵也紅了。

又有火車從下面爬過去和第一次的一樣長，也同樣有力的噴着汽，電車發着劇響劇震從什麼地方走過去。最初的淡白胆怯的星辰從天空向外窺視。

我看望星辰，看望預備戴耳環的發紅的小耳朵，看望陸西亞的細手和戴在她小姆指上的，鑲着綠寶石的戒指。她是一個引人愛的女孩，和她在一塊是很愉快的。但是幾天內我們就要離別而且不會再見了。戰爭繼續時我會遇到其他的陸西亞，也許也和她們同坐，以後她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消失，我會忘了她們的臉面，她們便混成了渺遠的，引人的，過去事物的不明確的幻影。

我將莫斯科一位朋友的住址給了她，以便戰後她樂意時可以寫信。她在小小的通信地址冊中細心的將地址寫下來，並且說她一定寫信。

……一點鐘後，我們站起身來回去。陸西亞沉默不言，雙手抱住我的膊膊，我可以覺到她的心跳動，覺到她的溫暖柔軟的手，和她的整個令人愉快的，吸引人的
人格。



工作分派給我們了——伊戈爾，我自己，和其他兩位後備的中尉。我們被任命為特殊服務團。我們的首領高茲塔日(Goldstah)少校是很有智力的，禿了頭，近視眼。組長沙莫蘭科(Samoienko)上尉也是從後備隊來的，他是一個憂鬱的人，拉鼻子的習慣特別。

工作並不複雜——準備一切，在必要時炸毀城裏工業的目標。我們要得起草一個計畫埋置炸藥，計算必須要用多少，決定點燃的方法，並在工廠裏訓練幾組特殊的人。就只是這樣罷了。

肉類包裝工廠，冷藏廠，麵粉廠和麵包工廠的計畫都是我擬定的。伊戈爾擬的是釀造廠，另一麵粉廠和米提茲(Metiz)工廠。

我們移進了新住處——一間毫無舒服可言的大空屋，有一個對着車站方場的陽

臺。實際就等于沒有家具——一張桌子，四張椅子，三張破床，和一個被什麼人忘記了的電爐。

伊戈爾和我把我們的外衣放在上面佔了兩張床，一位年長的中尉，叫潘高尼司（Penganis）這樣古怪名字，佔了第三張。他一定是普爾蘭半島的人。和我們同伴的第四人沙比羅（Shapiro），在椅子上睡下了。瓦列加和西得海睡隣至地板。憂鬱的上尉住一個私人的住處，他一天來一次，拉拉鼻子，問問我們作了什麼，和我們吸隻紙煙便又走掉了。

在工場裏，經理們焦心，揚起手來，說並沒有人來組織工廠分隊——留下的只有婦女了。工人們眼看着我們——這算是什麼隊伍？我們裝着是查看滅火器的。

在冷藏工場，請我們吃大盤冰結凌。在肉類包裝工廠，送了我們各樣的香腸。白天清朗炎熱，夜裏氣悶。

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抱怨市場上東西漲了價，而且簡直買不到牛奶和黃油。尼古來尼古來葉維奇看着地圖嘆氣。公報給人很少的安慰——默乙科勃（Malikop）和

克拉克諾達 (Krasnodar) 都淪陷了。

城裏有很多傷兵——一天天加多。他們成長縱隊向窩瓦河移動，他們沒有刮臉，綳帶襯着血污的有塵土的制服發亮。醫院在撤退中。哨兵滿城，到各家查檢身份證。從加拉奇和科特尼科夫來這里的路擠滿了各種的摩托車。人民忙着在所有的院子裏掘避彈壕和大的深坑——裝滿水準備火災。偶然有一架德機從頭上飛過，在什麼地方投兩枚炸彈，又飛去了——城裏有很多高射礮。

邱吉爾飛到莫斯科。公報極端含糊。

戰事在什麼地方進行，我們並沒有準確的觀念。公報上說：「在科特尼科夫東北，」「在頓河灣」……謠言盛傳阿布里尼羅弗已落入德寇手中——只離六十六公里。瑪麗亞苦日明尼須那在謠言交換所市場裏聽說，我們軍隊從加拉奇撤退到卡爾坡夫加。傷兵多半是從加拉奇來的，他們揚起手來說——「坦克……飛機……你能怎麼辦？」

在紅軍俱樂部，佈告牌上規律的張貼火花報和史達林格勒真理報。

城立圖書館的陽臺直對窩瓦河，一位令人愉快的老婦人頭髮梳成八十年代樣式，她拿出巴爾扎克（Balzac）給人看，還教人莫要摺頁。

男孩子們用投石機對烏鴉射石子，並玩「俄國人和德國人」遊戲。女孩子們在教室裏玩耍，用一隻腳跳。

八月就是這樣拖着過下去——多灰塵，悶氣，沒有雲。

星期日我醒得異常早。從什麼地方來了跳蚤，使我醒着。伊戈爾和其他兩個人仍然在熟睡。

我來到廚房去，西得海在煤油燈上預備薄餅，瓦列加在收拾無線電播音機——他好久就夢想着聽廣播了。從窗子我們可以看見對面房屋的牆，在陽光中令人目盲的發白，還看到一片淡白的天空，彷彿在炎熱中褪了色。

我決定不到工廠去——計畫齊備了，炸藥的分量計算過了，炸藥隊一天一天的拖下去，因為還沒有。

我將伊戈爾的外衣拉下來。

「起來，到窩瓦河裏游泳去。」

史達林格勒沒有沙渚，溫暖有油的水因為露出的石油閃着光，我們直接從木筏上

跳進水裏去。以後我們躺在板上，看着窩瓦河，眯縫起眼睛應付刺目的日光。窩瓦河不像聶伯河，一點也不像，我最後一次看見聶伯河，是在戰前不幾天。它是歡快的，幾乎是輕浮的——巨大的洲渚上滿是曬黑的裸體，有陽傘和涼亭，有吸引人的游泳池，和無數的船——獨木船，單桅帆船，迅速的划子，細長的賽船，平底船和雪白的游艇。在中午的陽光下有變化無窮的顏色，到處有活動和生命。

這裡是不同的，這裡的事情更鄭重，更認真。有木筏駁船，冒煙的，忙碌的汽船，還有曳船，響着汽笛，巨纜打着水，戰前這里也許有游艇和單桅帆船，但是戰前我並沒有看過，現在這寬而發光的水面，有木筏，海岸上有起重機，無味的長棚，彷彿是奇異工廠裏的鋪子一樣。

雖然這樣，它依然是窩瓦河呵，我們可以一輪幾點鐘，看着木筏順流漂下去，石油發着光彩在水面上遊戲，明輪艇鼓輪前進。我躺着，望着這一切，伊戈爾却談說他厭惡這無事可作的情形，厭惡工廠經理和這一切官僚習氣。

我對他半聽不聽的，看着噴汽的汽船開到對岸，盡力不去想兩週內這裏也許

成爲前線，在我們現在所躺的地方也許會有了德寇，我們也許在有浪狀青草的對岸，炸彈也許會激起白色的噴泉，而且發腫的尸體在閃光的水上漂浮，順着水流下去，流下去，流到阿司特刺罕（Astrakhan），流到裏海。

伊戈爾用力的拍拍我的背。

「來，我們下水去。……看哪，那面有一隻輪船。」

略一跑，他從滑的木板邊上跳到水裏去了。他沒在水裏幾秒鐘，以後又露出來，噴吐着氣，離岸不遠。他有力的打着水向輪船浮去，他的兩肩幾乎在水外，有時嘴在舉起的胳膊下露出來吸氣。他很會游泳——陸西亞也能在水裏向前爬——並不很有力，不過也滿好了。我總學不頂好——我的呼吸有點不妥，我的兩腿便疲倦了。我知道兩腿應當不斷活動，又快又穩，像剪子一樣。

輪船走近了，又短又粗，長烟筒，拖着許多隻船。伊戈爾回來了，喘着氣。

「心臟不行了。老啦。不過這簡直不是一條河，倒更像油池。」油使他全身閃着光。「來，我們到圖書館去罷。」

我並不反對。因為躺在硬板上，我的背發酸了。

在圖書館裏，伊戈爾拿一九一一年的亞波羅（註）消遣，我選了一本祕魯的小說。籐椅是舒服的，屋子安靜整潔，有屠介涅夫（Turgenyev），居特契夫（Tyutchev），和一個長胡鬚，打領結的人的畫象。牆上的大鐘每一刻都緩緩的打。兩個小男孩一面看着多雷（Dore）所畫的曼卓然（Munchausen）故事的插畫，一面笑得折起身子。以前我也有那一本書——深紅和金色的書面，我一天可以看上二十次。我特別歡喜的是：他拉着自己的辮子將自己從濕泥地裏拖出來，和另外一張畫——一匹馬被門截成兩段，安安靜靜的在泉源那裏喝水，水却從後面噴出來。

我們坐到館員暗示給我們六點鐘閉館，因為她們只有一班人換班了。以前一直開到十點鐘，但是現在她的助手病了，她們只從十二點工作到六點。

「明天再來。我們總是從十二點到六點開館。還有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七年的亞坡羅呢。」

我們說了再會便離開了。瓦列加一定要抱怨的——一切東西都會涼了。

車站那裏有方形的黑無線電播音器，聲音聲宣布空襲警報。一天總要有三四次，但是人人都毫不注意。會發幾聲高射砲，却從不見一架飛機，於是就發「警報解除」的信號。

瓦列加遇到了我們，臉色很不高興。

「你們知道，我們並沒有爐子呀。我已經熱過兩次了。土豆完全水淋淋的了，甜菜肉湯……」他作出絕望的手勢，並將包着甜菜肉湯的大衣解開。高射砲在車站外的什麼地方砰砰的響起來。

甜菜肉湯確實是很好的，還加了酸乳。甚至還從什麼地方弄了盤子來——上有微紅的花朵的美麗盤子。

「我們簡直可以說是上飯館了，」伊戈爾笑着說。「我們所欠缺的只是地氈和裝在玻璃杯裏摺成三角形的桌巾。」

突然間一切都飛到空中了——盤子，湯匙，玻璃杯，掛在牆上的無線電播音

器。

鬧什麼鬼！……

車站那兒飛機出現了——緩緩的，彷彿檢閱一樣。以前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多，多到都不容易決定它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了。整個天空都充滿了爆炸的炮彈。

我們出來站在陽臺上面，向天空凝視——伊戈爾，瓦列加，西得海，和我。我們被吸引了走不開。

德寇成爲楔形直接向我們飛來，像野鴨一樣。它們飛得低，我們可以看到有白十字的黃翼尖，支持翼好像是出鞘的爪。十架……十二架……十五架……十八架……它們重組成一條鏈。……正在我們對面……領首的一架向側面翻筋斗，機輪向上，往下急降。……我的眼睛離不開它。輪和機前端是紅色的。汽角開始嗚叫，黑點從機翼下面往下落。一……二……三……四……十……十二……最後一個又大又白。我閉起眼睛，抓住欄杆——本能。無地可鑽，但是我必須想點辦法……我聽得到急降時發出的嗚聲，以後一切便都合成分不清的一片巨響了。

一切東西都可怕的顫動。我睜了一秒鐘的眼睛，但是什麼也看不到，一切都被濃厚的灰或烟籠罩住了。……炸彈又呼哨爆炸，我又緊緊抓住欄杆。有人在肘部以上抓住我的胳膊——像鉗子一樣。看得瓦列加的臉面一秒鐘，彷彿在閃電中一樣——白色，圓眼睛，張着嘴。……以後又不見了。

繼續了多長時間呢？一點鐘，兩點鐘，還是只有十五分鐘？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了，只有黑暗和粗而冷的欄杆，再沒有別的了。……

欄杆沒有了，我躺在又軟又暖的不舒服的東西上面。它在我下面活動。我抓住它。它爬。

我沒有思想，我的腦子彷彿關閉起來了。留下來的只有本能——動物對於生命的渴求，和緊張的預感。或者連預感也不是，只是覺得要快，快，無論什麼，只要快便好。……

以後我們坐在床上吸烟——我不記得我們是怎樣到那裡的。周圍的灰像霧一樣濃。有柏油的味道。到處都是灰——在我們的牙齒裏·耳朵裏，在我們的領子下。

地板上有破碎的盤子片，一灘一灘的甜菜肉湯，白菜葉，並有一片肉。屋子中間有柏油塊。每個窗子都炸毀了。我們的喉嚨發疼，彷彿被棍子重擊了一樣。

我們坐在那里吸煙。我可以看到瓦列加的手指顫抖，我知道我自己的大概也是同樣。西得海在摩擦他的腿。伊戈爾的太陽筋上有點發青發黑，但是他却試着微笑。

我們走出到陽臺上去。車站起了火，靠近的一所房子——我想是什麼編輯部——也在燃燒。向左對着起重機是一片紅。方場現在荒涼了，有幾個深坑，柏油在邊上凝結着。有人騎在噴水池跟前。一輛被拋棄的二輪貨車，車把向上，彷彿坐在後腿上似的。一匹馬倒躺在那里踢着腿——它的肚子被炸到了，紅帶似的腸子拖到柏油上了。煙變得更濃更黑，成爲一大團從方場上吹過去。

「你們要吃點東西嗎？」瓦列加問。他的聲音柔弱。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想要吃，不過我說我要吃。我們就從炒盤裏吃冷土豆。伊戈爾坐在我對面，塵土使他的臉面發灰白，看來像是一座彫像。傷痕現在變成漲

紫，傳到了全個前額。

「哦，他媽的，」他說着揮動他的手。「我吃不下去……」於是他走出到陽臺上去了。

街上滿是貨車和人，人都拖着包，一面跑，一面跌。東西從車上掉下，人便停住，默默的再將它們裝上去，他們的眼睛都是發脹的。苦辣的烟從窗眼裏滲露出來，使人的喉嚨難受。玻璃在脚下發脆響，磚，水泥的碎片，桌子，翻了的櫃檯到處都是。有人被用甕子抬過去。一個披着花格布圍巾的老婦人拖着一個凳子和一個大包。「在天的上帝……聖母……」包子滑掉了，圍巾從她的頭上落下，落到地上去了。

在戈果列夫司加亞 (Gogolevskaya) 街轉角有一個巨大的炸彈坑——大得足夠容下一所房子的。兵士們在清除散在地上的柏油片。救火機號角的銳叫使空氣發顫抖。

我們在回家的途中。

人們在跑，跑：跑……

烟籠罩着全城，遮住天空，使我的眼睛流水，喉嚨發痛，黃色的長火焰從窗子裏跳出來，舐着街角房屋的牆，救火人在打開水龍帶。

……我們極力想睡覺，左翻右轉，但是床板似乎是硬的，睡不着。無線電播音機沉默了。火狂燒了終夜。

十四

上尉天亮時出現了，拉着他的鼻子告訴我們說，五分鐘內會有卡車來——我們要牽引機工廠去。

「牽引機工廠？爲什麼呢？」

「不知道。有命令。」

「誰的命令？」

「高茲塔白。他也到那里去。」

「我們在那里作什麼呢？」

「我告訴你們罷，我不知道。」

我捲起藍色紙照相，塞進糧袋裏去。沙比羅傾聽。

「他們又來了。……」

沉默。瓦列加一手拿着罐頭，一手拿着開罐器，站起來。又低又遠的，聽慣了的飛機聲——成羣結隊的。

「得不到地窖裏去。」上尉拉他的鼻子，向門走動，和一個穿皮短衣，紅臉流汗的人碰上了。

「你是沙莫蘭科嗎？」用粗啞的喪氣的聲音問。

「是的。」

「你的人在那里？我帶卡車來了……上去，已經可以聽到他們了。」

瓦列加詢問的看着我，仍然拿着罐頭和開罐器。

「上車。聽到了嗎？」

我們上車的時候，最初的炸彈在我們後面鐵路區落下來了。飛機在我們頭上飛，緩緩的轉到右邊去。

我去下帽子，免得被風刮跑，我們的車開到城外了。我們可以看到飛機在車站，城中心區，和碼頭那里低低的急降。濃厚的塵雲籠罩着城市，又濃又黑的菌形

的煙柱在河附近的什麼地方升起來——一定是油池起了火。

路上擠滿了人——川流一樣無窮無盡，轉頭看着城市——有的半裸體，有的穿着被煙熏污的大衣。

高茲塔白所坐的地窖擠滿了人，箱匣，包子和大衣，我們不大能够走得過去。

有人用粗啞的聲音對着電話叫。高茲塔白臉面蒼白，並沒有刮過，他凝視我們，却沒有認出我們來。

「你們找誰？」

「找你，我們是工兵。」

「哈哈……工兵。好。把外衣拋到那個箱子上面。坐卡車來的嗎？好的……到這里來罷。」

他說話發顫急促，一面摩擦着他的長滿黑毛的發乾的小手。

「時間急迫。德寇到了山谷那面……」他說，一面在口袋裏找東西，沒有找到，便擺擺手繼續下去，「五百米突以外，並不更遠。在用白礮彈打牽引機工廠。」

降落傘部隊似乎數目並不多。這裡沒有我們的正規軍，工人們在抵抗他們。」他看他的精美的小金手錶。

「現在是六點十五分。到八點鐘一定要準備齊炸毀工廠的工作。聽清了嗎？那裏有工兵——一營兵，但是人數很少。有彈藥，電線，藥囊。他們要人幫忙。找包爾秀夫（Bolshov）中尉——他在那裏——穿着藍色大衣，戴着帽子。他會告訴你們一切事。我八點鐘到那裏。」

他咬着嘴唇，思想一會。

「很好，那麼……」

他從口袋裏掏出小筆記本和鉛筆，在本子裏寫了點什麼。

「柯然契夫——發電廠，司維德司基（Svidersky）——鑄造廠，沙莫蘭科——組合廠，等等。他將筆記本放回口袋裏去，扣住釦子。『莫要白費時間。你們可以把東西放在這裏。』」

在牽引機廠鑄造所的入口，有一個大身材的人，一隻胳膊紮着綳帶，一隻袖子破

爛的下垂，一羣工人圍繞着他。

「那幫豬東西都到了學校……自動輕機關槍，我們用來福槍。……我們一到了入口，他們的自動輕機關槍便辟辟拍開起來了。……天哪，一輛坦克開到了，噠直對着屋裏開射。這使他們像甲虫一樣急逃。現在他們在米須特加 (Mechetka) 那一面呢。……」

他的眼睛發亮。因為有人聽他，因為他受了傷，因為對德寇開了火，他很興奮，他談起來不願停住。

「坦克噠只開了一次，打進二層樓，石頭便飛起來，德寇也是一樣——從後門出去的——從一棵樹潛逃到另一棵樹。……」

「他們人數多嗎？」人衆中有人聲問。

「對於你我，很多了。兩師或者還要多。」

「喂，你數了嗎？」

「數呀，地獄……」他輕視的吐唾沫，用左胳膊支持他的右胳膊。「你試一

試。……去到那里，還作算術呀。……」他揮動他的未受傷的胳膊。「敷傷站在什麼地方，諸位？不能站在這裏整天和你們談天哪。……」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遇到一個老人，頭部受了傷，一個孩子胳膊受了傷。他說德寇仍然在山谷那一面，白礮彈射擊過來。他們沒有進攻，我們也沒有。糟的是沒有真正的軍官——他聽說擁有大礮的步兵明天可以到。有兩次德國的坦克滾到山谷，開了幾礮：又退去了。我們這邊沒有開很多火——顯然短少火藥。但是一般說起來還不算很壞。牽引機廠的工人可以保護工廠。於是擠一擠眼，老人和孩子去找敷傷站去了。畫着紅十字的木牌匆匆的釘在一根柱上，指着河的方向——我們來的時候是沒有的。

八點鐘的時候，高茲塔白到了，問情形怎麼樣。炸藥袋要得從機器室拖到地窖，放在每個發電機下面——在那里較為安全，也免使工人們焦心。再有就是我們要有一个人永遠在電話跟前值班，而且一般的說起來，到夜晚一切都要弄妥。高茲塔白把路弗維奇（Lvovich）和我拉到一旁。他摩挲着手。「第一個信號是：「什麼時

候？」意思是——準備。第二個信就是要動作了：「把三號目錄送來。」清楚嗎？
一步不要離開電話。」

「我明白。」

「記住，警告之後不過只有半點鐘，那時候一切最後準備都要完成。你和路弗維奇負責使工人們離開。柯然契夫負責炸的事。」

「很好的。有什麼先後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先後。兩個信號都同時發到各廠，所以爆炸是同時的。以後，到碼頭——你知道的，路弗維奇——那里會有一隻汽船。事事都清楚嗎？」

「事事都清楚。」

高茲塔白走了。在鑄造廠那一面，離這里很近的地方，有照明彈上射，自動輕機關槍響起來，偶然有機關槍的聲音。

在門旁的牆上安了電氣的開關——小小的沒有什麼特別，樣子十分平常，有一個黑柄，像我們在住宅的電表上所看到的一樣。我查看它。有兩條電線從那里伸延

出去——一條通蓄電池——八個埋起來的匣子，另一條通到爆炸物——八十個五十公斤的火藥袋。有一根電線是鬆散的，爲更安全起見，開關的柄是用繩子縛住的。但是在一兩點鐘之內，或者更早一點，我也許會聽到電話鈴響，會將電線聯起來，解開繩子，再試一試聯絡怎樣，於是用兩個指頭細心將開關接好。……以後……便沒有發電機，沒有蓄水池，沒有白磚牆的機械房，什麼也沒有了。……

我們坐下吸煙，瓦列加編補袴子膝部的一個洞。西得海和軍曹在發電廠。電話在角落裏發亮。伊戈爾躺在藁薦上呆看着天花板。

十二點時高茲塔白打電話來——檢查電線的聯絡，莫要睡覺。

五點鐘時電話鈴又響。我們可以睡覺了。是高茲塔白打電話來。

謝天。……

我們在光藁薦上躺下，將來福槍移到前面。可惜我把大衣留在高茲塔白那里了。

十五

星期二，三，四，情形都是完全一樣。槍聲，礮彈爆炸，在電話跟前值班，五點鐘——睡覺。

空氣不如以前緊張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清爽晴朗，有蜘蛛網飄蕩。
沒有命令。

顯然城市完全沒有什麼了，德寇日夜轟炸。蓄油池着了火。濃厚的灰和煙籠罩着那里，遮住了太陽，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望。在城南起重機附近，和城北瑪瑪葉夫庫爾干附近有戰事。

我們的山谷跟前沒有變化。一夜過去兩師人——營接着一營，終夜不休，有大礮和給養隊。德寇有兩次想在夜間打過山谷，於是自動輕機關槍響起來，高茲塔白

來電話：「準備，」到早晨一切沉靜，我們可以睡覺了。

我們開始使自己在藏身處舒服自在，擴充電氣，在爐子上作飯，從工廠的繪圖室拿來頂好的彈藥紙糊了牆。瓦列加和西得海在他們的角落裏釘起一張史達林畫像，兩張有圖的名信片，西得海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一本地理教科書，柴霍甫的書信集，和一九一二年的尼伐。晚間他讀書，弄濕指頭去翻書頁，皺着眉，動着嘴唇，有時候問字義，又問亞歷克舍（Alexei）王子爲什麼七歲就得了那樣多勳章。我歡喜西得海，他的扁平鼻子的，孩子氣的臉面，微微斜視的歡笑的眼睛，青春朝氣從他的身上煥發，就連他不好意思的時候，抓手掌的可笑習慣，我也歡喜。他作起一切事情來很起勁，這是會傳染別人的。看着他洗澡時潑水拍水並拍自己的胸和背，我們也想同樣作。若是我告訴他拿木柴進來，他便拖進一整立方米突。他的年青的筋肉因爲要工作發疼。他用手指去扭螺旋釘。他和伊戈爾掙交，兩天裏伊戈爾不能轉頭——伊戈爾對掙交却是有經驗的，門道全懂得。

他的求知的渴望是令人愉快的有趣。他會緊抱着兩膝坐着，張着嘴，像兒童聽

故事一樣。他的問題是意外的，單純的。爲什麼德寇發現不出來卡提育沙礮彈是怎樣作成的呢？爲什麼在新月的時候總有雨呢？爲什麼羅盤針總指北呢？羅斯福的腿不中用是真的嗎？

有一晚上我們談到了英雄和勳章。西得海聚精會神的聽着，緊抱着兩膝。

「要作出什麼樣事才可以得到列寧勳章呢？」他問。我們全笑了。

「唔，不要列寧勳章，也許……比較差的……」

我完全解釋了，他默默的聽着，嘴唇上粘着一隻紙煙，向屋角裏凝視着。

「那麼，好了，」他安安靜靜的說。

「什麼好了？」

「我要得一個勳章。」

他說得既乾脆，又有把握，彷彿這是已經成就了的事情一樣，我看着他的寬背，那樣奇怪的和他腮上的黃金色柔毛爲對照，再記起每次德寇進攻之前，他總怎樣細心的用一塊布拭他的自動輕機關槍——我相信他。

瓦列加妒嫉他——這是明顯的。

『司維德司基中尉沒有勤務——到他那里去罷，』他快快的說，一面拿過去他正爲我倒水的罐子。

西得海從什麼地方抱進一抱草來。瓦列加試一試，皺皺眉。『中尉不願睡在這樣廢物上面，』他另抱一抱進來，並沒有什麼不同。

不過一般的說起來，他們相處得滿好；他們一塊作飯的時候，瓦列加會抱怨並批評煮得半熟的粥，西得海就歡快的笑，並且戲弄瓦列加，不知爲什麼緣故，他給瓦列加起了個外號，叫他杜松子酒。

晚間瓦列加和西得海作無彈的炸藥筒——我們存有五盒三硝基甲苯——早晨他們便去炸魚，並用籃子帶回活跳跳的鱒魚和小蝶鮫。有時候包爾秀夫不拜訪我們，我們便舖上一張厚尼伐要紙牌。發電廠的職員喬治阿吉毛維奇受不了這樣事，他便抓起柴霍甫的書信集，忿忿的走到他自己的角落——有一道門橫在兩條蕪薦中間。

他雖然乖僻，而且不斷的總不滿意，我却開始歡喜起他來了。他總是工作，總是親自試驗電線——一天要斷三四次。他會抱怨，詛咒，激動，罵我們什麼事情不工作，可是他的發電廠裡的每一鐵門和螺旋他都清楚。他是極端的悲觀思想和驚人的精力組成的人。

「我們怎麼樣和德寇打？」他說，一面不安的拉他的領帶，皺着眉頭。「他們從伯林到史達林格勒一路上都坐汽車，我們却穿着短衣和外套躺在戰壕裡面，用一八九一式的來福槍。」

伊戈爾火起來了。

「你這是要說什麼呢？」

「說我們不知道怎樣打仗。」

「什麼叫作知道怎樣打仗？」

「什麼嗎？從伯林到窩瓦河——這是知道怎樣打仗。」

「也要知道怎樣從邊界退到窩瓦河呵。」

喬治阿吉毛維奇冷淡的笑了。伊戈爾發起脾氣來了。

「你覺得這有什麼可以開心？法蘭西實在兩星期就傾覆了——像一桌牌一樣塌了臺。我們却單手打到第二個年頭了。」

「爲什麼拿我們和法蘭西相比？四千萬和二萬萬。六百公里和兩千公里。那里領頭作事的是什麼人？貝當（Pétain）賴伐爾（Laval）之流——現在和和平平同德寇合作的人。」

「正是這樣，」伊戈爾很快的回嘴說。「貝當和賴伐爾之流……正是這樣了……我們沒有這樣東西。把他們完了事了。你難道不明白這是主要的事嗎——我們的人民是不同的。……這是我們還在作戰的原因……即使在這里窩瓦河上，在丟了烏克蘭和白羅露西亞之後。……有什麼國家，有什麼國家，有什麼人民，能對這一切挺身子？」

喬治阿吉毛維奇不正當的微笑。

「沒有。」

「哈哈！沒有？你承認啦？……」

「我承認。不過知道還有別的國家不及我們能够抵抗，就使事情容易些了嗎？這只是自己寬心罷了。……這我們用不着。我們要清醒的正面來看事實。我們不能單憑英雄思想作任何事。……英雄思想是英雄思想，坦克依然是坦克。……」

「我們的坦克並不比德國的壞——實際上還更好，一個開坦克的人告訴我的。」

「我並不辯駁，它們也許更好——我不是評判人。……不過一輛好坦克毀不了十輛平常的坦克。……你以為怎樣呢？」

「等一等。……我們就要有很多的坦克了。……」

「什麼時候呢？當我們到了烏拉山……」

伊戈爾跳起來，彷彿被叮了一樣。

「誰到烏拉山去？你嗎？我嗎？他嗎？我們像地獄一樣……你自己知道的……」

你只是頑固，爲辯論而辯論……討厭的習慣。」

喬治阿吉毛維奇的鼻眉兩腮都極皺。

「爲什麼發脾氣？坐下——來罷，坐一會，不這樣興奮，我們也可以談話的。」

伊戈爾坐下了。「你說我們要得知道怎樣退。十分對。在拿破崙的時代，我們也一直退到莫斯科。但是那時候我們失去的只是領土，而且只是窄窄的一條。拿破崙所得到的只有雪和燒毀的村莊。可是現在呢？沒有烏克蘭和苦班了——這就是說沒有了食糧。沒有頓巴司了——就是沒有了煤。巴庫被截斷了。聶伯河發電廠毀壞了，成千成萬的工廠落到德寇手裡了。前途怎樣呢？現在一國的經濟是重要的，軍人必須吃飯，穿衣，穿鞋，有軍火，我並不是說的不作戰的平民，和我們失去的五千萬好人民——比全法蘭西的人口還多呢。我們有力量征服這一切嗎？你說怎樣？」

「是的，我們……去年的情形更壞，德寇進到了莫斯科，但是他們被打退了。……」

「不過我並一定以爲去年更糟。那時頓巴司，羅司託夫，苦班，默乙科勃都是我

們的；現在我們並沒有收復。窩瓦河的交通被切斷得不能應用了——你曉得巴庫的油現在要繞多少道嗎？你可以說我們有庫茲巴司巴、腦爾、烏拉山。十分對。這是有力的工業網。但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克里衛羅格，尼古波爾，沙波羅查，瑪留波爾，枯其，哈科夫。這些都淪陷了。有一部份工廠我們撤退了，但是撤退並不就是說還在工作。同時你看在發生什麼事。……」

一羣轟炸機從我們頭上飛過。它們緩緩的轉灣，向另外方向飛去了。

「他們連戰鬥機也不帶了。……這些豬東西竟隨意來去。……」

我們沉默了一時，看望着討厭的黃翼黑飛機，那樣凌人的有把握。喬治阿吉毛維奇一隻接着一隻吸紙煙，一面凝視漸漸看不見的飛機。

伊戈爾坐着，扔石子去打輪在旁邊的一個罐子，但是每次都沒有打中，他似乎十分聚精會神。

突然他站起來。

「不，不能那樣的。他們不會更向前進。我知道……」他轉過身離開我

們。

不能那樣的——我們現在所能說的不過如此。

不能那樣的。

總之，已經有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情形那時候更糟糕。窒扶斯，毀滅，飢餓。速射機關砲和三英寸的砲——再沒有別的了。可是我們也一樣應付過來了。……以後我們建了聶伯河發電廠和瑪革尼甸戈斯基以及我現在等着炸毀的這個工廠。……喬治阿吉毛維奇只會對這微笑，我知道的。屈尊的微笑。他談起這事的時候，他把我們當小孩子一樣，他微笑着說，那時候四年的戰爭把他國家的精力也耗盡了，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兵士都不願作戰了，和其他這類的話。

有一次他說：

「我要打到最後一人，俄國人總是這樣的。……不過我們仍然是沒有很多機會。只有奇蹟可以救我們，不然他們要打倒我們的——用組織和坦克。」

「奇蹟嗎？」

不多時以前，我在電話跟前值班和出去吸煙的時候，夜間有兵士過去。一面輕聲唱着歌。我看不到他們，只聽到他們的脚步，和關於聶伯河和起重機的頗為憂傷的歌。我走近些。他們在休息，在路旁護謨樹下壓平的草上躺着。紙煙先明後滅，有年青的聲音從樹後什麼地方發出來。

「不，瓦西亞，莫要極力向我說，你絕找不到比我們更肥沃的土壤。我們的土壤肥沃得像黃油一樣。」他的嘴唇甚至巴達巴達的作響。」

「五穀——高過你的頭。……」

城市燃燒着，紅影在牆上嬉戲，自動輕機關槍在十分近的什麼地方作響，照明彈向上射，前面是未知的，幾乎確定的死亡。……

我沒有看到說話的人——發了命令，全體活動了，錫器發響，他們用兵士的緩慢沉重的大步走開了——到那未知的地方去，在地圖上是用紅十字標記的。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聽着他們退去的脚步。

有些小事我們可以記到終身不忘，雖然在表面上看來無關重要，却似乎變成了我們的一部分，作爲象徵，生活下去。

我記得一個死兵士。他仰臥着，胳膊向外伸出去，脣上還粘着紙煙頭。煙頭是小小的，還在冒着煙。這似乎是我所見過的最可怕的事。比毀了的城市，開開的肚子，分斷的四肢還要可怕——這樣伸開的胳膊和仍然冒煙的紙煙頭。一分鐘前還有生命，思想，意志。現在呢——死亡。……」

現在在那歌中，在那關於像黃油一樣肥沃，五穀高過人頭的簡單語言中，有點東西在。……：我不知道叫它什麼是好。託爾斯泰也許會叫它潛藏的愛國熱，或者這是最好的名詞罷。或者這就是喬治阿吉毛維奇所期待的奇蹟，甚至比德國的坦克和組織更爲有力的東西。

我看望他——又矮又黃，穿着發光的短衣，將瘦削的膝縮起來，駝着背坐在臺階上面。我想他家裏一定可怕的混亂——他的孩子會激怒他，他會和妻子口角。在戰前，他對於生活中一切瑣細的障礙和不便，大概也曾經覺得不耐罷。

頭一天電線的聯絡中發生了毛病，在他尋找時，我看到一顆礮彈緊靠着他爆炸了。爆炸的地方離他只約有二十步，但是他只微微的彎了彎身。他將斷的線接起來，於是又把礮彈爆炸的地方周圍全線都試一試。

「你看，」他以後告訴我說，「我的全生都在這個工廠裏面。我在受訓練的時候，到這裏實地學習，那時候人還在拿着經緯儀走來走去呢。發電廠和整個工作場都是我親眼看着生長起來的。在安置六號發電機的時候，我五夜沒有睡覺——你知道，美國製的，從窗子數第二個。它們的裏裏外外，一切情形，我都明白。你了解把那炸掉對我是怎樣嗎？……不，你不了解。……你們是兵士——你們只想到工廠可惜就完了。但是在我……」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却轉身走掉。

六星期前，伊戈爾和我坐在長飲水槽跟前，看望着我們的軍隊退却。沒有前線了。路上有卡車向什麼地方開，有士兵步行到什麼地方去。……

那時候是七月。

現在是九月；我們在工廠裏十天了，十天裏德寇都在轟炸城市——炸它，這就是說，紅軍仍舊在那里。這就是說還有戰事。這就是說還有前線。這就是說現在情形比七月好些了。……

一顆礮彈在發電廠附近爆炸了。午飯時的礮火開始了——總是從三點到整整三點三十分，像是學家測時表一樣準確。半點鐘內我們要去修理電線了，瓦列加和西得海拿了錫器跑去吃飯去了。……

十六

兩天後高茲塔白在我們的藏身處出現了，同陣的有十個軍官。

我們正坐在臺階上製作假象牙的紙煙盒——工廠裏有許多噸各種的假象牙，我們終天截短，鏽磨，粘糊，只在吃飯和試驗電線聯絡時打斷工作。

「唔，到分手的時候了，」高茲塔白說，一面將伊戈爾的有鉸鏈蓋的小盒在手裏翻來翻去。「有工兵來換你們班了。」

「我們到那里去呢？」

「河那邊去——前線總司令部，工程隊。」

更好了。我們交代了，半點鐘後我們去過窩瓦河支流上一座不牢固的橋。

我向喬治阿吉毛維奇告別的時候，他狠狠的握我的手，擠擠眼，豎起眉毛來說

道：

「我們在這臺階上的談話，我會時常記起的。我希望，我極力證明的事都不曾發生。戰後我們再見時，你要說：「唔，是誰對了，」我說：「你。」……」

他陪我們走到通到窩瓦河紅色陡岸的路，站在那里揮動很久的帽子。

又有一個人從我的路上穿過，在記憶上留下小小的印痕，於是消失了，大概一直永久。

以後我們坐在窩瓦河對岸一隻翻過來的船上面，看着牽引機工廠的冒煙的煙筒——它一分鐘也沒有停止工作，而且沙比羅告訴我們說，七月它一天出三十輛坦克，八月一天五十輛，現在完全忙着修理坦克的工作；他說那一部份的設備已經送到烏拉山了，而且只要他們能夠將德寇從一座橋或一個碼頭趕走，便要撤去更多的設備。

我們在深埋在森林裏的一處小屋過夜，第二天終日尋找守林人的小屋：這個界標可以幫助我們找工程師總部。

各種的總部在那里的很多，找到我們的總部不是一件容易事。處處在每個樹叢

前面總有哨兵和牌子——「此路不准通行。」不過傍晚我們終於找到了——並沒有什麼小屋，那只在地圖上存在罷了。指揮部住四個池洞。有一個掩蔽得很好，我們繞着它走了十分鐘才看到；裏面坐着一位少校，戴着無邊的厚眼鏡，領子是假象牙質的。他看了看我們的文件，顯而易見的高興起來了。

「好極了！好極了！我正不知道怎麼辦呢。坐下。……不，還不如到外邊去。這里連貓轉身的地方都沒有。」

我們從少校聽說，正在我們來到以前，有一位六十二軍工程隊的上尉來了——我們沒有遇到他罷，遇到了嗎？他們只有很少的團工程師，他們的一八四師却在那天夜裏渡窩瓦河；早晨空襲時，師裏損失了一個工程師和一個連長。別的師裏沒有人可撥——他們的軍曹代理團工程師，又沒有人作後備。他又說到從牽引機廠要來我們所搗的麻煩——他們要了我們兩次。

「莫廢話——你們大概餓了罷？到我們的餐團那里去——一直順着那條路走——吃晚飯後再回到這里來，同時我準備好文件。你們在河這岸可以到師裏

去。」

我們吃了點果醬煮粥，回到少校這裏，他正在寫信封。

「那一位是柯然契夫？」

「我是。」

「你單獨去，到一八四師。我勸你在這裏就趕上他們。八點他們就要過河，明天早晨你就得爲他們搜找前線。」他拿出一個信封來。

「想法見師工程師，以後再到團裏去。不過你自己去相機行事。……」
其他的人被派到六十二軍的工程總部去了。

「在河那一岸。昨天是在班尼谷。不過我想移動了。可是總在那周圍什麼地方就是了。」

「你在一八四師不需要更多的工兵了？」伊戈爾問。「你說他們損失了一個連長。」

少校從厚眼鏡裏看望伊戈爾，這眼鏡使他的眼睛像貓頭鷹似的。

「你是上級的中尉。我們作爲工程師派你出去，我們現在最需要工程師。」他用鉛筆搔搔鼻梁，接着說：「除了到一八四師的一個人之外，你們很可以停留在這裏，六十二軍今夜有人來這裏拿鏟子——你們可以和他一陣回去。現在到樹下休息去。」

我們走出去。

「你們步行去嗎？」伊戈爾問。

「我要走到交通管理崗，以後再看。」

「我和你一陣走。」

我向沙比羅，潘高尼司，和沙莫蘭科告了別。西得海把我的手緊緊捏在他的堅硬的手中。

「我們要再見的，中尉同志。」

「當然我們要再見，」我強作歡快說。我很願意帶他和我一同走。

幾分鐘後，他趕上我們了。

「把我的紙煙盒帶去罷，中尉同志。你沒有時間把你的盒子作成。我的很好，是兩層的。」

他拿一個透明的黃盒塞到我的手裏，大得我都懷疑它是否能裝進我的袋裏去。它很容易裝下半磅煙草。他又緊捏我的手，捏過瓦列加的手以後又捏我的一次。和他分離我是難過的。

我們默默的走到交通管理崗。

「一八四師還沒有過去。工兵營不多會以前過去了，以後只有卡車過去，」他告訴我。他是一個年歲頗大了的人，長着稀稀的微紅胡鬚，翅膀似的大耳朵上滿是灰塵。

我們在一輛毀了的貨車上坐下來，點起紙煙。太陽落下了，但天仍然亮着。西面史達林格勒的天空發着紅——不是因為落陽，就是因為火。三根煙柱緩緩的上升——下面又濃又細漸漸擴大，到上面又變細，沒入一片長方的雲裏面，這片雲不動的懸在那里，吸收所有的煙，可是大小和濃度都不見增加。它在燃燒着的城市上

那樣懸着已經一個多星期了。

在我們周圍有黃金色的落葉松，又細又嫩，襯着黑色的森林背景。卡車順着路前馳，停下來打聽怎樣到六十二號渡口，或到里白奇村，以後又繼續往前開。從上面滾過的許多橡皮輪使寬廣的灰路上印滿了三角形和方形。不容易說清它從那里開始，在那里完結。原站在路邊的路標牌現在翻到中間了，標明着「到史達林格勒六公里」的指方向的手指，指着天空。

「上天的路，」瓦列加狠狠的說。我還不知道他有點懂幽默哩。
管理交通的人走到我們跟前來。

「看那一羣飛鶴，」他說，一面用又粗又髒的指頭向上指。「戰爭對於它們並不存在的。……能省出一點煙草嗎，中尉同志？」

我們給他煙吸，自己也點起煙來，一面看着排成楔形的黑點緩緩的向南飛。連它們的叫聲我們都可以聽得到。

「正像勇克式轟炸機，」交通管理員說，一面吐唾沫。「看着它們我都討

厭。……」

顯然我們都在想着同樣的事，我們笑了。

「唔？是去還是回來？」他問，用我的紙煙去燃他的紙煙時，他穩穩的握住我的手。

「去。」

他搖搖頭，長長的吸了幾口煙。

「是呀……他們說那面很苦呢……」說完他便走掉了。

受傷的人一個兩個的過去，滿身灰土，臉面疲倦淡漠。有一個坐下來，向我們要飲料。瓦列加從他的水瓶裏給他奶，他緩緩的喝掉了。他腦部受了傷，從他的破了的外衣可以看到他多毛的胸上有髒的血污的綑帶。

「唔，那邊的情形怎樣？」

「污糟，」他無精打彩的說，一面用血污的手困難的拭他的乾嘴唇。在他的灰色的眼睛裏和他的全身上，除了可怕的，死似的疲倦外，再沒有什麼了。

「他們攻得很緊罷？」

「在那邊你就抬不起頭來。……」

他想要站起身來，但是發了一陣咳嗽，唇上現出了玫瑰色的沫。他又跌下去，呼吸沉重。他的喉嚨或胸部呼嚕呼嚕的響。

「沒有人……就是這個糟……」

「現在是誰在城市裏呢？是他們還是我們？」

「城市在那里，只有鬼知道。……一切都在燃燒。……他們從早到夜的轟炸。……再給我一點喝的，老人，好嗎？」

無力的，幾乎漠然的，他將嘴唇放到水瓶頸上，於是從他的嘴角流出細細的一道染血的牛奶。以後他站起來，離開我們，幾乎拖不動腳，拄着多結的彎杖向前去。

三個騎馬的人到了交通崗，我派瓦列加去打聽他們是否屬於我們所要找的師。他手舉到帽邊問過了，於是走回來。

「他們說一八四師直接到渡口過去了。他們不是那一師的，不過看到那一師的幾個人。」

騎馬的人縱騎走了，引起一陣塵雲。

「那麼，我最好是去了，」伊戈爾說。

「好的，」我回答，一面伸出手去。我們都覺得我們應當說點什麼，但是却說不出話來。

「我不說再會，」伊戈爾說。

「我也不。」

我們握握手。

「留心自己，瓦列加，而且照料中尉。」

「我一定照辦——你以為怎樣？」

「好的，我走了。」

「願你好呀，親愛的伊戈爾。」

「呵，等等——你的小刀還在我這裏呢。」

「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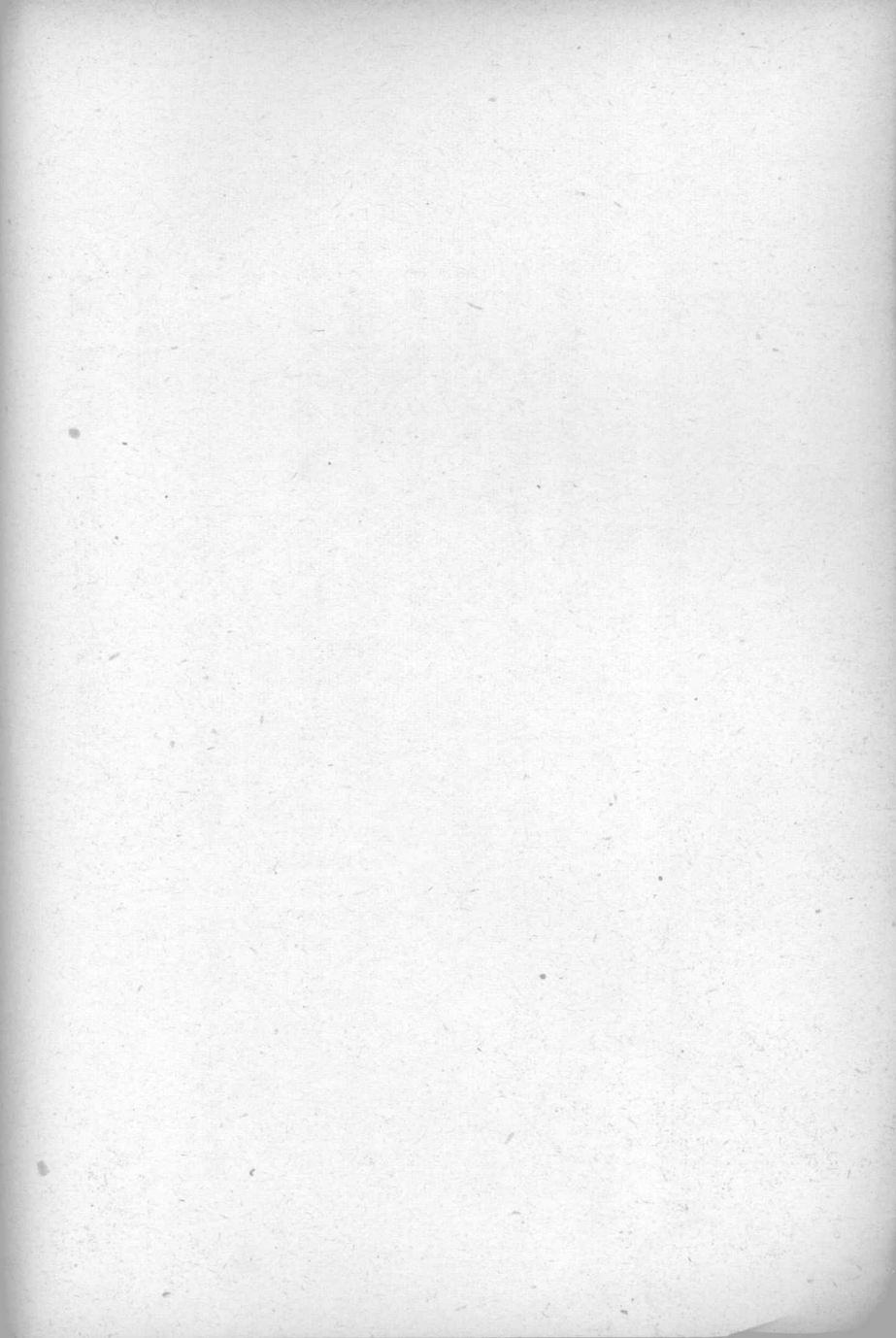
「昨天我拿來切麵包的，」說着他在口袋裏摸索。「在這里，在襯布下面呢。」

伊戈爾拿出小刀來——瓦列加接過它，是最好的索林簡的鋼作的，有兩個刀片，一個開軟木塞的東西，一個螺絲錐，一個趕錐，和一些神祕的工具。

「現在真是再沒有事了。回頭見。」

「願你好呀。」

他轉過身去，用他平常的不經心的步度走了，帽子戴在腦後，手放在口袋裏。難道我會永遠不再見到他了嗎？



像平常一樣，在渡口那里什麼也鬧不清楚。馬匹，二輪貨車，礮和卡車亂成一團，在黑暗中走到這里，走到那里。人呢——咒罵，擁擠，你拿我的東西，我拿你的東西。這個人撞着那個人。有幾個匣子被碰破了。有人在找斯提山科他們都在等待汽船，咒罵它，它早就應該來了。……

兩師要同時登船——一八四師，另外一師我想是二十九。

在這一切紛亂中，我要得找師工程師，或師指揮官，或參謀長——交上我的文件，等待更進一步的命令。大概是沒有的。人人都事忙頭暈——要裝載槍礮，火藥，馬匹，要使人集合在一塊，你要作什麼，你看不到在進行着怎樣的事嗎！

我找到一位工程師，不過並不對：找到一位團長，也並不是我那一師的——二十九師的。

有人拉我的袖子。

「聽着，朋友，有電筒嗎？」

「有。」

「請給照一照。我完全茫然了。他們給了我一張地圖，但是在這樣黑暗中有什麼用。……」

我只能夠看出來穿着短棉衣的龐大身材，一隻自動輕機關槍斜掛在頸上。

「我們到這隻船下面去。……只消兩分鐘，不會多。……」

船下面地方狹窄，而且有爛木頭的味道。我開亮電筒——光很弱，電池快完了。這時我看到一幅莊重的大臉，相離很遠的眼睛，多肉的嘴唇，領上有上尉章。他頗不容易的從盒子裏拉出地圖來，用橡皮圈束住的紙塞滿了地圖盒。

「就想法把這看清楚，」他用骯髒的指甲輕敲着地圖上的紅色三角形。「把這個叫作地圖！給工廠用的白色長方形罷了。誰能從這個看出什麼來？」于是他流利的罵了很久。

「要得去換一師人的班。……他們說有人從那里到渡口這里來，媽的這里倒有一個人……現在要在城市裏去找那個該死的三角……他們的——師的總司令部。沒有一點東西幫助我。……」

我問他是那一師的，結果知道是一八四師，一一四七團營長。

「你們的工程師今天陣亡了不是嗎？」

「是我們的，崔該金。爲什麼？」

「我被派來代替他。」

「哦呀。」上尉高興了。「很好。和我們一塊來罷。我簡直只有一個人。政治委員在野戰醫院，參謀長晚上連什麼也看不到。……」

我從船下爬出來。

「等一會。我要去查看。你知道那些伍長。……」

他不見了，在叫嚷着的人衆中消失了。我尋找瓦列加——他在幾個匣子邊躺下，平靜的睡着了，腿縮起來並不礙路。他有一種可驚的本領，能够隨時隨地睡覺。

我在他旁邊坐下。一陣涼風從河上吹來，帶來魚和油的氣味。一陣馬得得跑過去，馬具只發響。遠遠的什麼地方有人仍然在找斯提山科。

城市在燃燒着，或者不如說不是城市，卻是眼睛所能看得到的整個河岸。這不像其他的火。大森林燃燒時大概是這樣子——一燒幾星期幾月，一燒幾十百公里。旋轉的深紅的天空。黑色的側影，分明腐彫出來的。上有兩種顏色——黑和深紅——黑的城市，深紅的天空。窩瓦河也是這深紅的——『像血一樣，』這思想從我心頭閃過。

幾乎全看不到火燄——河下游一個地方有少數跳動的火舌，對面是盛油的圓桶，看來像是摺皺的紙，裏面吐出巨大的火燄來——成爲斷片飛開，在灰色紅色的煙所造成的滾動着的奇形怪狀中消失了。

我在兒時，常常歡喜看一本一九一四年的英國舊雜誌。它無頭無尾，但卻有很好的全幅圖畫——戰壕裏的英國兵進攻，白浪滔天，船隻相碰的海戰，和古怪的布列里阿，式發爾曼式，陶比式的飛機，像書架似的，正在空戰。我很難使自己拋開

它。

但是最可怕，使你起鷄皮疙瘩的，却是佔中心兩面的一張大畫——畫的是盧芳在德國轟炸之後大火。有火燄，棉紙似的煙雲，奔跑的人，倒塌的房，照着威嚇的天空的探照燈。……簡單說，它是那樣可怕，那樣吸引人，我就不能把這一頁翻過去。我一再臨摹這張畫，替它們着色，並把它們掛在牆上。我再想像不出更可怕或更輝煌的東西了。

現在我想起那一張畫了，表現得很好。我仍然記得畫上每一細節，和每一捲煙——但是現在我明白了藝術是多麼沒有力量。坐在岸上，眼前是燃燒着的史達林格勒，現在緊抓着我心頭的感情，任何煙雲，和舐着天空，向四周散出灰黃光亮的火燄，都不能傳達。

對岸有戰事，機關槍和自動輕機關槍的探準彈打到河岸的土裏來。德寇能夠到了河嗎？從窩瓦河那面很快的發出幾發長射擊，在我的身旁消失了。子是一尊卡提育沙式礮在我身後什麼地方發了礮——我們在路上看到卡車上運了八尊。發紅的礮

彈從容不迫的前進，在灰黃色顫動的天空中一個追逐着一個，在對岸的什麼地方爆炸了。我看不到爆炸，只看到炸前的閃光。

有人在我旁邊吐唾沫，清喉嚨。我並沒有留意到幾個兵士伸長身子躺在我跟前。

「你有工夫給閻馬打了鐵掌嗎？」

「打了，你呢？」

「我給金鳳花打了鐵掌了。但是我只給黑馬釘了前脚。他在什麼地方受了傷，不讓我走近他。……」

營長走近前來，沉重的呼吸着。「天哪，在渡口那里人簡直可以瘋了。我起誓，我老了五歲。」他大聲擤鼻子上將到那里去了，明確的告訴我們說：我們先過去，以後才是二十九師。我只轉過身子一秒鐘，他們就把他們的匣子搬上去。他們的礮已經過去了，但是火藥還在這邊。不過這是誰的過錯呢？我總是把火藥隨着每架礮送過去。……天哪，那個私生子又來了。……」

營長又不見了，我還可以聽到他在罵什麼人。以後他回來了。

「哦……不過是跳蚤咬一口罷了。我們總要渡過去的。問題是，我們在那里會看到什麼。」

原來團得到命令，要在兩點鐘渡過河，四點到米提茲——瑪瑪葉夫——庫爾干區去換現在幾乎不存在的一師人的班。這時一點鐘，連一營人還沒有過去；只有工兵，哨兵，和作戰指揮部到了那邊了。團長和參謀也過去了。主要的事情是要黎明時礮隊全到前線，準備直接礮擊。

「很好，」我說。「給我兩連人和幾個哨兵，你帶礮隊和另外一連人過去。一連有多少人？」

「一連約有一百人。」

「好極了。那麼就是這樣了。只消將準確的地方告訴我就可以了。」

「地圖上那該死的三角地。……坦白的說，我並不以為那里還有人存在。那一師不過只有一百人。他們到那邊去已經兩個星期了。」

他大聲吐着唾沫，又跑去罵什麼人去了。他的聲音在河那一岸都可以聽得到。

汽船來近了——又小又低，彷彿要在水裏縮得使人看不見一樣，曳着一隻有突出長槳的，笨拙的拖船。它逗留了好久才靠了岸，但是跳板終於放低下來了。傷兵下船了——小心活動的一條長線，一上來是能走的受傷人，以後是抬床抬的。要把他們運到矮叢裏的什麼地方去。號角響了。

於是裝載箱匣，大礮滾動着上了船，馬蹄踐踏；一匹馬落了水，又被撈起牽上船了。事事都意外的容易並有組織；我甚至連營長的聲音也沒有聽到。

我們開船時天破曉了，我們身後的一團漆黑，變成落葉松織成的紐帶式的花樣了。我們緊緊擠在一塊站立着，有人在我臉上噴出大蒜的氣味。機器在我們脚下規律的拍動。瓦列加看着望着火燒的城市，肘部放在欄干上所扔的大衣上面。

「仍然是一個大地方呵，」我身後有人說。「像莫斯科一樣。」

「不算大，却長，」年青的，孩子氣的聲音回答。「二十五公里長。戰前我在這里。」

「二十五？」

「整整的，——從沙里勃特到牽引機廠。」

「噯呀！」

「爲什麼「噯呀」呢？」

「要很多人防守呀——十師到十五師。」

「你難道以爲比這人少嗎？每夜都有更多的人過去。」

船突然轉了一個陡灣，在黑暗中好不容易才看得到。一顆白礮彈在我們身後呼哨着落下來，打進水裏去了。

「德寇不怎麼高興我們來，要給我們洗洗澡呢。」年青的聲音笑了。

「當然他們想……你以爲怎樣？」說着他又笑了。

「德寇想要的多呢，」第三個年長的聲音插嘴說。「但是我們不能走得了更遠

……走到極度啦……走到世界盡頭啦……我們還能往那里走？」

我聽到有人輕輕的拍他的背。

「十分對，老人家。這是我們的方法，水手們的方法，我們不想游泳——水太涼了。……對嗎？」

大家都笑起來了。

我想要轉轉頭，但是擠在人衆中是很困難的。從我的眼角裏我可以看到一幅臉面的一部份和一個人的一隻耳朵。我們近岸了。

汽船又不能直開到碼頭，我們就一直跳進冷的泥水裏面。

箱匣順着河岸拖——到處躺着的都是。脚下是一團鏈和大繩。受傷的人或者躺在箱匣上面，或者躺在地上——彼此擠在一塊，倔強而且沉默。

河岸一上來是一片平沙，漸漸高成幾乎垂直了的絕巖。頭上是——充滿煙的紅色天空。槍礮聲是十分近的——就在我們身後。天涼了，我穿上大衣。

營長——名叫克里山采夫——在對一個要轉動礮的人高叫。

「你把礮架向前推幹什麼？你的腦子弄到那裏去了，昏頭？」

兵士們帶着機關槍和臼礮呼拉呼拉的過水，礮彈在身前身後擺動。他們在河岸上成羣的集合起來，自然點起紙煙。克里山采夫跑到我的跟前來，聲音完全啞了。

「帶着第四連和第五連，走罷！我要卸礮隨後就來。……派一個傳達人來，免

得我費時間找你。有一個西杜爾科，他什麼都找得到。問問法白爾——第五連連長。」于是他拉住我的領子，把我拉得近些低聲說：「他們說那一師人完全沒有了。……想法找到我們的哨兵，他們是在那里什麼地方的。」……沒有我，不要作戰。……」他拿一個水瓶推到我的手裏。「走前好好喝一口酒。」燒酒愉快的燒着我的喉嚨。似乎像火流一樣傳遍我的全身。

兩個連長把他們的士兵聚集起來了。一個是法白爾，身體高而彎，戴着眼鏡，穿着很短的外套；從他的談話評判，是一個知識階級。……另外一個是彼得維夫，消瘦，文弱，而且孩子氣。這是不甚使我歡喜的。

我們順着河岸向城市走，腳向沙裏面陷，白礮彈發呼哨時便蹲下去。士兵們沉默的向前走，沉重的呼吸着，動腳都是困難的，一面用手扶穩搖動的礮彈。他們那一天走了約四十公里。

我們遇到幾個受傷的人，有時一個人，有時三四個人，拄着來福槍向前走。他們問渡口在那里。

槍彈就在我們頭上嚇嚇響着飛過去，打進水裏。一顆探準彈從水裏回跳起來，高高的在空中炸完了。

「德寇在什麼地方？」士兵們問我們所遇到的人。他們茫然指着我們所要去的方向。

「不遠……比家近。……」

我們經過一所白色的建築——有管子通出來——大概是自來水廠。以後的路變得陡些了。有人用手把一座礮往下推。

「你向什麼地方去？」我問。沒有回答。

「你把那個礮推到那里去？」

「你自以為是什麼人？難道你看不出來發生着什麼事嗎？把這留給德寇還是怎樣呢？」

我拿出我的手槍。

「轉身回去。……」

「什麼地方？」

一個大衣未扣，帽子粗心的推到腦後的人輕輕拍拍我的胸膛。

「這樣的我們以前看過了……英雄呀。……莫要管，加蘇拉——逕自向前拉。」

我的喉嚨悶氣的發緊。槍彈已經打着河岸了。

在路的盡頭——我所能看到的只有打毀了的鐵路欄柵，一根倒了的電線桿和一個團電線——有幾個人出現了，躲在電桿後作掩護，開了火，又跑回下山去了。

有人用肩頭推我，並且咒罵。我轉回身，將拳頭打到眼前的白臉上了。

「回去！」我用盡肺部的全力叫，並順着路跑向前去。鐵路線幾乎就沿着高岸的邊，德寇就在線後。鐵路上一串油車側影映着燃燒的東西，左邊有我們的一架機關槍從車輪下面開着火。

我在貨車下面爬行，我的大衣被什麼掛住，撕破了。它很礙事，不斷的裹住我的腿。我的臉緊壓在冷得令人愉快的鐵軌上面。我極力想看看德寇在什麼地方。一

條寬廣的直街成直線通到鐵路；右邊是蓄油池，其中有一個冒着煙，旁邊有三個大礮彈洞，像張開的傷口。右手有一個烤焦了的棚，周圍有帶鈎刺的鐵絲。德寇顯然到了油池那里了——紅色，白色，和綠色的閃光時時從那里發出，子彈打到牆上作響。

法白爾爬走了。他爬得笨拙，有點歪斜，以後站起來，又右邊身子向下跌倒了。

好幾個子彈打進了我頭上面的油桶，一縷石油便流到我面前的鐵道上，濺了我一臉。一照明彈上升，照亮了蓄油池，棚和石牆。影子奇怪的嬉戲着，時而擴大，時而縮小，于是照明彈嘶嘶響着落到我身後什麼地方了。

時機……我將兩個指頭塞進我的嘴裏——在苦勃顏司克附近我把哨子丟掉了。我覺得彷彿是別的人在我身旁打口哨似的。

我叫嚷着，一直向左右有三個洞的蓄油池跑去。自動輕機關槍嘩嘩的響……我大衣口袋裏的自動輕機關槍彈鼓形盤砰砰的碰着我的膝。……一個圓帽上有絲帶的

人在我前面跑，我雖然盡力，却總是趕不上他。我看不到油池了，却只看到過度長的飄動的絲帶。

我也在叫喊着，輕輕的，容易的跑着，自動輕機關槍在我的胃上顫動，我的指頭緊按在槍機上面，直到關節都發痛了。

前面有更多較小的油池，周圍蜿蜒的油管像蛇一樣。管子很多，我們要從上面跳過去。

德寇便在油池後面。他們叫喊着向我們撲來。絲帶不見了，被灰色的大衣和張着的嘴代替。這也不見了。我的太陽筋跳動，我的牙床發痛。

看不到德寇了。

前面有一道白門，上面有鐵的浮凸細工。我跑到跟前，蹲下來，於是又向前跑。我停不住跑。……門在身後，前面是一條柏油路和一所建築。

于是我俯臥下去，用顫抖的手將新的子彈塞進機槍裏去。發生阻礙了。

「被打壞子……拿這一桿。……」

大概是瓦列加，但是我沒有工夫回頭看。

我躺在一堵矮石牆後面，牆上有細的電線網。從這裏我可以看德寇又在跑，人數很多。他們從一個工廠的院子奔跑，黑色的自動輕機關槍緊壓在胸口上開火。這彷彿是奇性的煙火——就是在白天他們也用探準彈。

我將鼓形的子彈帶放完了，又放一帶，煙火便不見了。突然一切都非常安靜。我從一個人的水瓶裏喝了一口水，但是緊張的注意並沒有緩弛。

「吃了鹹魚了，中尉同志？」給我水瓶的人問——他穿一件棉短衣，戴一頂小小的摺縐的水手帽，前面有一撮頭髮從帽下露出來。

我將剩下的水喝了——實在水再沒有比這時更涼更令人神爽了——於是回頭找瓦列加。他在我旁邊，輕輕送進一帶新子彈，空的子彈殼成爲黃金色的小堆，在他周圍。他旁邊一個圓臉的人匆匆忙忙的連口吸煙。以後他在煙頭上吐唾沫，將它踏進地裏去。

我前面是工廠的柏油平院，外邊是一堆寸斷的鐵，一輛火車頭和毀了的貨車，

有一種白色的建築像一條鐵路，但卻有小小的陽臺。再向前又是院子——既空且大。

一個很糟的地方——沒有遮蔽，沒有掘地的機會——只有低矮的鐵絲籬笆。

我們要得到小屋和鐵堆。那是明顯的事，我們不能留在現在的地方。我向在我旁邊的法百爾和彼得羅夫下命令。穿棉短衣的人將藥囊塞進圓的手榴彈。

「正好用這東西，」他擠擠一隻狹小的黑眼睛。「我知道那小屋。……頂好的地方，有地窖——正是我們需要的！」

「你到過那裏嗎？」

「一整夜，直到德寇把我們趕走。他們昨天來的——探兵，找司令部。……」他將手榴彈放進袋裏，掛一個在腰帶上面。

法百爾說他已經齊備了，彼得羅夫說他一會也就可以了。德寇從左邊什麼地方開了火。這些豬，已經掘了地洞了。必須趕快準備，不等更多的機關槍開火。

穿棉短衣的人蹲伏下去，一隻腿放在身下，一隻腿向身後伸出，像一個短跑的人等待信號，從眼角裏緊張的看望着我。他左胳膊肘下塗畫着一點東西——名字。

我發了信號。

有種黑東西迅速的在我眼前閃光，石灰從牆上往下掉，鐵絲像受了打擊一樣顫動。穿棉短衣的人直接向小屋那里跑，搖動着他的自動輕機關槍；離小屋還有六十碼以上的空院子。

突然院子裏充滿了跑着叫着的人——綠衣的，黑衣的，花衣的。穿短衣的人已經到了小屋那里，他進到門裏去了，德寇胡亂的開火，以後停住了，我可以看到他們在小屋後面跑，從他們的寬大無帶的外套容易認出他們來。

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使我沒有時間思想。跟前沒有人，只有瓦列加和我。有人的帽子落在灰色的柏油上面。

我們爬過鐵絲籬笆，彎着身向小屋跑。三四個陣亡的人向下躺在院子裏面，看不見臉面。

靠近小屋有一條長戰壕，一直到鐵堆中爲止。我們跳進去。有人在搜死了的德兵的口袋。

「你在作什麼？」

那個人轉轉頭，沒有站起來，他的一對灰色的小眼睛從他的暗黑色有酒刺的臉上向上看着我。

「你是什麼意思？搶東西……」

他連忙將一件東西塞進口袋，亂摸着一條發響的鏈子。顯然是一隻錶。

「趕緊從這里前進！莫讓我再看到你！」

有人輕輕拍我的肩頭。

「那是我的一個探兵，中尉。莫要那麼性急。……」

我轉過身，看到穿棉短衣的人，嘴裏含一隻雪茄。他的生氣變小了的眼在他前面的頭髮下閃光。

「你是誰？」

「我嗎？」他的眼睛更爲狹小了，他的被太陽晒黑了的粗面頰上有一根筋發極聲。「步兵偵察隊指揮裘瑪克。」他的嘴唇用看不見的活動將雪茄從嘴的一角滾到

另外一角去。

「立刻停止搶東西。懂得嗎？」我緩緩的，用不自然的鎮靜說。「把你的人聚集起來，並且佈崗。清楚嗎？」

「你是什麼人竟來下命令？」

「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嗎？我是中尉，你是伍長，這就夠了。……不到我允許，不准搶東西。」

他沒有回答，却站着看望我。他的臉面窄，他的薄薄的嘴唇緊閉着。他的前面頭髮就懸在他的眼睛上面。他站在那里，兩腿離開，兩手放在袋裏，微微的前後搖動着。

我們這樣站着，互相凝視，假如他不立刻轉身走掉，我準備拿出我的手槍。
噤唯——噤唯！……

兩顆子彈一直飛進我們間的戰壕壁上。我蹲倒。一顆子彈打到了堅硬的東西，像陀螺一樣在我的腳旁旋轉。探兵連動也沒有動，他的薄嘴微微的抽動一下，

他的眼睛裏含着嘲笑。

「對你不合適罷，中尉？」

他用一種懶洋洋的，習慣的活動使帽子向前蓋住眼，不慌不忙的轉過身，走掉了，輕輕的兩邊擺動着，袴子緊紮着後部。

兩個人曳着一架機關槍來了。戰壕狹窄，槍停滯不動了。

「你們想在這裏作什麼，擋住路，」我向他們叫，他們站在那裏默然眯騷眼的情形使我發火。他們向牆力擠，使我過去。

「你們停下來作什麼？把槍曳向前去。……」

他們立刻抓住槍架，盡力把槍往前拉。我從上面爬過去，順着戰壕往前走。

「像弄斷了鍊子的狗，」我聽到他們中一個人說。

我向右轉。士兵們已經掘好了壕，彼得羅夫忙來忙去，對着士兵們叫喊，極力想法把不斷滑動的機關槍安好。

他還很年青，顯然離開訓練學校不久。他是細頸子，長統靴對於他的腿是太粗

粗了。

「你以為怎樣，行了嗎，中尉同志？」他推動機關槍下的盒子，用藍眼睛詢問的直望着我問。

「好的，那樣行了。」

「我的第二架機關槍在那里，在河灣那面。你願意看一看嗎？它控制整個的河岸。」

我們去了——它確實控制着全岸。德寇就在河岸那面，有時有鋼盔露出來窺視。

我蹲下來寫我的報告。第四連，第五連，和一排步兵探兵接防米提茲工廠的西界。人數多少，軍火多少。我將後者數目寫得略少，雖然我不大能指望那一天得到新供給。

克里山采夫所推薦的西杜爾科是一個機警的人，斜視眼，神氣有點像中國人。他還沒有將我的報告塞進帽子，德寇便開始進攻了。

坦克從什麼地方出現了；一共有六輛，從右手，從河岸後面前來。顯然那面有一道橋，我們看不到。我們只有四隻打坦克的來福槍，兩打手榴彈。再沒有別的了。……那架機關槍在什麼地方呢？我完全將它忘記了。他們能又走開了嗎？……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鐵堆了。也許坦克過不來。

我旁邊是一個太陽晒黑的打坦克的人，留一幅猙獰的，波狀的薑色鬚鬚。他顯然覺得熱，他將衣服一件一件脫下去——棉短衣，外上衣，襯衣，將驚人的白胸膛露出來。

在戰壕裏擁擠困難。人來來去去，碰着膝頭，咒罵着。

坦克直接向我們開來。……

糟的是沒有電話。不容易知道各處發生什麼事。

坦克在鐵堆跟前停住並開火，砲彈落到我們身後的什麼地方。顯然是不能爆炸的砲彈——並沒有聽到爆炸聲。裘瑪克的聲音，從右手什麼地方傳過來——嚴厲，顫動，向一個瓦紐須加叫喊，要他拿打坦克的手榴彈。

「在地窖裏……在拐角……在放壺的地方。……」

有一輛坦克爬過了鐵堆，一直向我們開，輪齒響着，兩面搖擺，顯出討人厭的黑十字。半裸體的打坦克的人瞄準，兩腿跨開，座位靠着戰壕邊。他的帽子掉了，露出太陽晒黑的，剃光的頭上一道白圈。

「他打得中它嗎？」

「十字走近了。……」

有人一直對我的耳朵叫，我一個字也聽不清楚。

「那是怎麼回事？」

「德寇抄我們的左翼了。步兵，在火車頭左邊。……」

「爲什麼機關槍不開火？那邊有兩架呀。」

我順着戰壕跑。彼得羅夫和另外一個人正在忙着機關槍——發生障礙了，子彈帶進不去。……

「第二架機關槍爲什麼不開火呢？」

孩子氣的藍眼睛看來要哭了。

「誠誠實實，我不知道……五分鐘前……」

「手榴彈！拿手榴彈！」

子彈嘶嘶的從我頭上過去。

我一個接着一個的扔手榴彈，德國的，有長把子——拉出繩子，扔過胸牆。德寇到了戰壕跟前。叫嚷着。

那架機關槍怎麼不行呢？

A—2—2—2—2—2—1

有種東西向我落來。……我跑開，扔了一個手榴彈。……我手裏沒有東西了。

……有種沉重的東西落到戰壕底上來了。我扔了四個手榴彈——是最後的，再沒有了。我的自動輕機關槍在那里呢，鬼東西……我要將手槍從盒子裏搖動出來，帶子擋住，拿不出。……鬼東西……

於是突然間……

一會之前，我的周圍是呼哨，跳躍，叫嚷，呻吟。現在是——沉默。……

在我脚旁灰色大衣的人躺着，臉擠進戰壕的一角。……戰壕前面，一個人沒有，空空的……能是我們把他們趕退了嗎？

我順着戰壕跑回去。彈丸發着輕響。一切都一樣。

……彼得羅夫在機關槍跟前。……

「一切都妥當了，中尉同志。……機關槍可以開火了。」

他的孩子氣的藍眼睛是快樂的，歡笑的。

「你看到我怎樣用子彈射擊他們嗎？像兔子一樣的跑。……」

他向機關槍轉過身，發了一排，他的瘦頸子顫動着。他的頸子很細，後面有一道深的鋸齒似的痕，他的領子又太大——頸子彷彿在領裏左右滑動一樣。

不久以前，他大概就是這樣在全班前面，站在黑板跟前，在不知道怎樣回答教師時，擠着他的藍眼睛。

「那一架機關槍怎麼不行呢？我想那一架你也要弄一弄。」

藍眼睛下垂了，不好意思了。

「我去立刻查看明白，中尉同志。……」

他站起來，將手放在機關槍筒上支持着自己。他的手也是瘦的，孩子的一樣，有雀斑。

「我想……」

突然他的眼睛不動了，彷彿看到了異常有趣的東西，于是他緩緩的，側面滑倒到地下了。

我連槍聲都沒有聽到。子彈在兩眉之間打中了他的前額。

把他拖走了，他的穿着太大的靴子的兩隻瘦腿，無辦法的在地上撞來撞去。已經有另外一個人站在機關槍跟前了，是一個頸子又粗又紅的人。我派了政治委員作連長，於是回到白色小屋去。

德寇是安靜的，顯然在預備第二次的進攻。死人順着戰壕拖走，以免妨礙活人，並且把他們放在旁邊的裂口裏。我動彈一下，給兩個彎腰抬着一個人的人讓

路。兩手晒黑像手套的平滑的白胳膊擺動着觸到地面。臉上滿是血，我看不到。刮光的頭下垂着，有帽子留下的白圈。我認出是有鬍鬚的打坦克的人。他也被抬到裂口那里了，放到一個袴上有血，鋁湯匙從裏腿裏突出來的人上面。

我還沒有時間到白色小屋，德寇便進攻了。我們將他們擊退了。他們又進攻……又被擊退。……

這樣一直繼續到吃午飯的時候——二三十分鐘的安靜，吸吸煙，把子彈裝鼓或帶，吃一片麵包，於是又……又是灰色的人形，叫聲，鬧聲，紛亂。……

有一次海恩克爾式機轟炸我們，飛得很高，我們連看都沒有看到。但是炸彈落到他們自己人身上了，我們便大笑。

西杜爾科沒有回來，我以後派的兩個人也還沒有。或者他們中彈炸死了——空中飛機的聲音一時也沒有停止。從高處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岸上的白煙。

午飯後我們的砲火開始轟擊河岸，有幾個流彈落進我們的戰壕。

德寇並沒有喪氣。他們不再派坦克來了——有十字的那一輛停在鐵堆上不動

了。他們用白礮摧毀我們，我們的死傷很重，輕傷的送到岸上，重傷的運進小屋的地窖，是一個寬敞的地方，又加了水泥的頂。

到九點鐘的時候，德寇開始鬆懈了，十點鐘時一切都安靜下來，只偶然有一顆子彈嘶嘶的飛過。

十九

地窖裏空氣是污濁的，罩着一層層的烟。一根浮動的燈心在一個碟子裏冒烟。受傷的人——地窖裏充滿了他們——要水喝，並沒有水。要得到窩瓦河去弄，一半在路上灑掉了。

瓦列加給了我一片麵包和脂肪，我並無食慾，將它吃掉了。我想要喝水。

裘瑪克進來了，不整潔，短衫破了，他在桌子的一角坐下，並沒有看我。他從頭上脫下短衫，露出太陽晒黑的，多筋肉的胸膛，中間塗畫一隻鷹用爪抓着一個婦人，左邊有一柄拔出的劍，肩有一個骷髏和交叉骨。他肘下有個小小的圓洞，並不大流血——骨頭並沒有受傷，因為他還能動手。看護瑪路司亞是個胖壯紅腮的女孩，戴着兩重頭巾，將傷上了綑帶。

裘瑪克那一天有毀兩輛坦克的功勞。一輛是他自己打毀的，另一輛屬於一個有雀斑的探兵，我們為他曾經吵過嘴的。

我問他爲什麼沒有報告。

「有什麼可以報告的？」

「報告今天。報告你的損失。在軍隊裏戰後報告是照例的事。」

裘瑪克緩緩的轉過身去。我看不到他的臉。他的順着脊梁骨有深紋的背出汗發着光。

「麻煩太多——你自己全看到了，太陽十分明亮，至於損失，我失了水手，這就完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不過不在這里說。出去一會工夫。」

「外面有子彈。也許陣亡的。」

我容忍着，向入口移動。他跟隨着。

將肩頭靠着門柱，他咀嚼一隻紙煙。

「你知道什麼，中尉同志？我們維持和好罷。莫要動探兵們，我起誓那樣會更好。……」

『更好或更壞——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你有多少人？』

『二十四。原來有，現在還有。至於探兵，我勸你。……』

『誰打壞的坦克？』

『無論是誰——有什麼關係？』

『你打壞的嗎？』

『是的，你高興說我，就是我罷。……無論怎樣，總不是你。……』

『告訴我，你是怎樣打壞它？』

『天哪，我想要睡覺了。戰後我們才談坦克。……』

『我勸你記住，我在代理營長。』

『我怎麼知道呢？』

『我在告訴你呀。』

『營長是克里山采夫。何況我只是附屬在團長和偵察隊軍官下面。』

『他們現在不在這裏，因此你附屬我。我是工程師和助理團長。』

裘瑪克從他的鋒利的眼角裏看看我。

「代替崔該金，是嗎？」

「是的，代替崔該金。」

中停。

「唔……平常我們和工兵是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還是那樣。」

「我也希望這樣。」

「打壞另外一輛坦克的人叫什麼名字？」

「科爾夫。」

「兵士？」

「兵士。」

「這是他打的第一輛坦克嗎？」

「不是，第四輛，頭三輛是在加司托爾那亞附近打的。」

「得了勳章嗎？」

「沒有。」

「爲什麼沒有？」

「只有鬼知道。我送上推舉的公事了。」

「一點鐘內再備一份給我。推舉他和其他的人。明白嗎？」

原是用最大約束繼續的談話，到這裏結束了。

「你允許我走嗎，工程師和副團長同志？」

我沒有說什麼，走下去了。我的全身疼痛，我的眼睛發燒——大概是因爲濃煙的緣故。

我寫完我的報告。法白爾坐在我旁邊，頭放在胳膊上面。他原是跑下去一會去拿點煙草，報告損失，便嘴裏含着一隻燒了一半的紙煙，伏在開着的煙草盒上睡着了。有人在一個角落裏安靜的談話，一面吸着紙煙，我只能聽到不連接的斷句：

「我的動不了啦，不得不用腳將它踢開。我轉身向派夫蘭科要子彈，他險靠地

躺在那里，一種灰白色的東西向外流。……

突然伊戈爾在我面前出現了，歡笑着。他的鬍鬚不是又小又黑，却像打坦克的人那樣長，在兩嘴角翹起來。我問他是怎麼來的，但是他說什麼，只是笑，他的胸部有一隻藍色的鷹，爪裏抓着婦人，就在他的外衣上面，鷹瞪起眼，也在笑着。我一定要使它不笑，要將它從外衣上撕下來，我伸出手，但是有人摸摸我的肩膀，搖動我。

『中尉……中尉……』

我睜開眼睛。

一副沒有刮的臉面……冷淡的灰色眼睛……瘦骨的直鼻子……頭髮在帽下向後梳……普遍的疲倦的臉面，眼睛有點太冷淡。

『醒來罷，中尉，你的頭髮要燒了。』

有燈心的襪子就在我跟前，冒着煙令人受不住。

『你要作什麼？』

灰眼睛的人把帽子去下，放在桌上靠我身旁。

「我的名字叫阿布羅西莫夫。我是團參謀長。」

我站起來。

「坐下，」他說。「你是柯然契夫中尉罷？代替崔該金的新工程師——我從你的報告知道的。」

「是的。」

他用手在臉上和眼上摸一摸，對着冒煙的火燭看了幾分鐘，並沒有眯眼睛。我覺得他和我同樣疲倦得要死。

我全盤報告了一下，他不打斷我的話，注意的聽着，一面用指甲在桌上畫線條。

「那麼彼得羅夫陣亡了？」

「是的。大概是狙擊兵射擊的。直打中了前額。」

「嗯……」他咬他的上唇。

「一般的說起來，死傷是頗重的。二十五個人陣亡了，約有五十人受了傷。一架機關槍壞掉了——中了彈片。」

「你的左右是什麼人？」

「我們團的第二營在左邊，右邊……」

我思想——法白爾曾經告訴我過，不過被我忘記了。

「左邊是四十五營，上尉同志，」裘瑪克插嘴說——他站在我旁邊，兩手放在口袋裏。「他們有一個人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取了聯絡。……」

「四十五，」阿布羅西莫夫思索的說，於是站起身，一面扣着棉上衣的釦子。

「唔，柯然契夫……防守，以後……以後你要得指揮這一營。」

他定睛看着我，一面仍然在扣釦子。釦子太大了，不容易進卸眼。

「克里山采夫——營長——陣亡了。炸彈。直接炸中的。你不得暫時指揮。

沒有辦法。……」

他向裘瑪克轉過身。

「化學員損失了一條腿。他過河回去了。那我們走罷，工程師，或者倒不如稱營長罷。」

只在我們走出去的時候，我才看到屋角裏面有兩個傳令人，帽上有從肉罐頭上剪下來的金星。

我們爬臺階到了出口。我認識門口站崗的士兵，他名叫加拉賓，腮上有塊大痣，是射擊的好手。我看見他打中了四個德寇。他是從科司特羅瑪來的，他的妻子正要生孩子。

外面是涼爽的，我使肺部充滿新鮮空氣。天空清明，滿是星辰，大熊懸在瑪瑪葉夫庫爾干上面。一架飛機正在頭上，似乎懸在一個地方不動。以後它向瑪瑪葉夫庫爾干飛去了。照明彈在右手射上去，大概是在紅色十月工廠上面——一共約有十個，爆炸成金色的雨。完全靜默，沒有槍聲。

我們順着戰壕走。人縮成一團穿着大衣站着，來福槍放在胸牆上面。轟炸機在瑪瑪葉夫庫爾干那面什麼地方——我可以看到閃光。德國的探照燈射着天空。打毀

的坦克——我們那一天打毀了三輛——還在燃燒着，風將污濁的煙吹進我們的戰壕。

在我們左翼一堵牆的破口處，我和上尉告了別。這以後就來了第二營。

「唔，睜着眼睛哪，營長。明天戰事會激烈的。……我們要送子彈來的，明天早晨就到這裡了。有這些可以好些了。」

他和傳令人一陣向一所半毀的建築走去了，那是我們隣人的司令部。有一會我可以見到他們在鐵堆上跳，以後他們便不見了。

將兩肘放在胸牆上面，我向德寇那面看望。那邊一切都是安靜的，黑暗的。在一個地方有微微的火星時明時滅——粗心的哨兵在吸煙。要不然，或者是什麼東西在悶燃罷。……

多麼安靜呵。……

明天戰事又要激烈……飛機，叫聲，鬧聲，噼噼啪啪。……

不管怎樣，今天我們總算把他們抵住了，只在一個地方，在右翼法白爾那一段

德寇使我們後退了一點。四十米突。我要得派那個鈎形鼻子的中尉帶了他的一排人到那里去——他叫什麼名字哩，拉莫夫嗎？似乎是一個善戰的人。……他今天那樣打法我是歡喜的。早晨三點——我們要進攻。……

小屋那里有另外一個站崗的兵——是個矮小的人，地單拖到地上。我不知道他是誰。

打電話的人在電話筒裏漫罵。

『大理石！我是花崗石。聽到了嗎？大理石，大理石，大理石！老母狗過的，又出去吸煙去了。大理石，大理石！』

一堆草在一角裏發黃。當然瓦列加在照料我。我倒下去。有兩點鐘，整整兩點鐘睡覺。像死人一樣睡覺。

『兩點鐘叫醒我。瓦列加……或者過一刻。……』

我沒有聽到答話，我沉陷到一種柔軟的，發着溫暖的動物味的東西裏面去，立刻睡着了。

（第一部完）

第
二
部

第二部

我一生不記得有這樣的秋季。九月過去，天空清明碧藍，像五月一樣溫暖，有令人愉快的朝陽，和夢幻的，紫羅蘭色的落日。早晨魚在窩瓦河跳躍，越來越大的圈子在鏡子似的水面上擴張。遲暮的鶴從天空飛過，一面飛一面叫着。在河的左岸，叢葉的綠色先變成金黃，以後又變成淺深不同的紅色和橙色了。黎明時，在我們的第一次的密集礮火之前，這些顏色像水彩一樣鮮嫩，籠罩在透明的霧中，沉靜，廣闊，不受攪擾，遠處的森林朦朧似帶，微微的可以看到。

緩緩的，不情願的，霧漸漸升上去。一條涼爽的，乳似的披肩雲會在河上再籠罩一會，以後便消融在清早的空氣中了。

在最初的陽光還沒有露出的很早以前，就會發出第一次長射程的大礮，回響滾滾的

傳過沉睡的河。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礮，直到最後一切都消融在早晨密集礮火的莊嚴巨響中了。

白天這樣開始了。接着是……

正到七點，高到眼睛幾乎都看不出，第一架敵人偵察機從頭上飛過。盤旋着，盤旋着，在它轉方向的時候，駕駛室的玻璃在清早的陽光中閃着光。飛機用特殊的，熟悉的聲音吼叫，以後像古怪的兩尾魚一樣，它在自己的白煙線後從西方飛回去了。

這是序曲。

以後便是「歌人」或「音樂家」來了——我們給它們起了這樣外號，德國人却叫它們（Stuka）（譯註）——好像是紅鼻子的鳥，爪向下去抓它們要獵取的東西。成爲Z形的鍾斜側着，它們在炸成毬球的高射礮彈中，從黃金色的秋季天空中飛過。

揉着眼睛，因爲早晨初吸的紙煙咳嗽着，我們從地洞裏爬出來，眯縫着眼睛，看那最初的十架飛機怎樣飛——這決定我們一天的命運。憑了這個我們可以判定：德寇那一

譯註：單翼低空急降小型轟炸機。

天計畫炸的是那一個方場，那裏的地會像膠醬一樣脹起動搖，太陽會被煙和灰蒙蔽住，那一段的人會終夜掘出死人，再將他們埋起來，修理壞了的機關槍和大礮，並掘新的避彈壕和地洞來代替炸毀的那些。

一串飛機從我們頭上飛過去的時候，我們便寬慰的嘆口氣，扔開襯衣洗澡，彼此用錫器在身上澆水。但是在領首的飛機沒有到我們這里便轉翼的時候，我們便擠進我們的避彈壕，咒罵着，看看錶——基督呵，天黑前還有整整十四個鐘頭！——于是斜眼看着，我們便數那吼着向我們落下來的炸彈。我們知道每架「歌人」肚下帶着十一到十八個炸彈，知道它並不一次扔完，却要飛來兩三次，根據心理學將炸彈分配好，最後一次號角會凶猛的銳叫，但是飛機只丟一個炸彈，或者竟連一個也不丟，只是飛去前對我們揮揮拳頭罷了。

這樣繼續一整天，直到太陽在瑪瑪葉夫庫爾干後面落下去。不是炸我們，就是炸我們的隣人。不是炸我們的隣人，就是炸我們。假如不炸我們，他們便要進攻。假如不進攻，他們便要炸。

時時有楊克式和海恩克爾式重轟炸機飛過。我們從機翼和引擎認識它們。海恩克爾式是圓翼，楊克式却是方的，引擎和機架成爲一線，像一把梳子。它們飛得高，成爲楔形，它們懶洋洋的這里那里的丟下淺色的重炸彈，連急降都不屑。這是我們厭惡楊克式重轟炸機的原因——你絕不知道它們的炸彈會落到什麼地方。它們總從使人目盲的太陽那方向飛來。

整天裏米塞式飛機在空中吼，兩架兩架的在河岸上飛來飛去，大礮噴着火。有時候它們丟下四個小小的，目標很準的炸彈——一個翼下兩個，或者丟下一個雪茄似的長盒，裏面裝着攻打步兵的手榴彈。手榴彈四散，盒子却在半空中翻來轉去。以後我們用它來洗衣服，兩半可以成爲很好的洗衣桶。

直到我們的頸子都發疼了向上凝視着，我們看望空戰。我從來辨別不清楚那些是我們的飛機，那些是德國的，它們高高的在空中發瘋的旋轉，只是小小的點，人怎麼能夠分開它們呢？但是瓦列加總分得開，他從沒有錯過一次——他有獵人的眼睛，怎樣高都可以分辨出來。

極好的天氣繼續着，一天好似一天——藍色無雲的天空，是真正的夏季。但只有雲，但只有時下下雨也罷了。我們憎惡這些晴朗的日子，憎惡發亮發藍的空間。我們夢想着泥霧雨和灰色的秋季的天空。但是整個九月和十月裏，只有一次我們看到了一片雲。大家對它大發議論，有人豎起濕的指頭，盡力推測雲向那方面飄浮，但是這該死的東西却飄到一旁去了，第二天仍然晴朗，充滿了飛機的吼聲。

只有一次，在十月初，德寇給了我們兩天休息——他們一定在修理他們的裝備。除了米塞式飛機之外沒有飛機。有這種情形的時候，人人都在桶裏洗澡並換衣服。以後一切又重新演過。

德寇極力想打倒窩瓦河。他們醉酒並像惡魔，帽子推到腦後，袖子也捲起來了。人們說我們的對面有希特勒的衛隊——海盜隊或死頭隊，或者更壞的東西。他們像魔鬼一樣叫喊，用自動輕機關鎗噴射我們，後退，又向前來。有兩次他們幾乎將我們從米提茲工廠趕走，但是他們的坦克陷在工廠周圍的廢鐵中了，這救了我們。

這樣繼續着——鬼知道有好久——五天，六天，七天，也許是八天。

于是突然的——沉默。他們向我們的右翼進攻，從空中和地上攻打紅色十月工廠。我們將頭伸出到避彈壕的邊上觀看這一切。碎片橫飛，這些碎片是十噸的鐵角錐，鐵梁，旋盤，機器，和蒸鍋。三天裏橙黃色的煙雲就籠罩在工廠上面沒有升起來。當一陣風從北方吹來，將煙雲吹到我們上面的時候，我們就使士兵們從地窖出來，因為這時德寇的前線看不到了，那些老母狗的兒子也許想到在煙的掩護之下來進攻我們。

但是一般的說起來，情形是平靜的，只有白礮和我們對岸的礮開着火。我們坐在地洞裏吸煙，罵德寇，罵飛機和它的發明人——「把拉乙忒兄弟放到隔壁的避彈壕裏，看他們會唱怎樣的歌」——我們也盡力推測紅色十月工廠的最後煙筒什麼時候會倒掉。兩天前有六個，昨天三個，這時只剩下一個了——打成篩眼，頂子掉了，但還昂然的聳立着。

九月這樣過去。

十月來到了。

『大理石』打電話給我到『三十一』。團長鮑洛丁少校，我還沒有見過他，他在司令部，在河岸上。他上岸時一槍打壞了他的脚，他還沒有到前線呢。關於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有深沉的，殷殷雷鳴似的聲音，而且爲了某種緣故，稱德寇爲「土耳其人」。『堅守，柯然契夫，堅守，』他從電話裏大聲叫，『莫要讓那些土耳其人得到工廠，你們加油，莫要放手，』我們加油了，支持着，支持着，支持着。有時候我自己也說不清爲什麼我還能支持着——我的人數天天減少。

但是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安靜到第三天了，休息着。我們夜間甚至脫去靴子。……但是這能夠繼續多久呢？

猜測有什麼用處？我帶了瓦列加到河岸去。

少校在透風的小地洞裏躺着，洞只有雞圈大小。他是一個仁慈的長者，灰白鬚鬚，有作父親的神氣。是一種愛兒童也爲兒童所愛的人，是一種會停下和兒童遊戲，並使他

們坐在膝上的人。

他穿一隻長統靴，一隻套鞋，坐在那里喝茶並吃麵包和大蒜。他發出隆隆的聲音，清清喉嚨，注意的聽我所要說的一切話，一面大聲的從一個大花碗裏飲茶。他用未傷的腿把一張椅子拉近一些，並伸出他的柔軟的大手。

『原來你像這個樣子，』他說。『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原想你是高身材，老虎狗的脸面，寬大的肩頭。』他的聲音不像在電話裏那樣深沉顫動。『喝點茶嗎？』

我接受了——我好久都沒有喝過真正的茶了。

一個勤務兵拿來一把茶壺和一個杯子——和少校的一樣明亮，一樣大。他用小刀切下一片檸檬——我的嘴流口水了。少校眯睇眯睇他的深陷的小眼睛。

『看看我們怎樣生活法。不像你們在前線那樣。在這裡還有檸檬呢。』

我們默默的喝了一會茶，一面將糖塊咬碎。于是少校將他的杯子倒扣起來，將剩下的小小一塊糖放在杯底上，用真正農民的態度表示他已經喝夠了，以後走到一邊，細心的清除桌上的麵包屑。

「唔，你那方面的情形怎麼樣，營長？」

「不算很壞，少校同志，現時我們還在支持着。……」

「現時？」

「現時。」

「你以為「現時」會繼續到好久？」

在他的聲音裏有種新的音調，不是那樣像父親似的了。

「我想有人有火藥的時候，我們就一直可以支持。」

「「想。」「現時」……不能用這種字眼。不是軍隊裏用的。……你知道想了很多的

鳥發生怎樣事情嗎？」

「火雞頸上遭了屠刀？」

「是呀，火雞，」他的眼角一縐發出了微笑。「吸煙嗎？吸一隻。衛兵牌的！」

他將桌上放的一包煙向我推過來，並看上面的畫。在紅顏色印的煙名下，跑着戴鋼盔的紅色兵士，後面是紅色的坦克，頭上是紅色的飛機。

「唔，你們怎樣，你們模仿這個例子嗎？你們可進攻沒有？」

「我們守比攻多，少校同志。」

少校微笑了，於是突然變得很爲鄭重，他的柔軟的，有些鬆弛的嘴唇成爲一條堅硬的直線

「你有多少人？」

「三十六個。」

「作戰的人？」

「是的，另外我有電話員，勤務，岸上的輜重隊，還有六個人和馬匹在對岸。合計起來，五十人。還有白礮的礮手。總共有七十人。」

「三十六和七十。有趣。一半一半。這，不怎麼好呢。」

「我同意這不怎麼好。我想將那六個人帶過來，馬匹交給野戰醫院，但是你的助手不准——說他們要得去弄馬料。」

少校咬他的煙斗嘴。它是大的，彎曲的，咬過很久的了。

「你的職業是工程師能？」

「是建築師。」

「建築師……宮殿，博物館，劇場……是這樣嗎？」

「是的。」

「唔，你可以給我蓋一所宮殿。我們的工兵里沙果爾……你還沒有遇見他能？我要介紹你的。……他爲我建了一所宮殿，但是裴乙科夫——指揮官——住了。我現在住在這個老鼠洞裏……每下來一個炸彈之後，都要從我的領子上把土搖動下去。」少校眼睛一縐又微笑了一下。「地雷和這類的東西，帶鉤刺的螺簧之類，你當然是懂得的了？」

「是的，懂得。」

「一會兒我們就要處理這些事。營長們就要來了，我們要談一談。先吸一隻紙煙，」他把煙包向我推。「我已經請派一個營長來代替你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派人來。」

沒有工程師，就和沒有右手一樣。里沙果爾是一個好人，但是一到藍色照相和圖樣，可

就不中用了。……你知道，有這樣人的。」

一顆炸彈在什麼地方爆炸了。我們聽不到聲音，但是我們的耳鼓上有種不愉快的重壓，燈光也一閃一閃的。

以後營長們和其他的指揮官們到了。

會議的時間並不長——只有差不多二十分鐘。鮑洛丁說話，我們聽着，一面看着地圖。

原來我們這一師所守的一段最大——約有一公里半寬。我們的左邊是緊靠河岸一條，是路狄姆契夫的第十三師衛兵。它幾乎伸張到城區了，一條蜿蜒的窄帶一直達到碼頭，沒有一處寬過二百米突。右邊是衛兵三十九和四十五團。他們現在是被攻最厲害的。紅色的前線順着那片白色工廠區前去。右邊還有兩三師人，以後——便完了。……河岸上留下來的只有這些了。……五六公里長，一公里半寬——最寬的不過一公里半。在城中心區——是德寇。地圖上沒有畫出牽引機工廠，但是他們說另有一師人攻到那里去了，顯然是戈羅丕夫的。

九十二旅那夜要過河。他們已經在史達林格勒打過了，經過十天的改編再過去。他們要到我們和路狄姆契夫的衛兵之間的一段去。我們要得向左撤退一點。這是不怎麼壞的。

但是我要得離開米提茲工廠，第三營接防那里。我要守的是米提茲和瑪瑪葉夫庫爾干上S形山谷東端之間的一段，在全部中是最糟的。平的，沒有戰壕。四面來路都在礮火之下。白天裏談不到和河岸聯絡。在我的舊地方，來路也是在礮火之下的，但是有很多戰壕，各種的水池和建築。這使交通比較容易。

是的，第一營營長康第第是幸運的，接收的一切都是齊備的，有條有理。……但是我呢……鬼知道我會在那里去找到地方安設司令部。有深地窖的漂亮小白屋是沒有的。

少校緩緩的，沉着的說話，幾乎有喃喃不平的樣子，嘴裏總啣着煙斗，指甲剪得短短的大拇指在地圖上動着。

「工作簡單——掘地，安下帶鈎刺的鐵絲，並且堅守。一月，兩月，三月——直到

再有命令。明白嗎？我們力量不夠佔領全瑪葉夫，但是我們現在有的，一定不能放棄。」

少校從地圖上抬起頭來，將深陷的小眼睛轉到我身上。

「你的工作是最艱苦的，柯然契夫。高地的基脚是在你手裏的。在那一邊是四十五團。這是德寇要盡力打穿過來的地方，這樣可以截斷我們的第一營，同時截斷四十五團的兩營人。他們又已經到了瑪瑪葉夫上面了。還有一件事——你不會再得到人了，你只能指望你已經有的人。只有增援的人來補補缺。諸位，幹去罷。……」

他從嘴裏拿出煙斗，在地上吐唾沫，又用靴子將唾沫踏塗去。

「你剩下幾個久經戰事的人，柯然契夫？」

「十五個，再沒有了。有十個是水手。」

「不算很壞。西尼岑和康第第還沒有那麼多人。這些是你們的骨架子。記住，一個都不要無用的犧牲他們。有鏟子嗎？」

「我們的情形不好，師在改編後離開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工程的用具。他們路上從

村莊裏得到的都生了鏽，沒有什麼大用處——用頭一次就壞了，鶴嘴鋤連一個也沒有。天天我們期待着工具，但是不知停滯在河那岸的什麼地方了，我們就只用在廢墟裏找到的舊東西。」

「趕緊先掘戰壕。在得到工兵的工具之前，你只好用步兵的掘壕具了——別的再沒有辦法。西尼岑，若是我記得不錯，你得的工具比別人多，你那一段防地也較為容易。分給柯然契夫一半。支持下去。」

他站起來，表示沒有什麼事情使我們逗留了。實際上我們已經使這地方滿是煙了。

三

太陽迷人眼睛。河岸像螞蟻堆一樣忙亂。士兵們拖東西，掘地，建築。緊靠着陡坡的野地廚房在冒着煙，洗的東西在外面晒着——什麼人的襯衣和短袴。堆積如山的銅礮彈在太陽裏閃光——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有藍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銅帽子。有子彈箱。袋子。更多的子彈箱。一隻沒有了筒的壞槍。一座打毀了的卡提玉沙式礮。

一具發脹的馬尸後面一條腿炸掉了，成羣的蒼蠅圍着它嗡嗡叫。

左手有一隻半沉的駁船，只有船肋材還可以看到。船身被鋸作柴火燒了。有四個人像抱窠鷄一樣高高的蹲在船肋上面洗襯衣，叫嚷着，濺着水，背是溼的，發着亮。

天空明朗碧藍，沒有一片雲。一座有綠圓頂的雪白的教堂，在對岸從黃金色的秋季叢葉中向外窺望。也有成羣的人在太陽晒白的沙上匆忙的急走和爬來爬去。時時有白礮彈默默的爆炸，像緩緩開的花作成的花環一樣落下來。聲音以後才傳到。人分散開了，幾分鐘後又到處爬和匆匆急跑。

一隻像水甲虫一樣的小船靠着岸邊幌動。水流是急的，把它冲到右邊去了。船槳一再的迅速起落。

「他們一會就要開礮，」里沙果爾說，一面從口袋裏掏出牙粉盒，替自己捲了一隻紙煙。兩分鐘的時間內河裏跳起一股白水，像間斷噴水的溫泉一樣。

「糊塗虫，他們一直划過河，」里沙果爾又說，一面舐着紙煙。「他們只足以使自已精疲力竭，使德寇更容易打。他們應當順流走，使德寇不斷變動射程。」

「假如他們順流走，他們會發現直接把自己送到德寇手裏，」有人在我身後說。工兵們也在倚靠着鎗子，看着着小船。

噴水增長了。船槳不疲倦的擺動着。

「不高明的礮手，」我身旁一個消瘦的，窄胸膛的兵士說。「昨天他們使三隻船變成了一堆火柴木。」

「昨天的船要大五倍，」有人用緩慢粗啞的低音回答。「船又裝得那麼重，就不能活動了。」

一顆臼礮彈就在船旁邊爆炸了。船被顛簸，槳停了幾秒鐘。划槳的人一定彎下身去了。

「那不是我們的船嗎？是科羅白科夫的嗎？兩點鐘以前派出去的。」

「也許是我們的……你那里說得清。我們的船也有四個槳。」

「科羅白科夫的船在岸上乾了一點鐘。而且科羅白科夫的並不是單桅帆船，却是一隻平底船。……你真是高明的水手。」

「機關槍要開始了，」里沙果爾安安靜靜的說，一面吸着煙，吐着煙環。「掃射倒他們，像喝一杯水一樣容易。」

幾乎立刻就就有許多小股的水在船周圍噴射起來，各股稠密到分不開了。人人都沉默了。槳不再動了。

「豬東西，」有人在我身後叫。「他們要把船沉了的。……」岸上和我們周圍的人幾乎都在看望船隻。槳又開始動了。但不是四隻，却只有兩隻了。顯然有人陣亡或受傷了。

小船到了河中心，正和我們對面。白礮又開始了。

「再有五十米突，德寇就看不到他們了。……」

「加油，諸位！」

礮彈在四周爆炸。想不到船仍然還能完整。它固然顛簸來顛簸去，但是不一會就過了噴泉了。

有人在我們的岸上盡力高聲叫：

「前進，前進，前進……」並揮動帽子。

突然像得了命令一樣，噴泉沒有了。還有兩三顆礮彈打到水裏，但是船已經走遠了。人散了，寬心的詛咒着。

里沙果爾將紙煙頭扔掉了。

「他們原來這樣運過來我們的食物和火藥。你看到了嗎？」

爲整個右岸只有一個渡口——六十二——兩隻汽船和拖船。夜間他們最多能夠渡六次，或者特別努力，渡到七次，這對河上八到十師的人能算什麼呢——只是大洋中的一滴罷了。……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他們自己把給養運過河去。

「我們的團有了整整的船隊，」里沙果爾說。「五隻單桅船，三隻平底船，和一隻浮橋船。一共有十五隻，但是有些隻現在不能用了。舊了。漏水。碎片打出了篩眼。浮橋船像一面篩子。我總有三隻船要修補。」

四

夜間我們到新陣地去。我在忙着要在中夜以前到達那里，那時候月亮便會出來了，但是德寇對兩座小屋放了火，我的整段地方像白天一樣明亮。這使得換防幾乎拖了一整天。橋下一架機關槍幾乎不間斷的射擊。我看出這架機關槍使我頗難應付，它打到我的全部道路。要到早晨時，另外一架機關槍開起來了。我們沒有東西回手——我們的火藥勉強可以支持一天。所以我盡力設法前進，用連的白礮掩護我的人。八二白礮沒有礮彈。我向我們的團礮隊請求幫助，但是他們一定也缺少火藥——他們通共一夜只開了三次火。

這一段是很糟糕的，一條鐵路的高堤把它切成兩半，堤蜿蜒繞着瑪瑪葉夫庫爾干的脚，上面有貨車站立着。除了山谷的上部之外，從左翼幾乎看不到右翼。沒有戰壕。我們要來接防的第一營在低下的地方，在礮彈洞裏總算掘了一點壕，用周圍的廢鐵片遮掩住自己。在堤的另一面，順着山谷有種戰壕，但是交通壕却連一點影子也沒有。這和米提茲的情形是很不同的。在那里我幾乎可以不彎腰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

對於普通的一營人，這段地方並不算大——約有六百米突——但是我只有三十六個

人。我開始時有四百人，現在只有三十六了。那該死的堤又將這段地方切成不平均的兩部份——庫爾干上的右翼比左翼長一倍。但是我有兩個十八人的連——實際是兩組。加上兩個連長，三個排長。我還沒有計算機關槍手和臼礮礮手。沒有任何交通壕，來試驗他們，指揮他們。在白天裏，每個人變成一個戰鬥的單位，和其他一切人完全隔開。全部地方都在德寇的礮程之內。

我在尋找地方設司令部，即使是暫時的也罷，以便架設電話。只有廢墟，燒掉的小屋，連地窖的影子也沒有。瓦列加解決了困難，他找到了一個遮掩得很好的管，在堤下面——加強的水門汀作的。但是已經被礮隊的人佔住了。我遇到一個態度凌人的瘦長的中尉，下頰上長一叢短髭，一根是一根的沒有關係。

『你不能進來，這就完了。……我們有五個人在這裏，你却要擠進來一整個司令部。』

但是我無心從事外交的交涉。我下命令架設電話，並且告訴居長的副官作報告。

『我們停留在這裏，這就完了。……不到我下命令，不要移動。』

電話員只要這就夠了。打開電線，他們就在石地上停留下來，並開始叫要他們的「勿忘我，」和「鬱金香。」

居長的副官哈爾拉毛夫是個近視的人，他總將一切東西放錯地方，自然會丟掉他的最重要的摺夾，他在那里胡忙一陣，弄到我們脚下，就誤人人的事。

「我一定把它拉在舊司令部了，」他低聲喃喃的說，迷亂的向四周看着。

這個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是忘東西，真是令人吃驚。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失去了一件大衣，三個鋼盔，和他自己的背袋，鉛筆和鋼筆就不用說了。

五點鐘的時候，連長們到了。

「唔，情形怎麼樣？」我問。

在彼得羅夫陣亡後指揮第二連的加腦禾夫聳聳他的寬廣的肩頭。

「目前穩住了。機關槍都滿好，但是人……我們要設法應付過白天，天已經漸漸亮了，到夜裏我們要用鏟子忙碌了。……在這樣的戰壕裏支持不久。」

加腦禾夫聲音深沉，聽來有些含糊。他說話的態度遲疑——或者他在選擇字眼。一

般的說起來，我歡喜他。

他十天前來的——高身材，笨拙，灰眼睛，濃眉毛在鼻梁上面相接，肩頭背着一個提包。他費了點事才從低矮的門道進來。

我們正在吃午飯——去水的土豆作的湯和一些乾麵包。他不吃飯，却要喝水，頂高興的喝了幾乎水桶大小的一罐水，於是擦擦嘴唇，微笑了。

『我猜想，我一定把你的存水全喝掉了。……』以後他問他的連在什麼地方。

『坐下先歇一會。』

他又幾乎抱歉的微笑了，並用手掌擦乾他的濕的前額，帽子在額上留下一道紅印。

『在醫院裏休息了一整月。我甚至增加了三公斤。但是我離開時，他們連一點煙草也不給我，你知道這有怎樣的意義。……』

我把我的煙口袋遞給他，他爲自己捲了一隻粗大的紙煙，默默的吸起來。

我問他平常的問題，他在一角坐在他的提包上面，安靜簡短的回答我。以後他站起來，找地方扔去他的紙煙頭，沒有找到煙灰碟，他便從門道將它扔出去。

「唔？誰替我指路呢？」

晚間我收到寫得整潔的報告，有對每架機關槍射擊的指示，和敵人射擊點的圖略。第二天他奪回德寇佔領的一段戰壕，只損失了一個人。晚間我到他的地洞去時，我看出它很不像在前線——整齊乾淨，一個架子上還有鏡子，刮臉具和一把牙刷。他自己坐在那里，膝上舖開練習簿在寫東西。

「給家裏寫信嗎？」

「不……只是……沒有很多東西……」他窘了的樣子說，一面想站起來，頭往下一低，肩頭碰到天花板，匆匆的將練習簿塞進口袋裏去。

「是詩，我料想，」我自己心裏想，並不再問他了。

那天夜裏他的連從德寇奪來一架機關槍和六箱火藥。士兵們說是他去奪的機關槍，但是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只微笑，並避免着我的眼睛，說道，那只是胡縐，他絕不作那樣的，而且連長們是出去奪機關槍的。

現在他站在我前面，沒有刮臉，微微的彎着腰，我很知道他最想作的事，正像我一

樣，是睡覺。但是第一他要草擬防守的計畫，舌尖從齒縫裏伸出來坐着，不然便是出去看看士兵們的晚飯是否開來了。

第五連的法白爾坐在子彈箱的角上，疲倦，和平常一樣漠不關心，心神散漫，固定的凝視一點，厚的眼鏡閃着光。他的眼睛因為缺乏睡眠發腫，他的一向消瘦的面頰現在完全沉陷下去了。

這些時間內我從沒有能夠使他表露自己。彷彿世間沒有什麼事情引起他的興趣。他的眼睛極端近視，身材高，圓肩頭，一肩比另外一肩高，臉上有不健康的蒼白色。他不大和任何人談話。戰前他是莫斯科大學數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我從他的證件知道，因為他是從不談起的。一般的說起來，他從來不談任何事情。

好幾次我盡力引他談過去，現在，和將來，並且刺激他，想喚醒一些回憶。他幾乎默然的聽着，只偶然插進個把字，但再不更多說了。一切事都彷彿從他旁邊過去，他並不受感動。我從來沒有看他微笑過，我甚至連他的牙齒像什麼樣子也沒有看到過。

好奇心像恐懼心一樣，似乎在他心裏萎縮了。我們還在米提茲工廠的時候，有一次

我在一條戰壕裏遇到他。他站在那里，短大衣只到膝部，靠着胸牆，背對着敵人，不經心的用靴子搔着戰壕崩土的那一面。兩三顆子彈很近的掠過，以後一顆白砲彈爆炸了。他就在那里一動不動，搔着土。

「你在這里作什麼，法白爾？」

他緩緩的，幾乎不情願的轉過身，他的睫毛沒有色彩，眼皮沉重微腫的眼睛詢問的
看着我。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作。……」

「若是在這跟前站着，德寇一會就會打死你。」

「可能的……」他安靜的表示同意，蹲坐下去了。

說他不整潔是不容易的——他總刮臉，他的領子總乾淨，但這大概是因爲習慣或訓練的關係，因爲他完全不注重外表。他的外套要小兩號，後面的帶子都到肩胛骨了，他的脚用破布裹着，帽頂露了線，也不戴領章。

有一次我對他說：「爲什麼你不縫上領章，法白爾？」

他顯出平常的驚訝看着我。

「使我更有權威嗎？」

「戴領章是軍隊的規矩。」

他默默的站起身來，離開了。第二天我看到他外套的領子上用白線歪歪扭扭的釘了兩個領章。

「你的勤務不很好，法白爾，他把你的領章釘得真糟糕。」

「我沒有勤務。我自己縫上的。」

「爲什麼你沒有呢？」

「一連沒有一百五十人，只有十八個人了。」

「讓一個人在閑的時候作你的勤務。」

「這不是並不必要的奢侈嗎？」

「並不是不必要，也不是奢侈。你是連長呀。」

他沒有辯論。一般的說起來，他從不辯論，也從不生氣，但是我很知道，就是在這

以後，他也還是沒有勤務。

他是一個古怪人。我和他在一塊的時候，總覺得一種緊張，爲了這個緣故，我從來不使他在 myself 旁。得到你的命令並再會——執行命令。默默的，心不在焉的，他聽着命令，向旁邊看着，點點頭或說聲：『我盡力作，』便走了。這時他淡漠的坐在那里，彎着腰，多骨的白手從太短的袖子裏突出來，敲着桌子。

『記住了，法白爾，』我告訴他說，『你的那段防地是糟糕的。莫要指望從砲隊得到多大幫助。一切都靠機關槍。莫要試驗直接正面射擊，那樣你只得開闢罷了。』

他默默的點點頭，仍然用他的長手指單調的敲着桌子。

從裂縫裏我可以看到天完全亮了。我打發連長們走開，向總司令部要了電話報告說，換防已經完畢了，我就派人送報告書來。

五

晚間我把不在戰線上的人都派去運地雷。幸好我有一輛二輪運貨車，在黑暗中它幾

乎可以把地雷運到堤跟前來。當然是危險的，不過還可以作。從那里搬運它們，便不算怎樣爲難了。

到十點的時候，我有約三百個地雷堆在管子跟前。這時候工兵到了，三個士兵，一個軍曹，就是那位長鬍鬚的加爾苦沙。他們在一角裏坐下嗑葵花子，偶然彼此說一兩句話。看起來他們十分疲倦了。

『整天在地道裏掘，明天再回去。我們的脊梁和胳膊都麻木了。』

加爾苦沙伸出他的手來——硬硬的，像角樣，彷彿滿是僵皮。

士兵們默默的嗑他們的葵花子，認真的集中注意，向前面凝視着。

第四連報告他們有一百個地雷的時候，加爾苦沙站起來，將膝上的殼子搖去。

『唔，怎麼樣？在月亮出來前走罷。誰給我們領路？』

緊把在矮叢和刺人的乾草上面，我們直走到前線。兩和三米突的避彈狹壕正橫在斜坡中間。

我立刻下令使士兵們向上來，在那裏掘壕。這些狹壕是一文不值的。讓兩三個人

停在這裏守衛。

喘着氣，低聲咒罵着，士兵們向上爬，拖着鏟子，袋子，和大衣。沒有月亮是很好的，不然人會損失一半。

我再向下去。坡是陡的，地是硬的，已經開始凍的土在腳下滑溜溜的。每個工兵在袋子裏拖二十個地雷。時時有德寇的機關槍射擊——是山谷頂上的那一架。但是子彈飛得高，在我們的頭上散降。是爆炸的子彈。

我們從泥裏拖曳前進——顯然是一條溪流，因為好久都沒有下雨了。它在腳下潺潺的流。以後有火箭上射，我們便臉朝下沒入冷的溼泥裏面。從肘後用眼角向外窺視，我看着我令人目盲的，發顫的星羣從天鵝絨的天空中飛過去。

「唔，落到什麼地方呢？」

肩頭靠着我，軍曹直對着我的耳朵呼吸。在火箭的明亮之後，顯得極度黑暗。我連他的臉也看不到，只覺到他的溫暖的呼吸，帶着葵花子味。

「下一顆火箭一上來的時候，你看你的左邊……」我的聲音因為緊張顫抖着。「你

可以看到一輛鐵坦克。……從那裏開始……向右五十米突……分三排——棋盤式的……我們同意。……」

我說清這些話頗費困難，彷彿我是一個字一個字硬擠出來的。

加爾苦沙沒有答話，却爬到一旁去了。我可以聽到他，但是看不到什麼。一分鐘內我又覺到他的呼吸吹到我的臉上了。

「中尉同志……」

「唔？」

「我要向上去一點，不然水凍了，就……」

另有一個火箭。加爾苦沙就撲倒在我的身上。我的臉被擠到地上，我把持住呼吸。嘴鼻和耳朵裏都滿是水和泥。以後火箭熄滅了。我抬起頭來說：

「很好。」

關於佈置地雷的地方，我已經安心了。

我用袖子擦擦臉。

工兵的工作是險惡的。黑暗、泥、德寇在三十步之外，自己的人在上方的什麼地方。……爲每個地雷要掘一個洞，要放進雷管——一種有簧的管，像釘一樣尖，有藥引——一切加以試驗，把地雷放進洞裏，蓋上土，遮掩起來。……這些時候全要聽着——德寇來了嗎？——並且在泥裏滾來滾去，每有火箭便寒慄。……

我可以聽到士兵們細心的從袋子裏拿出地雷。

他們應該在一點鐘內齊備。

在我呢，最好開始寫報告，並繪地雷的佈置圖，趁我的記憶還新鮮的時候，雖然每夜要寫，我已經厭倦了。一共三份，和一張畫着方位和習慣的記號，並無定式的圖——都要我自己用手作。

我爬上小山，有兩次幾乎失了脚。什麼東西也看不到。我的手全被刺抓傷了——大概是荆棘。

士兵們默默的掘土，我所能聽到的只是沉悶的鏟子聲。有人離我很近，在暗中看不到，正用粗啞的聲音咒罵石似的堅硬的地，聲音很低，像一匹頑固的馬。

『若是他們從營裏給我送來兩把鶴嘴鋤……把這叫作鏟子呀……只好用來切黃油。……』

鶴嘴鋤……鶴嘴鋤……鬼知道我能從什麼地方弄到……爲兩打鶴嘴鋤，什麼代價我不願意出！我覺得一生中再不會像渴望鶴嘴鋤一樣渴望什麼東西了。

剛過了中夜之後，橙似的月從窩瓦河那邊的什麼地方出現了。它在山谷的邊上窺視。半點鐘內便不能在那裏工作了。只有四個人，却有一百個地雷。

月亮不斷的上升，上升，先變成黃色，以後變成白色。它什麼都不管。它甚至比平常似乎動得更快了，彷彿它忙着要到什麼地方去，或出發遲了一樣。並且彷彿懷着惡意似的，德寇的方面是在陰影的地方，我們這方面却每分鐘越來越亮。……緩緩的，彷彿不情願似的，陰影的最後殘餘退去了，向山下爬，一個一個的把矮叢留下緊貼着谷底。

有人在找我。是年青的聲音，幾乎是孩子的聲音，裏面有變音。顯然是加滕禾夫的傳令人。

『中尉，營長，你看到他了嗎？』

「倒是那一個呀？有兩眼望遠鏡的那一個嗎？」有人聲從下面的什麼地方回答，大概是從避彈狹壕裏面。

「不，不是那一個。營長，戴藍色帽子的。」

「唉……戴藍色帽子的？……嗜，你要開頭就說，他戴藍色帽子……但是你却只說營長……誰能一天裏把軍官全記住？」

「唔，他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一個和藹的聲音回答。「他沒有到這邊來。對上帝忠實。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你這個可惡的傻子。……」

「也許菲山科知道。……菲山科，唉，菲山科。……」

我向人聲走去。從另外一個狹壕，菲山科用同樣緩慢和藹的聲音回答說，「有軍官來過，連長來了，告訴我要認真掘，不要只裝着掘。……誰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誰在找我？」

「是你嗎，中尉同志？」一個又小又瘦的人在我前面跳起來立正。

「是我。……莫要立正，躺下！」

那個人蹲下了。

「唔？什麼事？」

「司令部打電話要你立刻去。」

「要我？立刻？誰打電話？」

「我不知道。……那里有一位上校。」

「什麼上校？他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我簡直摸不着頭尾。

「他說立刻來，三分鐘以內到那里。……」

在到加腦禾夫的地窖之前，我碰到瓦列加。他在跑着，頭朝下，喘着氣。

「上校在等你。我想是師長。……有命令。……還有一個人和他在一塊。……哈爾

拉毛夫，中尉，他把那里事情完全弄亂了。而且他們生氣……」

又是哈爾拉毛夫，該死。一個糾纏我不休的人。他們叫他居長的副官，參謀長呢……

應該在廚房，不是在司令部。

德寇突然開了火，我們的鼻子緊貼着地，足躺了十五分鐘。

六

上校在坐着，兩隻胳膊放在桌上。他是又小又弱，像個孩子，他的消瘦的腮故意板得緊緊的，在兩眉之間有垂直的紋。他的外套的金釦是沒有扣上的。他旁邊是我們的少校，兩膝間有一隻手杖。另外還有兩個人。

哈爾拉毛夫立正站着，釦子都扣好了，漂漂亮亮的。以前我從沒有看他那樣過。他在閃着眼。

我把手舉到帽邊報告——營的人在掘戰壕，埋地雷。兩隻凝視的大黑眼從癆病像的瘦臉釘在我身上。他的乾瘦的手指輕敲着桌子。

沒有人說話。

我放下手來。

停頓延長了。我可以聽到瓦列加在我身後喘氣。

黑眼睛變小些了，細成了一條線，在嘴唇的周圍現出微笑的輕痕。

「什麼回事？和什麼人打架了嗎？」

我沒有說什麼話。

「給他一面鏡子。讓他欣賞欣賞自己。」

有人給我一塊厚鏡子，水銀已經在剝落了。我幾乎認不出我自己來。眼睛以外看不到什麼。兩胳膊，短棉衣，長靴——都有一層厚泥。

「唔，可以了，」上校笑了，他的笑出人意外的年青歡快。「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的。……有一次我穿短袴向一個區域的指揮官報告，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只是我十天中敬禮時沒有帽子。」

他的微笑不見了，彷彿被抹煞了一樣。他的大的黑眼睛又釘在我的身上——有點疲倦的，聰明的眼睛，眼下有點突起來的東西。

「營長，把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成就的事情告訴我。若是在前綫上和在報紙上的情

形一樣，我並不羨慕你呵。」

「我們作的事很少，上校同志。」

「少？爲什麼？」

他連睫毛都沒有低下一根。

「很少的人，工具也不夠。」

「你有多少人？」

「三十六個作戰的人。」

「遊手好閑的人，傳令人，等等呢？」

「總共約有七十人。」

「你知道四十三團有多少人嗎？一營有十五到二十人，可是他們打得滿好。」

「我也在打，上校同志。」

「他守住了米提茲，上校同志，」少校插嘴說。「昨夜我們把他調到這段來的。」

「莫要想法替他辯護，鮑洛丁。他現在所守的不是米提茲，德寇也不是想從米提茲

將他趕走。……」於是他又轉身向我：「有戰壕嗎？」

「在掘戰壕，上校同志。」

「好，讓我看。……」

我沒有時間回他的話。他已經站在門跟前，用迅速活潑的動作扣他的釦子。

「我想要說那裏有激烈的戰事，不如他……」

「莫要想教我應作的事。我知道。」

鮑洛丁也站起來了，沉重的靠着手杖。

「你和我們一塊來沒有什麼意義。丟了另外一隻腿，那我怎麼辦？走罷，營長。」

我們幾乎跟不上他——瓦列加，副官，一個圓臉有些扁平的年青人，和我自己。用

一點也沒有軍人氣的短步，微微搖幌着，他頗有信心的走得很快，彷彿他常到那地方一樣。

我在加腦禾夫的地窖跟前停住。上校不耐煩的轉過身來。

「唔，你站住作什麼？」

「連司令部在這里。」

「好的，就停在這裡。……戰壕在什麼地方？」

「再向前去。在管子那一邊。」

「指路給我。」

戰壕可以清楚的看到了——我們的和德寇的。月亮用明亮的光照着一切。

「躺下。」

我們躺下，上校在我旁邊，用兩手支着頭。我解釋戰壕原來在那里，現在我在什麼地方掘。他沒有回答。他問我機關槍在什麼地方。我指給他看了。白礮在那里呢？我也指給他看了。他沉默，時時盡力壓住咳嗽。

「你把地雷放在什麼地方？」

「在那邊，靠左，在山谷裏。」

「停止工作。使你的士兵們回來。」

我不明白。

「你聽到我說的話嗎？使你的士兵們回來。……」

我派瓦列加帶命令下去，用木樁標記出右翼，再回來。默默的，肚子朝地，瓦列加滑下去了。

沉默。我們可以聽到掘地人的沉重呼吸。在瑪瑪葉夫庫爾干那面有六筒的白礮摩擦作響，使我們的牙齒發酸，於是帶着慧星樣的紅尾巴的六顆礮彈，從容的從我們頭上飛過去，發出令人耳聾的聲音，在我們身後靠近肉類包裝工廠的地方爆炸了。我們甚至連震蕩都覺得到。上校就沒有抬頭。他咳嗽。

「你看得到敵人的機關槍嗎？在山崗上面？」

「是的，我看到了。」

「你還歡喜它們嗎？」

「一點也不歡喜。」

「我也不歡喜。」

停頓。我鬧不清他想要說的是什麼。

「我一點也不歡喜它們，營長……一點也不歡喜。」

我沒有說什麼。我也不歡喜它們，但是我沒有砲。我用什麼使它們沉默呢？

「唔……注意你明天要過到那里去。」

「那里……什麼地方呢？」

「那些機關槍所在的地方。明白嗎？」

「我明白，」我回答，雖然我確實不明白我怎樣可以到那個地方。

用兩手支着地，上校像孩子一樣輕輕跳起來。

「我們走罷。」

他同樣又輕又快的從廢物堆中走回，從不失足，從不抓扶什麼東西。在司令部他點起一隻又粗又香的紙煙，翻完放在桌上的瑪丁艾登，看看結尾，討厭的繚繞眉。

「傻瓜……真正的傻瓜。」

於是抬起眼睛來看着我的臉，他問：

「你的嗎？」

「是第四連連長的。」

「讀過嗎？」

「沒有工夫，上校同志。」

「讀，讀後給我。我前些時讀過，不過忘記了。我只記得他是一個多麼堅決的人。只是結尾不好。不好的結尾。唉，鮑洛丁？」

頗爲窘的微笑使鮑洛丁的厚而豐滿的嘴唇彎成曲綫了。

「我不記得……我讀它是在好久以前了，上校同志。」

「莫要胡纏了。你一點也沒有讀。我讀過後你拿去。我大概到新年可以讀完。以後我要考考你。……你從那個瑪丁可以學習很多事。……是一個頑固，堅忍的人。……」
辭的關起書，他看着我。他顯然在考慮什麼事，他的鼻梁上現出許多縐紋。

「我們不發開頭的掩護砲火。天一黑就派哨兵出去。你的士兵們似乎很好，」他微微向少校轉過頭。

「打仗的好手，上校同志。」

「好的。天一黑就派哨兵出去。月亮什麼時候出來？」

「剛過中夜。」

「剛過十二點。好。十一點半的時候，我們用J₂式小飛機（註）發動。裘乙科夫答應我，用得着的時候可以有這樣飛機。十一點——進攻。清楚嗎？」

「十分清楚。」我的口氣不很有信心。

「莫叫「哈啦」，莫出一聲。爬行着，躺平。只有奇襲可以辦到。你明白嗎？你可以給士兵們一點酒——一百或一百五十公分。……還有水手嗎？」

「有——十個。」

「那麼，你們可以佔領。」

微笑的輕影又掠過他的沒有顏色的薄嘴唇。

我確實看不出來，我帶三十六個人不，不是三十六，却最多只有二十人，怎麼能夠進攻一個三架機關槍防守的山崗，莫說還有來援助他們的，而且一定埋有地雷。何況佔

註：機身很小，可以藏在高着的玉蜀黍中。

領了不過只是開始——我還得將它守住。但是我沒有說什麼，却默默的站着，大姆指靠着袴縫。寧願陷進地裏去，不……

「我們從河岸再給你派十個人來，鮑洛丁——裁縫，鞋匠，和其他在周圍游蕩的人。讓他們嘗一嘗。以後你可以把他們送回去……」

少校默默的點點他的大頭，一面嚼着他的起沫吐泡的煙斗。上校用他的瘦指頭敲桌子。他看看他的錶——在他的乾瘦的手腕上顯得過分大。兩點過一刻。他突然一下站起來了。

「唔，營長……」他伸出他的手。「你叫柯然契夫罷，我想？」

「柯然契夫。」

他的手又乾又熱。

在門跟前他又轉回身來。

「那本書——叫什麼名字哩——寫一個結尾投水自殺的人……莫要給任何人……」

「若是不拿給我，我要到山崗上來取。」

少校跟着他走出去，輕輕拍拍我的肩頭。

「他是一個韃靼人，我們的師長。一個伶俐的老母狗的兒子……」於是對他的不甚有禮貌的說法微笑了。「早晨到我這裏來——我們要得一塊兒商量商量。」

工兵們回來了，抬着笨重的東西。加爾苦沙擦擦他的前額，沉重的呼吸着。

「保亞吉夫受傷了，」他沉重的倒在藁薦上面。「下巴打掉了。」

工兵們沉重的喘着氣，使受傷的人在對面的藁薦上坐下。他沒有生命的癱瘓到藁薦上面，胳膊軟而無力的落到膝上，頭低垂着。頭是用紅東西纏着的。胸膛、胳膊、和褲子都浸滿了血。

「在我們回來的途中……看到我們了。……他們開頭用白礮。……科爾佐夫陣亡了……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來。你看他，下巴沒有了。」

受傷的人呻吟着，轉動頭。這時候他的脚跟前已經有了一小灘血。瑪路司亞去下綑帶，從她的迅速閃光的手，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前額，有一撮濕頭髮粘在上面，看到鼻

子，眼睛，和兩腮。那以下——什麼也沒有……黑黑的，紅紅的。他不斷的呻吟着，呻吟着，呻吟着。……

『我們的最好的人，』加爾苦沙疲倦的說。他的帽子掉了，就放在地上。『今天埋了五十個。一句話也不說。……』

停了一會之後：

『那麼，我們把地雷白埋了？』

我連話也沒有答。

關於戰爭最可怕的事情是：很多事都是白作。這又是無法可想的。……

受傷的人被領走了。

工兵們吸完紙煙，也走掉了。

我很久才能睡着覺。

七

清早以來，事事都刺激我的神經——一定是我的脾氣不好。一個跳蚤鑽進了我的裏腿，我弄不出它去。哈爾拉毛夫又丟了一文件，站在我前面閃着他的阿米尼亞人的黑眼睛，把兩隻手伸張開——「我把它放在抽屜裏面，現在沒有了。……」霉稷子作的湯也使我吃厭煩了——每天從早到晚，從早到晚。我的煙草濕了，吸不着。三天沒有莫斯科的報紙了。他們又從河岸送給我八個殘廢人——瞎眼的，缺腿的。

事事都刺激我的神經。

因為碉堡直接中彈，法白爾損失了兩個人。我曾經告訴他用鐵軌掩蓋——在米提茲有一整堆鐵軌——但是他拖拖延延，直到人損失了。我甚至對他叫起來，在他默默的轉過身去要走的時候，我又把他叫回來，把命令重說一次。

無聊……

派哈爾拉毛夫到河岸去取我並不需用的東西，只是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就是了。

我在藁薦上躺下。不知爲什麼緣故，我的頭發疼。在角落裏一個電話員在讀一本會

被扔來擲去。厚書。

「把書給我！你以為你是到這里來讀書的嗎？」

我從他拿過書來。塞瓦司他波爾——第三卷，開頭和結尾都被撕去了，大概是當捲紙煙的紙用了。我隨便打開書來。

「……團的損失是重的，即使有補充的時候，也是很微小的，所以團、營、連這些名詞，已經失去了平常的意義了。

「作戰的如弗黎尼亞團，四千人不過剩了一千；十一師的各團像十六師的各團一樣，每團剩的不過一千五百人。……」

一千五百……一千……我們呢？我一營不過八十人，一團三營——合起來最多二百四十人。加上砲隊，化學隊，電話員，和哨兵——另外一百人。總共三百五十人。就說四百人……就說五百人……師長說在別的團裏人數還要少。有好多是作戰的人呢？不過三分之一。假如德寇打紅色十月工廠打厭倦了怎樣呢？假如他們把注意又轉到我們身上來了呢？派坦克打法白爾呢？當然，堤可以阻礙他們。但是他們從橋下很容易來，他們在那裏有機關槍和大砲。……那時我怎麼辦呢？十六個人各自坐在一人塹壕裏面。沒有

地雷。鮑洛丁說我們三天內就可以有了——正在什麼地方卸。……假定是這樣——還要三夜來佈置它們。有五天要等待，祈禱。……

『……開飯館的人情形最活躍，他們正成排的設置了他們的寬敞的幕。在暴風雨之後，從稜堡到城市來的軍官們來到這些飯館消遣消遣……在這些善招待的幕中，有梳櫥和各種各樣的酒和點心，一打預備客人用的桌子，梳櫥後還有廚房，他們就在那里吃喝，開玩笑，並歡快的大笑。……』

梳櫥後有廚房……一打預備客人用的桌子。……

我把書扔到一旁，拉大衣蓋住頭，盡力想睡覺。

電話員在無謂胡忙，並在角落裏清喉嚨。牆上的鐘不平穩的啾噓作響——瓦列加在什麼地方擠壓了它了——是藍色的小鐘，針是用舊錫罐剪製出來的。

我想吃麵包屑炸豬排，配着法國式煎土豆，又薄又脆。……上次我是什麼時候吃的豬肉……只有鬼知道，我不記得了。是在基輔嗎？還是在軍中在什麼地方……不，那不是豬肉，却是煎牛肉。……

我翻過身去。冒烟的燈發出的光使我的眼睛發痛。……

十點半的時候，U₂式小飛機來到。十一點我要開始進攻。十二點鐘略過一會，月亮便會上來了。這就是說，我有差不多一點一刻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我必須下到山谷，爬上對面，趕走德寇，並掘好壕。但是假如V₂式遲了呢？假如不是一架，却是兩架或三架呢？我記得師長說的是多數，不是單數。……我多糊塗，就沒有問會是幾架。第一架扔炸彈，我便出來，以後第二架便到了。但是在轟炸以後，德寇還沒有明白過來以前，我立刻就要進攻。……我要得打電話給少校，使他從師長打聽明白。……

那個師長有多麼刺人的黑眼睛呵。受他凝視很久是不容易的。

人家傳說，夏季在科司特羅馬附近，他手裏拿着來福槍，身先士卒領着他的師從包圍中出來。

大膽的魔鬼！

再看他順着前綫漫步的樣子。無論是槍彈，是礮彈——對他都毫無關係。這算什麼呢——給年青人作個榜樣看嗎？人們說拿破侖也是什麼都不怕的。阿科爾橋也罷，傳染

病院也罷……在他入葬的時候，在他身上發現人家向來不知道的傷痕。

不過什麼是勇敢呢？說不怕轟炸的人，我是不相信他們的。他們怕是怕，不過他們知道怎樣隱藏。沒有別樣的人。我記得馬克西莫夫的話：『沒有什麼都不怕的人。人人都怕。只是有些人一怕就混頭，有些人正相反——他們身體的每一纖維都有了生命，他們的腦子比平常活動得更清楚，更準確。這些是勇敢的人。』

馬克西莫夫以前就正是這個樣子。以前……現在他大概已經不在了。最可怕的時刻在他都不是可怕的。他會臉色蒼白一點，緊閉住嘴唇，說話很慢，彷彿權衡每個字一樣。

就是在轟炸中——在哈科夫附近，在我們的失敗的五月攻勢中，我們才第一次知道轟炸能成爲什麼樣子——他也能夠創造出鎮靜的，甚至有點幽默的空氣。歡笑，說笑話，繆詩，說故事……他是個好人……現在他沒有了……還有其他許多人……

伊戈爾在什麼地方呢？希雅葉夫呢？西得海呢？也許他們都不在了。……這一切都是多麼愚妄呵。……

他們生活，研究，有他們的夢想——於是——碎！——一切都毀壞了——家庭，學校，建築史，阿西尼神殿。……

阿西尼神殿……現在我記起來了——紀元前四五四——四三八。……關閉的柱廊——驟變。前面八根柱子，兩邊十七。在隋修司神殿是六與十八。……多里司式，伊渥尼亞式，哥林多式的。……我最喜歡多里司式。更嚴肅，更樸實。……

這種形式包括承柱的基層，柱列，和柱頂的綫盤。柱分爲——柱身、柱頭弧形花邊，和冠板。……沒有，我還沒有忘記。柱頂的綫盤包括——角額緣、腰綫，和柱頂突出綫條。或者倒過來說……突出綫條和腰綫……結尾的那些東西叫作什麼呢？露……露……該死的，叫作什麼哩？……是了，露盤。

是誰建築羅馬的聖彼得教堂？第一是布拉曼特。以後我猜想是桑家羅……或拉斐爾。……再以後又有別人，又有別人，接着是米琪安格羅。他加上圓頂。建排柱的是誰呢？我想是巴尼尼罷。……

見鬼……腦子裏起了什麼胡思亂想。誰需要這些？我要佔領那座山崗，我却在這裡

想着圓頂。一枚一噸的炸彈就可以把一個圓頂完結了。……

即使我佔領了山崗，我對法白爾怎麼辦呢？中間會留下了空缺。第四連向前了，第五連在後面還很遠。大概我要得到命令佔領橋。也許第三營去？截斷橋梁，和我們在山崗上取得聯絡。這會是很好的。

奇怪……不久以前，我和陸西亞坐在庫爾干上面，看着窩瓦河，和順着下面爬行的貨車。我們談論機關槍。也許就從那地方，現在機關槍射擊着我們。……

陸西亞問我是否歡喜布洛克。奇怪的女孩。她應常用過去的時間，問我以前是否歡喜布洛克才是。是的。以前我歡喜他。但是這時我歡喜和平。和平是我最歡喜的東西——我要睡覺時沒有人找我，沒有命令。……

戰爭完結的時候，我要在河岸上住下，去釣魚，晚間坐在陽台上面，吃覆盆子醬喝茶，妻在我旁邊坐着編襪子。……有什麼能比這更好？蛙叫着，蟋蟀在爐後鳴叫，蛾子繞着燈飛舞，大肚的銅茶炊放在桌子面上。……

有人拉我的大衣。

「中尉同志……中尉同志……有人從政治部來——他們在找你。」

我從衣邊下向外窺視。他們中有兩個穿着棉短衣，小袋子裏塞滿了公事。大概是來查核或觀察夜間進攻的。

又不得不起來了。

鐘指到兩點。還有九個鐘頭。……

八

天還亮時哨兵們到了，穿着棉短衣，水手罩衫，戴圓帽子——照例的服裝。帶着突出彈腔的德國輕自動機關槍斜掛在他們背後。

裘瑪克敬禮。報告聽我支配。他的眼睛從他的蓬亂頭髮下發光。我們衝突過之後沒有見過面，他被派回到河岸去了。

我們的談話是嚴格關於公事的——目標，時間，出發點。這些他是完全知道的，我們說一回，只因爲這是規矩。而且一般的說起來，我們也沒有別的事可敘。他並不想法遮掩。他的口氣是冷而淡漠的。我遇上他的眼睛時，它是厭倦的，微有嘲笑の意味。他

領的人——三個——像他自己一樣，頭髮不梳，釦子不扣，手放在口袋裏面。他們站在旁邊看着我們，紙烟頭粘在唇上。

「你要掩護的遮罩衣嗎？」

「不要。」

「爲什麼？我有四件。」

「用不着。」

「喝點燒酒嗎？」

「我們自己有。不歡喜別人的。」

「那麼，聽便罷。」

「你自己有酒，喝酒祝我們健康。」

「謝謝。」

「好的。」

他們到加腦禾夫那里去了。我到那里時，他們已經走了。

地窖裏是擁擠的，連貓轉身的地方都沒有。有政治部來的兩個人，師司令部來的一個，和團司令部來的電話員主任。他們都是觀察者。我知道他們，得不到那里的，但是他們却刺激我的神經。他們全不斷的吸烟——在大事之前總是這樣的。師司令部來的上校在筆記本裏寫東西，在鉛筆上吐唾沫。

「全部的作戰都細想過了嗎？」他問，一面抬起他的沒有色澤的眼睛看着我的臉。他有長的獠牙突出到下唇外面。

「想過了。」

「司令認為這次作戰是重要的。你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

「你的兩翼怎樣？」

「什麼兩翼？」

「你前進的時候，用什麼掩護你的兩翼？」

「什麼沒有。我可以從兩旁的營得到幫助。我沒有人哪。我們只好冒險。」

「這不好。」

「當然不好。」

他在筆記本裏寫了點什麼。

「你有什麼辦法呢？」

「我沒有什麼辦法，只有十來個人。十四個人進攻。」

「十四個人？」

「是的。十四。十四個人留在這裏。一共二十八個人。」

「我要在你那樣地位，我不會這樣命令的……」

他看一看他的筆記本。

我的眼睛離不開他的牙。我奇怪它們是否曾經包藏起來過，還是老像那樣露在外面？我幾乎拿得準，戰前他是管眼人或書記。

我慢慢的從我的口袋裏掏出我的紙煙盒。

「你在我的地位時，你要照你認爲最好的辦法作，但是這時候，允許我聽從我自己

的評判。」

他將嘴唇緊閉到牙齒所容許的程度。政治部來的兩個人很專心的在筆記本裏寫點什麼。他們是合禮的人，他們明白這不是發問題的時候，只默默的作他們自己的事。

沒有人再說什麼話。

時間苦惱人的過得慢。每分鐘司令部都會打電話來問哨兵是否回來了。

我走到外邊去。

夜是漆黑的。在紅色十月工廠那邊很遠的地方，有東西在燃燒，變形的桁梁側影伸張出來，像是用墨繪的一樣。在遠方可以聽到一架礮。它轟擊等待，轟擊等待，彷彿停下來聽一樣。機關槍在響。火箭升入天空。不知爲什麼，今天是黃色的。德寇一定將白色的用完了。有燒木頭和石蠟的氣味。一輛裝燃料的車停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白天裏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整天石蠟從子彈洞裏成爲細流向外滴，夜裏士兵們跑過去裝燈。

順從着童年的舊習慣，我在天空中尋找熟悉的星。獵戶座——四顆明亮的星和三顆帶形的較小的星。再有一顆很小，幾乎看不到。其中有一顆叫 *Betelgeises*——我記不起

是那一顆了。金牛座的眼也應該就在附近，但是我已經忘記在什麼地方了。

我覺得有手放在我的肩上，跳起來。

「你在想什麼，營長？」

費了點力我才在黑暗中認出加腦禾夫。

「哦……沒有什麼……看看星。」

他沒有答話，我們站着看星辰閃眼。從我的意識的深處，爬出一種半被忘却的思
想，想到永恆，宇宙，現存的諸世界和已亡的諸世界，它們仍然從黑暗的，無限的空間
向我們閃眼。……星辰滅熄，星辰出生。……我們毫不知道，也沒有知道或介意：在
這個暗黑的十月的夜裏，一顆星辰在活了幾百萬年之後死去了，或者另有一顆星辰降
生，科學在幾百萬年之後才知道它的存在。

「西比利亞已經下雪了，」加腦禾夫說。

「是的，應當下雪了，」我回答。

「而且結了冰。」

『有凍奶出賣。成塊的。』

『可是他們在海參威還洗海水澡。』

『他們說那里的海冷哪。』

『冷是冷的，但是他們依然在那里洗。』

遠遠的在窩瓦河那邊的什麼地方，我聽到微微可以聽出的U₂式小飛機的聲音。我們的嗎？哨兵還沒有回來。我傾聽漸漸來近的聲音。它離開到右面去了，來得近些，以後消失了。那麼不是我們的了。在牽引機工廠那面有沉悶的爆炸聲。德國的探照燈照射天空，興奮的，一時寬，一時窄，一時不見了，一時又向天空刺射。

我們站着看探照燈，德國式的紅黃綠三色交織着天空，火箭在山谷裏熄滅。我們對這些已經看慣了，假如突然停止，我們倒會覺得奇怪，彷彿缺了什麼東西似的。

『唔，你以為我們會佔領那個山崗嗎，營長？』加腦禾夫幾乎對着我的耳朵裏很輕聲的問。

『我們會佔領的，』我回答。

「我也這樣想，」他緊捏我的肩頭。

「你第一個名字叫什麼？」我問。

「尼古來。」

「我叫育里。」

「育里。我有一個弟弟叫育里——他是水手。」

「還在活着嗎？」

「我不知道。他在塞瓦司他波爾。在潛水艇上。」

「他大概是在活着的，」我不知爲了什麼原因說。

「大概是，」加腦禾夫更緩些說，於是我們就不再說話了。

一顆星落了。一個靈魂升天了，舊時人民常這樣說。我們又走下去了。

九

裘瑪克的頭在避彈狹壕裏出現。另外三個人隨在他的身後——骯髒，出不了氣，臉

面汗濕了。突然整個地方都似乎擁擠起來了。

我沒有問什麼，却等待着。

裘瑪克兩面擺動着，默默的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個裝物箱上坐下了。他大口從水瓶裏喝水，以後從從容容的擦擦他的嘴唇，前額，和頸子。他從口袋裏掏出幾包綠盒的德國紙煙，把它們扔到桌上。

「抽煙。」

他拿一隻金頭的紙煙裝進軟玻璃質的煙嘴。

「你可以開始。信標安下了。」

他向他的探兵們點點頭：「完事了。不到早晨不動了。」

「有地雷嗎？」我問。

「只有一個地方有。在歪了桿機關槍對面。略高一點。」

「多嗎？」

「沒有記算數目。我們拿出來五個。有鬍鬚。炸人的，榴霰雷。」

德國地雷的雷管在他手裏發閃，有三條線從頂上伸出來。工兵們把它們叫作鬍鬚。

地雷是埋着的，只有鬍鬚留在地面。若是人踩上它們，擊針就會撞到藥引，藥引燃着火藥，火藥是突出器，地雷便會跳起來，在空中爆炸，向各方面散出榴霰彈來。頂壞的地雷。

「所以不要靠機關槍左邊走。但是在右邊我們試了約二百米突，沒有找到什麼。」

「很多德寇嗎？」

「鬼知道。……我想並不很多。他們在碉堡裏面。在開留聲機。唱我們的卡提育沙。」

裘瑪克在他的口袋裏摸索。

「你不寫詩嗎？」

他的黃邊的黑眼睛從他的前面頭髮下帶着一點譏刺看望我。

「不。爲什麼？」

「想給你一隻自來水筆。好筆。還有一瓶墨水。」

「不，我不寫的。」

「可惜。我想你寫的。你看來是那樣子——詩的。」

他把有孔雀石圖案的紅筆在他手裏翻來轉去，於是又插到口袋裏去了。

「從那邊一個德寇得來的。哨兵。」

我給司令部打電話報告偵察隊回來了。瓦列加給我燒酒。我並不很想喝，但却喝了一杯。裘瑪克識諛的微笑。

「給士兵們提精神嗎？」

我沒有說什麼。找我的自動輕機關槍。加腦禾夫也在準備。裘瑪克咬他的煙嘴。

「走得遠嗎？」

「不，不很遠。」

「若是山崗，再想一想。這裡更舒服。」

我叫醒電話主任。他閃閃睡意很濃的眼，不明白我的意思。

「指揮這裡，我要走了。」

「那裏去？」

「到那邊去。」

「好的。」

我從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什麼也沒有聽明白。

「和我的參謀長哈爾拉毛夫照管一切。假如我們的情形不好，開火。」

他站起來，匆匆的用拳頭揉眼睛。

「好的……好的……」

我並不大認識他——我只在和鮑洛丁會議時看到他過。他們說他是一個有用的人。上級中尉。在學院念完過什麼課程的。

瓦列加要和我同去，但是我決定反對。不如不去。他搓了踝骨，三天來都跛腳走來走去。

「不過爲什麼——怎麼……」

他的責難的小眼睛從突出的圓前額下凝視我。

我將彈腔塞進我的自動輕機關槍。

『也許你走前想吃一點東西。這里有一罐豬肉。你沒有好好吃午飯。我來打開它。』

不，我並不餓。我回來的時候，我再吃。不過他拿一片麵包，一塊肥豬肉，用報紙包好，塞到我的口袋裏面。我上學的時候，媽媽像那樣將午餐塞進我的袋裏。但是在那時候是白麵包，或是麵包切成兩半，塗上黃油。

十

U₂式小飛機遲了。十分鐘。每分鐘在我覺得都是永恆。在戰壕裏不能抽煙。不知道自己怎麼辦是好。壕裏是擁擠的，我的腿睡覺了。我找不到舒服的姿勢。我旁邊一個兵士——西比利亞人，不復年青了——在嚼餅乾。今天又發了代替麵包的。火箭的光照出他的嘴巴筋肉在未刮的兩腮上活動。

加腦禾夫在右翼，連長山得司基在這里指揮——他不很聰明，却是很勇敢的。很體

面的在米提茲將德寇打退了。他還受了傷，但是並沒有到野戰病院去。

我的隣人不吃餅乾了。

「你聽到了嗎？」

「什麼？」

「是小飛機，不是嗎？」

窩瓦河那邊傳來戛戛的聲音……仍然很遠。我們把持住呼吸。聲音來近了。是的，是我們的。一直向我們這里飛來了。但願它不在這里擲彈。在我們和德寇之間只有七十碼——並不多。可以炸到我們的。我聽說他們用手擲彈——普通的臼礮彈。

聲音來近了。疲倦的，一種家常的聲音，並無戰爭氣。……「收穀機」，「疊木風箏」……報紙叫它「輕摩托夜間轟炸機」。……聲音就像夜間飛的大甲虫一樣。有那樣聲音的甲虫——嗡嗡嗡嗡，却看不到它們。

U₂式小飛機就在我們的頭上。它飛圓圈——定目標。德寇從庫爾牙開火。沒有探照燈——飛得太低了，探照燈沒有用處。

要投彈了。……

投罷！……

你會以為他在故意試我們的耐性。少校打電話來說只有一架飛機。它要炸兩次，以後環飛五到十分鐘，給我們機會爬近。

U₂式小飛機環飛了第二次。我覺得士兵們可以聽到我的心跳。我緊張極了，滿心想吸煙。若是只有我一個人，我會蹲下去點起煙來。

小飛機扔下炸彈。它們像空氣礮一樣爆炸。稍微太高一點——德寇的戰壕還要近。不過我想這是機關槍所在的地方。

又飛了一圈。……因為把哨子啣在齒間，我的嘴巴發痛，它使口水向外流。哨子像足球評判員在球進門時所吹的一樣。

小飛機又轟炸了，這次正炸戰壕。我們彎下頭去。好幾塊碎片呼嘯着從我們的戰壕上飛過去。有一塊像蜜蜂一樣在我們頭上嗡嗡了很長時間，于是很近的落到士兵之間的胸牆上面。太熱了，不能摸。小小的，鋸齒形。不過它使我的脊梁發一陣冷戰。

小飛機使機關槍開火了——短短的，發着白閃光，彷彿吐唾沫一樣。

現在……

我發了信號，手輕輕的放在哨子上。聽。聽到右邊有土塊下落的聲音。……

我們是否可以佔領？不佔領是不可能的。師長說『那麼你要把它佔領』時的眼睛，我是記得的。

我去下輕自動機關槍，向下爬。現在埋地雷的地方是在身後了。現在到了機關槍跟前了。到旁邊去——約有二十米突。我左邊有三個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過那邊去。我警告過他們。我看不見他們。我只聽到他們爬行。

小飛機仍然在環飛。沒有火箭。德寇怕暴露自己。這是好的。

但是假如它再炸怎麼好呢？假如有人把事備弄亂了？不是兩次，却是三次……這種事情是可以發生的。要不然，假如駕駛員忘記了。再炸他們一回，看看運氣。……

我們穿過山谷的底爬行。矮叢掛住我們的衣服。上另外一邊。我們不想意外的碰上他們。……當然，裘瑪克說他們的戰壕在矮叢那一面才開始。右手有小枝折斷的聲音。

不小心的鬼東西。……

我繼續向前爬。越爬越高。把持着呼吸，天知道是什麼緣故。彷彿什麼人都可以聽到我的呼吸似的。正在我前面有一顆星——又大又亮，並不閃眼，是伯利恆星，我一直對着它爬行。

突然間——噠，噠，噠……緊靠着我的耳邊。我伏到地上。我甚至似乎覺到子彈引起的風了。該死的，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我抬起頭。什麼看不到……黑暗，沉默。沒有爆裂聲，沒有沙沙聲。小飛機到我們身後了。現在德寇要開始照亮無兵地帶了。

我想打嚏噴。我緊捏着鼻子，摩擦鼻梁。繼續前爬。矮叢在我的身後。現在要到戰場了。德國的戰場。……又爬五碼，又爬十碼……沒有什麼。我小心的爬行，用雙手摸路。德寇喜歡不按規律放置地雷。……從地下什麼地方傳來狐步舞曲的聲音——是有簧的樂器，是鋼琴，還是什麼，我聽不出。……

噠——噠——噠……

又是那架機關槍，但是現在是在我們身後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能是我們走過火了嗎？……悶聲的叫喊。一聲射擊。又是機關槍。戰事在進行了。……

我隨便向前面扔了一顆手榴彈，那裏一切都變成黑暗了。向前跑。我身上的每一肌肉和神經都活動起來。人形像受驚的禽鳥一樣在暗中閃動。……喊聲，沉悶的重物落地聲，槍彈聲，咬緊牙齒發出的咒罵……一道戰壕……崩場的土……機關槍子彈帶纏我的腿……有種柔軟，溫暖，發粘的東西……有什麼東西在我前面起來，又不見了。……

夜戰。最複雜的一種戰爭。單人交鋒。戰鬥者便是一切。先發制人，勇敢，靈巧——這是決定一切的。在這里不像在白天進攻一樣，對你身旁的人有同伴的感情，或者覺得有人在你的左右。沒有「哈啦」聲，那鼓勵人的，使緊張緩弛，掩蓋着一切的「哈啦」聲，是沒有的。沒有綠色的外衣。沒有鋼盔或帽子。沒有視線。沒有退路。因為你不知道什麼路是向後，什麼路是向前。

你看不到戰事的結束，你只可以覺得到。以後無法把任何事情記得清清楚楚。夜戰

是無法描寫，也無法敘述的。早晨你發現擦傷，悶傷，血……但是在當時你是一點不知道的。……一道戰壕，一個轉灣……一個人……重打……射擊……來福槍托……後退一步，又一次重擊。於是——沉默。……

是誰？我們的人。……我們的人在什麼地方？只有鬼知道。前進。停住。……那是一個德寇嗎？不是，我們的人。……

我們能夠把山崗佔領了嗎？不能夠。德寇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到那里去了呢？我們是從那邊來的。加腦禾夫在什麼地方呢？

「加腦禾夫！加腦禾夫！」

「他們在前面。」

「什麼地方？」

「在那邊，在機關槍跟前。」

前面很遠的地方，一架機關槍響了。現在是我們的機關槍了。

十一

加腦禾夫丟了帽子，暗中在脚下正摸索。

「帽子好。全部作戰時期我都戴着它。可惜。」

「早晨你可以找得到。沒有人拿的。」

他笑了。

「喲，怎麼樣，營長同志？總算我們把山崗佔領了。」

「是的，我們佔領了，加腦禾夫，我們佔領了。」我也笑了，而且不知爲什麼，我想緊緊抱住他。

東方的天空變黃了。一點鐘內月亮便會上來，就會明亮起來了。

「派人到司令部要一架電話。」

「我派過了。半點鐘內我們就可以和少校通話了。」

「點查過人了嗎？」

『查過了。到現在為止十個。四個失蹤。機關槍手全在這里。輕機關槍我已經安置好了，至于重機關槍——我想這里放一架倒不算很壞。第二架……』

『第二架安置在那邊右手。看出嗎？』

『我們去看看嗎？』

『去罷。』

我們彎着腰順着戰壕走，去尋找安置機關槍的地方。德寇顯然作的是圓形防守工事。……至于德寇，是聽不到，也看不到。左右在開着火——第一營和第三營的防地。

這時我們的眼睛對於黑暗已經習慣，能夠稍辨事物了。有兩次我們在德寇的尸身上失了足。紅色十月工廠那邊什麼東西在燃燒着。

『山得斯基在什麼地方？』

『我在這里，』沒有料到的聲音從黑暗中傳出。于一個人形朦朧的現出來。

『快到司令部去。告訴哈爾拉毛夫使士兵們趕緊從舊戰壕出來，和我們的右翼聯合。你一面走的時候，就找找右翼在什麼地方。我以為矮叢那一面我們並沒有人。這是

對的罷，加腦禾夫？」

「是的。」

「聽到了嗎，山得司基？那麼，去罷！一脚在這里，一脚在那里！」

山得司基不見了。我們找到兩個地方安放機關槍，回來了。在暗中撞到了什麼東西。

「營長嗎？」

「是的。你要作什麼？」

「找到一個很好的碉堡。……來看一看。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

裘瑪克的聲音。

「你在這里作什麼？」

「和你一樣。……」

「來拿戰勝品？是嗎？」

「你怎麼樣？你沒有來拿點東西嗎？」

「唔，或許也是這樣。……」

裘瑪克突然停住了，我和他相撞。

「唔……你停下作什麼？」

「聽着，營長……看來彷彿……你……」

「你是怎麼回事，你喝醉酒了嗎？」

「有一點……：……略有一點點。那里有上等白蘭地酒——四星牌的——知道有多少嗎？」

「不，我不知道。走罷。」

他沒有答話，我們繼續往前走。起了微風。它愉快的吹動我們的頭髮，吹進我們的領子，吹着我們的身體。它使我們微暈，使我們的身體奇怪的發輕。像早春的天氣第一次到鄉間去散步一樣。新鮮空氣使你沉醉，你幾乎就拖不動腿了，不慣的運動使你週身發痛，可是你的幻想無論引你到什麼地方，你依然繼續前進，上衣不扣，不戴帽子，使肺部充滿甜蜜的春天空氣，直到你覺得沉醉了。……

以後我們坐到深的礪堡裏面，四層頂，上面還有半米突厚的土。木板牆糊着油布似的紙。在舖着綠呢的彎腿紙牌桌上面，許多明信片排成扇式——一隻橄欖杖和一隻化了一半的蠟燭，一隻圓眼的短鼻狗，一個翻了的墨水瓶，一個戴紅帽子的地精和一個在天空飛行的天使。略高一點——希特勒，興高彩烈，緊閉着嘴唇，穿着發光的雨衣。

桌子上面——一張綠罩的燈。五個瓶子。沙丁魚。羊皮手套扔在褥子上面。

裘瑪克覺得十分自在，將白蘭地酒倒進薄的花字玻璃杯。

『希特勒對於我們的胃口很關心。……我們要謝謝他。』

是有力的好白蘭地，似乎使我們直到腳指頭都溫暖起來了。

加腦禾夫喝了他的酒，一直走出去了。裘瑪克好奇的看望標籤周圍的葡萄藤。法國的白蘭地。

『你的手重，中尉。從沒有想到你有這樣重的。』

『什麼手？』

他的微黃的眼睛笑了。

「那一隻，你拿紙煙的那一隻。」

我不明白他要說的是什麼。

「我的左肩還覺得不是我自己的呢。」

「什麼左肩？」

「你不記得了嗎？」他歡快的笑，一面把頭向後仰。「你不記得用來福槍托擊傷我
了嗎？揮動自如……打在左肩胛骨上了。」

「停一停……停一停……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半點鐘以前。在戰壕裏，把我當作德寇。要我挨打……一打還要再
打。我原來想你是一個詩人——寫詩呢。送你一隻筆哩。……我想回手打你一下，可是
一個真正德寇冒上來，所以我讓他代挨了打。……」

我記起我確實用來福槍托打了什麼人，但是在黑暗中我什麼事也不準確知道。」

「爲了那樣一打，我不惜乎一隻錶，」裘瑪克說，一面在口袋裏摸索。「是一隻好
錶。有鑽石。……」

我們一同笑了。

拖着裝物箱和電線輪的電話員慌亂的走進碉堡，像蒸汽機一樣喘着氣。

「好不容易到了這裏……幾乎拜望了德寇！」

「德寇？」

眼睛裏有水，亞麻色頭髮的電話員呼出了氣，並去了耳機。

「在下面山谷那里，他們像甲虫一樣多。」

「什麼山谷？」

「我們前線所在的山谷。」

裘瑪克的瞳人突然像針孔一樣。

「你是獨自一個人，還是和你的士兵在一塊？」我問他。

「這不是他們的事。我就……」

抓起他的自動輕機關槍，甚至忘了穿上外面的衣服，他便從門道那里不見了。

他們能 我們截斷了嗎？

電話員從門外拖進一條電線來。

「德寇準是在山谷裏面嗎？」

「不能再準了，」亞麻色頭髮的人回答。「和他們碰了鼻子了。有五人爬來爬去的。我們對他們開了火。」

「也許是我們的人到新的陣地。」

「什麼我們的人？我們離開時，我們的人還坐在戰壕裏面。我在路上遇到連長，頸子上綁了綳帶的那一位。在找參謀長。」

「唔，來罷，給我向營裏要電話。」

亞麻色頭髮的人把電話掛在耳上。

「木星……木星。……哈囉……木星。……」

我從他的沒有顏色的白睫毛知道並沒有答話。

「木星……木星。是我……火星。……」

停頓。

「正是。截斷了我們，豬東西。里阿須加，去試試線去。」

里阿須加——紅鼻大耳，戴着大帽子的人，抱怨但却去了。

「割斷了，這是事實……」白皮膚的人沉着的說，一面從耳後拿出來一隻紙煙。我走出去。從山谷那里我可以聽到自動機關槍參雜着零散的來福槍聲。

裘瑪克出現了。

「他們在那里是不錯的，營長。……我們被圍住了。……」

「那麼，辦完了？」

「他們辦完了。德寇在順坡的戰壕裏面。」

「人數多嗎？」

「你以為我們能夠數嗎？他們到處開火。」

「加腦禾夫在什麼地方？」

「在安置機關槍。他一會就來。」

裘瑪克拿出綠色包的紙煙。

「吸隻煙。德寇的。」

我們點了煙。

「裘瑪克，我們陷在混亂中了。……沒有路走脫。」

「陷在混亂中是不錯的，」裘瑪克笑了。「不過襯衣穿好，營長。我們會出去的。」

我的人也在這裏。我們有機關槍。火藥足用。他們什麼東西都丟下了。保熱器裏還有熱的晚餐呢。你還要什麼？」

加腦禾夫到了。他已經組織了圓形的防禦工事。得了兩架德國機關槍，很多手榴彈。十箱沒有動，每個安放機關槍處和壁龕都還有。……

「只有一點不好，就是我們不能射擊到他們的戰壕。太低下去了。」

「你一共有多少人？」

「步兵——十二個。兩個沒有出現。兩架重機關槍。兩架輕機關槍。還有兩架德國的。一共六架。」

「還有我的三個人，」裘瑪克插嘴說，「兩個電話員。我們可以行了。」

「這一共有二十六個人了，」我說。

加腦禾夫又在腦子裏計算一下。

「不，二十二個。開輕機關槍的人我沒有計算——他們是計算在十二個步兵之內
的。」

山谷裏就沒有停火。一時增多，一時消沉下去了。顯然我們的人從另外一邊開火，德寇回手。探準彈像細線一樣從山谷一面射到另一面。德寇從山谷向我們開火，也並不是容易。他們的處境也不是愉快的——兩方面被壓迫。

左手的什麼地方開了火了。德寇派了更多的人來。包圍我們。他們沒有用火箭，難
拿得準他們的前線在什麼地方。

我們去查勘開火的地點。

十二

一切結果都多麼糊塗呵。我參加進攻是爲什麼呢？營長應當指揮，不是領首。晤，

我的指揮便我們到了這樣地步。我依賴第一營。畢竟我和西尼岑商量定了：我一放射一個紅色的火箭，他便用一切的東西開火，小小的示威，使我的殘餘的人有機會佔領新陣地。不過他們似乎開火了。是哈爾拉毛夫和電話主任浪費了時間。

當然，我能夠打回去。但是這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失了山崗，會很有機會再將它得回來。白坐着開火使敵人不能接近也並不更有意義。但是我們的人不會坐在對面毫無動作。現在正是第三營動作的時候——截斷橋，和我們聯合。

即使不斷擊退進攻，火藥也會支持兩天。前一天幾乎整天我們的機關槍都沒有開火——經濟的使用子彈。……手榴彈也很多。只是人少。……而且都擠在一個地方。德國的白礮一點也不停。

剛過四點，德寇進攻了。想不使我們看到爬上來。我們的機關槍看不到，也射擊不到，但是第一次的進攻，我們比較容易的打退了。德寇就沒有前進到戰壕。

有兩個地方我們的戰壕和德寇的戰壕相連。兩條長的交通道成爲直角的乙字形向水塔伸張去。深的，幾乎有人高了。從我們這方面原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下命令在幾個地

方加以修補。

又是一個忽略。我們沒有帶來工兵的鏟子，我們只找到三把德國的，不過都很好——結實的鋼鏟，有平滑的好柄。

我們剛還沒有下手掘，白砲就開始了。先是一座，以後兩座，到晚便成爲三座了。砲彈一個接着一個不斷的爆炸。德寇頂有方法的來使我們疲憊。我們在碉堡裏蹲伏下來，只留哨兵在頂上。

我們有兩個人受傷——一個被碎片打斷了腿，一個眼睛被打出來了。我們從救急藥箱爲他們上了綑帶——我們別的什麼也沒有。

下午進攻又開始了，一連三次。兩連人，一點不少。只要我有機關槍，這並不使我焦慮。四架機關槍對着山谷，安放開——我們可以抵擋住一整團。若是坦克出現，情形就會更糟。那面儲油池附近，地像圓餅一樣平。我們只有兩架打坦克的西蒙諾夫礮。或者我們的人會想起來在山谷對面安置兩座四五式砲罷。……

三點的時候，我們的長射程的大砲從河對岸開始了。它們繼續了約有一點鐘——砲

火頗爲準確。我們甚至對付着吃了午飯。砲彈雖不很遠的地方爆炸——離我們的前線約有一百碼。有一些落得十分近，碎片在我們頭上飛。兩點鐘德寇沒有擾亂我們。

以後正在天晚以前，又有兩次進攻——有掩護的砲火和一切。接着是沉默。最初的火箭上升了。

十三

裘瑪克偃臥在一塊床板上，告訴我們在醫院裏一個穆西亞的事情。

加腦禾夫和我在收拾乾淨我們的手槍。

燈在綠罩下面顯得奇怪的和平。

「你知道在古比謝夫那里的情形嗎？」裘瑪克說，一面吸煙並吐唾沫。「大門是鎖着的。一個兵在那里站崗。在園子里散步，別的沒有地方，園子只有手帕一樣大。周圍是牆，中間柏油地，有長凳和冰結凌攤子。你就在這個園子裏走來走去，談論看護。她們都是很好的，那些看護，她們有胆量。……不過她們怕軍醫官。她們和你坐在長凳

上，或者坐在你的床邊，可是別的事——不談。……辦不到，這就完了。……我還在床上的時候，沒有什麼關係。並不攪擾我。我甚至起頭覺得厭煩了。但是我起了床的時候，我起頭覺得調皮了。不過不管調皮不調皮，沒有辦法。……無所事事，同志。你要休息，使身體合適。……很好的一種休息。躺在床上，晚上去看電影。片子都是舊的——亞歷山大·奈夫司基，米尼和波查司奇，有特性的女子。像綫一樣老是斷。還有石膏粉末。吓……」

加腦禾夫的嘴角現出了微笑。

「回到本題——你在向我們說一位穆西亞呀。」

「到時候要說到穆西亞的。莫要打斷我。若是不歡喜，就不要聽。我是告訴

中尉。……」

他將紙煙頭用大姆指在綠呢桌上捺熄。

「中尉沒有進過醫院。我要得把內情告訴他。」

他伸手拿另外一隻紙煙。

「這些煙太弱了……覺不到在吸煙。……」他表情的轉向我，繼續說：「唔，我的胳膊上了石膏架。打壞了橈骨——左邊的。夜裏無法舒服。一個鈎子總是伸出來。破碎的是在肘部以下是件好事。上半截胳膊或鎖骨折了的人可真夠受。石膏型正蓋着胸部，胳膊在夾板上。在醫院裏我們叫他們「飛機。」胳膊向前伸出半碼走來走去的。我的另外一處傷是在背部很下的地方，是的……碎片還在那里的。現在不麻煩我了，我覺不到了，但是那時候——蹲廁所真是一種藝術。我對穆西亞覺得不好意思……她可是很好的人兒。那樣的髮辮。她的衣服襯出她的苗條身體的好看。她坐在我的床上——我還不能走——用湯匙餵我蒸雞蛋，我覺得在針氈上一樣……以後我們爬窗子出去。從澡房容易跳下去——不過兩碼高。若是爬上暖爐，你的下頰可以夠到窗架。我的病室裏有一位上校，和你一樣是工程師。受過很好的教育，戰前是一個工廠的總工程師。唔，夜裏我們偷偷從窗子出去，穿着上有醫院印的襯衫和袴子，繞過屋角就有我們認識的一個人家。我們在那里換上別的衣服，到城裏去。上校胃受了傷，但是那時他在復元期中了。他先爬進去，以後抓住我的石膏架的鈎拖我上去。他們把窗子上了板的時候——有人看

見我們了——我們就想法攀水管爬下去。有一個和我們一陣的人損失了一隻腿。他用一隻胳膊掛着拐杖，像猴子一樣下去，只是把石膏架撞動一點罷了。……你總可以想法的。若是你把我們埋在地下，我們也會再冒出來。」

加腦禾夫笑了。

「在巴庫，我們常在演電影時偷着出去。你只聽到窗外嘆咚、嘆咚、嘆咚——一個接着一個。電影完了的時候，留下的只有不能起床的病人了。」

「電影有什麼……」裘瑪克打斷話，並沒有轉身。「在六號病室，我們作了一個繩梯。真正的，有梯級——你所能要的不過如此。我們用了兩個星期。正在窗下有棵大樹，沒有人看得到我們。可是他們開始洗窗子——等什麼軍官前來——把我們的梯子拆掉了。全病室的人都要得到主任外科醫生那裏去……但是有什麼用處呢？第二天七號病室出去了。……」

因為有綠罩，燈看起來特別平靜。老鼠在樑間爬抓得沙沙響。上面很遠的地方，偶然有白砲彈爆炸。

黃鬚鬚的地精坐在平茸菌上面，吸着長煙斗。一個天使從黑雲的天空中飛。有人給希特勒畫上鬚和莫泊桑式的髭，使他好像是理髮匠作樣子的假人。

在隔壁的地窖裏，受傷的人在躺着。我們用自己僅有的東西爲他們上了綑帶。他們不斷要水喝——水又少——只有兩隻德國水瓶供給二十個人。

白天我們擊退七次進攻，陣亡四個人，受傷的四個人，打毀了一架機關槍。

我擦完了手槍的油，把它收進匣裏去。以後我在藁薦上伸開身子。

「要睡覺了嗎，中尉？」裘瑪克問。

「不，只是要稍微躺一躺。」

「聽醫院聽厭倦了罷？」

「沒有，說下去罷，我在聽。」

他繼續他的故事。我側身躺着，聽着他得到看護歡心的說不完的情節，看着他的穿着花條水手襯衣的形體懶懶的癱在床上，看着加腦禾夫的粗大手指因爲擦手槍有油發着光，一撮頭髮垂到他的眼裏。他用彎着的胳膊不斷把頭髮推回去，以便不用油手髒了

臉。一兩點鐘前我們竟擊退了進攻，順着難走的窄戰壕拖受傷的人，並且我們在這裡坐在一塊小小的地方，和什麼人都失去了連絡；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不過在醫院裏還是很優越的生活罷，裘瑪克？」我問。

「優越的生活，」他回答。

「比這里好罷？」

「你以為怎麼樣！躺在那里，沒有事想，沒有「口舌」（註），沒有指定的工作，只是吃、睡、去受醫治。」

「你不想回到你的羣衆那裏嗎？」

「什麼羣衆？」

「團，士兵們。」

「當然想回。因此我早出醫院一個月。」

「你說在醫院裏是優越的生活，沒有指定的工作，」加腦禾夫笑了。

註：爲得消息而捉來的俘虜。

「和你有什麼相干，你這個海乙拿？彷彿你自己沒有到過那里，不知道似的。這是你用不着過問的。你在這裡的時候，你想醫院，想在那里裝傻子，躺在乾淨的被單上面，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你不知道把自己怎樣是好，却想回到前方和士兵們在一處。」

加腦禾夫將手槍上好，是一隻俘獲的大的瓦爾特式，托子放在掌上是很愉快的，他將它收進盒子裏去了。

「你進醫院幾次，裘瑪克？」

「三次。你呢？」

「兩次。」

「我——三次。兩次在基地醫院，一次在後方。」

加腦禾夫笑了。

「回到前方來的時候是有點古怪的。是不是？一切事情都要重新弄慣。」

「從基地醫院回來還不算很壞——在那里過的時間不算多。但是在後方的……我從

古比謝夫回來——那簡直是糊塗。一顆白砲彈爆炸，我會就蹲下來了。」

兩個人都笑了。

「真是最古怪的事情，中尉同志，」加腦禾夫說，一面在棉袴上擦他的油手。「你在戰場裏的時候，你覺得沒有什麼比你的安靜的地窖更好。營司令部好像後方。至於團或師司令部呢！士兵們甚至叫河岸上的人後勤部。……」

「不過你沒有看見過那種人嗎，」裘瑪克插嘴說——他是總不能安靜很久的，「他們坐在離前綫一百公里的地方，却挺起胸膛，說自己在作戰？我們的醫院裏就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突然停住了，眼睛釘在門上。

「你從什麼地方來？」

加腦禾夫也對着門凝視。

見鬼——瓦列加！……有肉體的——大頭，圓前額，穿着靴子，厚襪子捲過來蓋在上面。他站在門道裏。穿着大衣——看來像是我的——一直拖到他的踝骨了。兩隻腳換

來換去的。

「你從什麼地方來，瓦列加？」

「從那邊……從我們的人那里……」

他笨拙的敬禮。他從來作不很漂亮。他從背後解下來一個袋。

「我帶來罐頭豬肉……你的大衣……」

「你發瘋了！」

「什麼！瘋了？有給你的信。」

「誰寫來的？」

「參謀長哈爾拉毛夫給我的。」

「是他派你來的嗎？」

「不，不是他派的。我自己來的。……」瓦列加從他的袋裏取出一個罐頭，兩個麵

包。「我在裝袋子，他在和團司令部來的那個人談話，不知道怎樣和你取連絡，可是說他們要得想法作到。所以我說我就是要到你那里去的。他開手找東西，就將這個信給我

了。』

他從胸前的口袋——像一切兵士的一樣，裏面塞滿了紙和信——掏出一頁從筆記本撕下，摺成四摺的紙，遞給我。我讀到哈爾拉毛夫的整潔的筆蹟寫的字：

『五、十、四二、十二、十五 狂風司令部。』

『中尉同志。依據三十一號命令我報告：今天四點我們進攻，目的是要和你的右翼連絡，並要截斷透入山谷的敵軍，加以殲滅。我並報告：到了七個增援的人。暴風雨打電話說，有新指揮官到了，來代替你的。我們還沒有見到他。你的情形怎樣，中尉同志？阿布羅西莫夫上校和幾位軍官今天一早來了。支持住，中尉同志，我們要幫助你的。』

哈爾拉毛夫，中尉。』

他的簽字是總長派的，斜體、有花，有一個希奇古怪的大寫字母和許多捲，角，點，像鳥在周圍飛舞一樣。

我將信撕掉，並將碎片燒去了。想起穿過前線送那樣一封信。……唉，哈爾拉毛

夫，哈爾拉毛夫。……心底裏不是個壞人，盡了他最大的力，不過還是……

瓦列加拿一個一端有一小輪的開罐器在開罐頭。這個耳朵下垂的惡魔！……竟帶着那個罐頭爬過前綫。還拖着我的大衣。同時還帶一封信。『我說我就是要到你那裏去的。』彷彿就是轉過角，在第二層樓上一樣。

瓦列加在流鼻涕，盡力用沒有使用慣的開罐器開罐頭。他並沒有問我是否餓了。我也沒有發問——我怕我保持不了應當有的口氣。是別人發問的——加腦禾夫，裘瑪克。瓦列加不情願的回答他們。

『只有大衣礙我的事，太大了。……不過其餘的，算不了什麼。左邊有一點——他們戰壕間的缺口，白天我看到了，但是在夜裏……你要把肉熱一熱嗎，中尉同志？』

『不要，謝謝。沒有東西可以熱它呀。』

『你沒有想到把煤油爐子帶來嗎？』裘瑪克笑着。

沒有答話，瓦列加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一個德國酒精爐，和一把乾的酒精塊，好像糖塊一樣。默默的，連一點微笑的影子也沒有，他把爐子放到桌上了。

「不值得，瓦列加。我們就這樣吃罷。」
我們四個人胃口頂好的把罐頭吃空了。罐頭豬肉是好東西。

十四

鐘打了三點半。差一刻四點。四點。我們等待。四點半。五點。……沉默。……六點，七點。……天快亮了。我們不再等了。

又是一天。……

整個早晨德寇用臼砲轟擊我們——中型的，甚至重的。到三點的時候，我們的十六個人只剩下十二了。昨天的四個受傷人要死了。我看似乎是血中毒。一個人發破傷風。這是可怕的。他就在我眼前慢慢死去——並不年青，約摸有四十歲了。他右胳膊前節受了爆炸的子彈傷，他一直就害怕他的胳膊要被鋸掉。在戰前他是個旋盤工人。

「我沒有一隻胳膊怎麼了？」他說，一面把他的上了綑帶，拿子彈盒作的夾板拖着
的胳膊放到膝上。

「只用一隻胳膊不能作我的工作。還不如沒有了一條腿呢。」他詢問的先看看我，又看看加腦禾夫，彷彿我們的意見有什麼價值似的。我們告訴他說，骨頭會很快的合起來，肉也會再長，神經是沒有受傷的，因為他能動指頭。這使他安慰。他還向我談起戰前他對於旋盤的改良。以後他的臉開始扭筋。他的嘴露出牙齒顯得可怕的緊張。粗筋在他的頸上突出來。他的全身痙攣，彎得像弓一樣，用頸和腳跟支持着伏在地上。他叫喚。沒有法子使他直起來——他的身子硬得像鐵桿一樣。

「這是破傷風，」加腦禾夫說。「我們有一個人，在野戰病院害這個病死的。」

兩個鐘頭後他死掉了。

他的名字叫費山科。我是從他的兵士的小書知道的。這個名字我似乎熟悉。我在什麼地方聽過。以後我記起來了。我從埋地雷的地方回來的那一夜，有兩個兵在掘地，他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沒有能夠向傳令人解釋營長在什麼地方。一顆一百二十公厘的臼砲彈落到我們的地窖上了。按理論說，地窖是可以支持得住的……四層二十五公分樑的頂，上面還有土。實際上他被打壞了——頂支持住了，但是內裏被炸裂開，土落下來

了。

我們搬移進隔壁的碉堡，受傷的人在那里躺臥着。受傷的有四個。有一個頭部受傷，昏迷着。他不斷的談着什麼鎘管，於是叫人，以後又談鎘管。他的臉是蠟色的，他的眼睛閉着。看來彷彿他也就死了。

我們沒有埋死人。白砲彈不斷的呼哨爆炸——一分鐘我數了六個。中間有呼吸的時候，但從不超過六七分鐘——只夠去看看哨兵是否還活着。

最後一隻紙煙是從所有的口袋裏搜攏來的——一半煙草，一半麵包屑。我們三個人吸——加腦禾夫、裘瑪克、和我自己。沒有煙草了。我們已經將舊煙頭搜光了。

水就要完了。一個碎片打了一個熱水瓶，幾乎所有的水都在我們留意到以前流掉了——我彎身去拾一隻鉛筆，手却摸到了一灘水。在另一隻瓶裏只有十公升，再沒有多。時時受傷的人總要水喝。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應不應當喝。一個人腹部受傷——對他是不可能的。他總一直不斷的請求，請求——『只要小小的一滴，中尉同志，只要一滴，我的嘴乾……』他的眼睛使人想要陷進地裏去才好。機關槍也需要水。

三點鐘以後，德寇開始進攻。

這一直到黃昏。進攻，密集砲火，進攻，密集砲火。

我們用最後的一點力量擊退了最後一次的進攻。水在機關槍裏滾沸，使它們像水壺一樣嘩嘩作響。

從什麼地方弄水呢？若是沒有水，明天機關槍就要停止開火，這就是說……

晚間我們點查人數。

人——十一個。我自己、裘瑪克、加腦禾夫、瓦列加、兩個電話員，四個機關槍手——一架兩個人——一個步兵，就是和我在避彈狹壕裏的那個西比利亞人。他的右手受傷了，但是他精神飽滿。除了這些之外，有三個受傷的人。昏迷的人晚間死去了，我們把他運進堆死人的戰壕。

我們有四架機關槍。兩架打毀了。有足夠的火藥供德國的機關槍用，我們自己的一次可以開半天。

但是主要的東西是水。水……沒有水，這些子彈連一文也不值。我們的人今晚可以

和我們取得連絡嗎？我們不得不這樣，這就完了。他們十分知道我們不能在這裏永久支持。若是我們被打死完，山崗也就完事了。

因為想吸煙我的頭發暈。瓦列加從什麼地方的死德寇身上找到一隻壓壞的濕紙煙。我們輪流着吸一口，深深的將煙吸進去，閉着眼睛，將手指尖都燒了。兩點鐘內，我們也要開始想着水了……水瓶裏只有兩公升了——是絕對分配給機關槍的。從碉堡深處的什麼地方，電話員拿出一打又肥又引人想吃的醃青魚，用皮紙包着。我的嘴流口水。平滑，銀色，柔軟的背，頭上有露水似的小油珠。你想將牙咬進去。我爬出到戰壕裏去，盡力遠遠的把它們向德寇扔開。扔後我回來了。

受傷的人比較安靜了。他們躺在地上，沉重的呼吸着。我們把摺起的大衣放在他們身下。這個碉堡遠不如舊的那個舒服。用木板釘起來的桌子，上面鋪着報紙——再沒有別的了。我們的綠軍燈襯着崩壞的濕牆顯得胡鬧。我們從另外一個碉堡將它拿來——它怎麼竟沒有被毀，沒有人猜得透。

十五

蘇維埃的進攻是失敗了的。我們站在戰壕裏面看望射擊。德寇毫不停止的使用他們的機關槍。各槍發射的子彈相遇互穿，高高的飛入天空。在山谷的那一面，白礮彈這裏那里的閃光。以後它們沉默了。只剩下平常規律的射擊了。我們回到地窖裏去。

我們整夜沒有睡。談不起話來。沒有煙使人人都容易發脾氣。受傷的人不斷要水。天快亮時，另外一個死掉了。

七點時一架德國偵察機飛過去。它不斷嗡嗡響，嗡嗡響，並且環飛，司機座的玻璃閃光。於是沒有任何預備的密集礮火，德寇進攻了。

我們用四架機關槍使他們不能前進。兩架是機關槍手開的，一架是裘瑪克和加腦木夫，另一架是我和瓦列加開。電話員和年紀大的人支持兩翼。

太陽在我們身後。利於射擊。

密集的礮火來了。我們把機關槍拿下去，坐起來，碎片就在我們頭上飛。這時候我

才看出瓦列加變得那麼憔悴。他的面頰陷下去，眼睛又大又認真。他蹲下的時候，他的兩膝幾乎到了耳朵了。

一顆礮彈在交通壕裏離我們不幾步爆炸了。

「豬！」瓦列加說。

「豬！」我也應聲說。

礮火繼續了二十分鐘。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事。以後我們將機關槍拖到架槍處，等待着。

裘瑪克揮動他的手。我只看到他的頭和胳膊。

「他們把左手的兩架打毀了，」他叫。

剩下三架機關槍。

我們又擊退一次的進攻。我的機關槍發生障礙了。是德國的，我對它沒有把握。我叫裘瑪克。

他順着戰壕跑來。跛着腳。一塊碎片打到了他的後部。他右耳上邊圓帽上有一個

洞。

「那兩架槍完了，」他說，一面取出槍機。「兩架槍什麼沒有剩下，德寇將它們打成了碎片！」

我沒有答話。我沒有看清裘瑪克怎樣收拾一下槍機，把它放回去。

「有夠用的子彈嗎，營長？」

「暫時夠了。」

「那邊地窖跟前還有一箱。我想是最後的了。」

「被一顆礮彈打中了。……」

他狠狠的看著我的眼睛。我在他的瞳人中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我們不退出罷，中尉？」他的無血的乾嘴唇幾乎就沒有動。

「不。」

他伸出手來，我握住。硬硬的。

以後老西比利亞人陣亡了。

我們又在開火。機關槍激烈的搖動着。我覺得到汗成爲細流從我的胸、背、和腋下流。

前面的地是平的。討厭的，灰白的地。只有一處彎彎曲曲的矮叢，像一隻指頭患風濕的手。以後連這也不見了，被機關槍一片片打光了。

我計算不清德寇的進攻了。一、二、十、十二。我的頭發響。或許是飛機？裘瑪克叫嚷了什麼話。我一點也不明白。瓦列加把子彈一帶一帶的送給我。它們完得多麼快呵。周圍全是空子彈殼——沒有地方下腳。……

魔鬼……再給我一帶！再一帶……再一帶……瓦列加！他拖了一箱前來……他的臀部可笑的擺動——右、左。汗流進我的眼睛——熱而黏。

加勁……加勁！

一個臉……紅紅的，沒戴帽子，發光。

「中尉同志，讓我……」

「滾！……」

「不過你受了傷。……」

「滾！……」

臉面不見了，在原地方我看到白的，或黃的，或紅的東西，一個落在一個上面。在電影院所看到的那類東西——逐漸擴大的圓圈，上面有一個標題。圓圈擴大，變灰白，失色，顫抖。於是突然間——阿摩尼亞。圓圈不見了。一個臉。一撮全黃色的頭髮，敞開的領子，眼睛——歡笑的藍眼睛。希雅葉夫的眼睛。希雅葉夫的頭髮。接着是綠罩的燈。接着阿摩尼亞使我的眼睛流淚。

「你認識我嗎，工程師？」

希雅葉夫的聲音。有人擁抱我，搖動我，有人的領子拖拉到我的嘴里——粗糙，像刺。

唔，當然，這是我們的碉堡。瓦列加。哈爾拉毛夫。希雅葉夫。肉身的希雅葉夫，活着的，可以摸到的，有額前的黃頭髮。

「唔，你認識我嗎？」

「耶蘇基督，當然認識。……」

「爲這謝謝主。」

「謝謝主。」

我們握手，歡笑，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們周圍都在笑。

「留心，上級中尉同志，他受傷了。你會把他搖碎了。」

當然是瓦列加。希雅葉夫擺擺他的手。

「這算不了什麼傷。只是一點輕傷罷了，明天就可以好了。」

我覺得軟弱，我的頭旋轉，尤其當我轉動它的時候。

「要點東西喝嗎？」

我還來不及答話，便覺得唇間有個酸味的罐，一種涼的東西似乎愉快的滲進了我的

全身。

「你從什麼地方掉下來的，希雅葉夫？」

「從月亮上。」

「莫要。說正經話。」

「你是什麼意思，從什麼地方？得到了我的命令，這就完了。指揮你的營……你不高興嗎？」

他一點也沒有改變。連體重也沒有減。還是同樣強壯，寬肩，漂亮的人，帽子歪戴在一隻眼上。

「你看來不怎麼活躍呀，」他說，笑着露出白牙齒的表情還是離不開他的臉。「你似乎沒有大休息。」

「是的，休息有點忽略了。……不過等一等，等一等。現在你是從什麼地方來？」

「這有什麼關係？我來了，這就完了。」

「德寇呢？」

「德寇逃跑了。從山谷逃跑的。還留下兩個俘虜呢。」

「你們人多嗎？」

「多多少少、兩營。你的和第三營。五十人。」

「五十？」

「五十。」

「你在拉我的腿！」

他又笑了，其餘的人也全笑了。

「爲什麼？你以爲人多嗎？」

「你不以爲嗎？」

「唔……那要看其他情形。……」

「停下，……橋呢？橋怎麼樣？」

「還有五個人在那裏，」哈爾拉毛夫插嘴說。「不過他們在那裏不會久。」

「好得很。真正好得很。……裘瑪克和加腦禾夫呢？」

「他們在活着，他們在活着。……」

「謝謝主。再給我一點水。」

晚間希雅葉夫和我坐在營司令部——就是堤下的那管子。

我的傷沒有什麼——前額微傷，頭髮中一道傷痕。我甚至還可以喝酒。不過不多。我們喝了點發臭的東西，酒精或家釀的燒酒，並且吃醃青魚——就是我扔到山崗上的。這在瓦列加當然是受不了。

「你怎能把它們扔掉？上次你喝酒的時候，你自己說，「但願能有一條青魚，瓦列加……」青魚切成整齊的片，去了刺，舖在報紙上面——報紙是從哈爾拉毛夫的收藏中偷出來的，這使他們不斷磨擦。

躺在木床板上，我望着希雅葉夫，盡力想從他身上找出點變化。沒有，他還完全是一樣——甚至從開着的領子看到的藍色襯衣的三角也是一樣的。

「聽到馬克西莫夫什麼消息了嗎？」我問。

「沒有……有人告訴我，我記不清是誰了，他在頓河這岸見到他了。不過這多半是不會的。這一岸我處處都到過了，可是從來沒有遇到他過。」

「我們的人中你見到誰了？」

「我們的人？」希雅葉夫縐眉頭。「我們的人……有幾個連長。偵探兵首領——」

戈格里第茲。他坐卡車過去。揮動他的手。唔，還有誰呢？野戰醫院的女孩們。……黨的組織人——科司特里契尼。……是了！』他用手掌拍拍桌子。『幾乎忘了。你的那位朋友，化學家……他叫什麼名字哩？』

『伊戈爾。在什麼地方？』我跳起來。

『在這一邊。五天以前。』

『你說謊話。』

『又是說謊。他在紅色十月工廠。在三十九營。』

『三十九？』

『不知爲什麼緣故，現在他不在化學部了，却像你一樣是個工程師。弄地雷區，強刀爆炸物，和那類玩意。』

『你在三十九營作什麼？』

『不作什麼。只是碰巧到那里了。找陸軍司令部。有個胡塗人告訴我是在班尼谷。』

所以我到那里去了。想得出像什麼樣子嗎？前面三步外都看不清楚。煙，灰塵……像地

獄一樣濃厚……德寇正在開火。我找一個避彈壕。連一個真洞都不是，但只有這樣的。以後我看見一道木門。到那里去——總可以躲躲碎片。爬進去。德寇走光的時候，我想走出來，有人抓住我的袖子。回頭一看——正是你的伊戈爾。一上來都不認識他了。鬚鬚剃掉了。全被煙弄黑了。我只從眼睛認識他。」

「不過他在活着，沒有受傷？」

「活着並沒有受傷。當然，他問到你了。我能告訴他什麼呢？我不知道，這就完了。我們略談了談你，以後他說他想你是在一八四團。不過他說他也許把數目弄混亂了。可是我也將這數字寫下來了。決心到你這里來。各師空額很多，情形你是知道的。在陸軍司令部我請求到一八四團，他們歡迎得很。在師司令部我查出你的團來。」

「好得很。」

十二點我將營交代了，月亮上來時，瓦列加和我起身到河岸去。加腦禾夫和裘瑪克還在前方的陣地，所以我不能和他們告別。

哈爾拉毛夫伸出他的手。

「若是在河岸上無聊，就來看我們，」他用仁慈的亞美尼亞人的眼睛看着我。

離開他們，我是難過的——我對於我的營已經習慣了。入口的兵——他的名字又長又怪，我總記不住——敬禮，將來福槍從右手換到左手。

「你要離開我們了，營長？」

「是的。」

他咳嗽，又敬禮，這一次是告別。

「來看我們，莫要忘記我們。」

「當然，當然，我要來的，」我說，於是扶着瓦列加，我爬出戰壕。那個怪名字的人從後面得體的推我一下。

十六

三天我什麼事沒有作，只是吃睡和讀書。新的碉堡是很好的——是地下建築的奇蹟。一條七米突的地道直入斜坡。末端右手有一間屋。一間真正的屋。所缺的只是窗

子。一切都整齊的用水板作面——板是薄薄的，對好了筍口，刀都插不進。天花板，地板，兩張床，中間一張桌子。桌上有一面橢圓鏡，上有胖臉的愛神。角落裏有一個煤油燈和汽鍋。有褥子，枕頭，和被。一個人還能希望什麼呢？

早晨瓦列加給我吃多油的通心粉湯。稠得可以插住湯匙，給我喝自己的銅暖炊煮的茶。它舒舒服服的在角落裏響着。頭下枕一個枕頭，我躺着猜舊紅陸軍中的字謎，並讀莫斯科的報紙。

世界上完全是安靜的。

新錫蘭有更多的新兵入伍。英國在埃及的斥埃活動。同古巴和盧森堡的外交關係恢復。盟機在拉海，沙拉馬亞，新幾尼亞的布納和提木爾島小規模轟炸。在蘇恩——司丹列區對日軍事稍趨緊張。美國軍隊到達比利亞的首都蒙羅維亞。在瑪達加斯加也有英國軍隊在什麼地方活動，佔領了什麼東西，和什麼人作戰，鬧不清楚究竟是和誰，甚至還有了俘虜。

在布爾曉劇院上演杜布羅夫司基。在瑪里劇院上演科爾尼求克的前線，在尼米羅維

奇，丹琴利科劇院上演特羅乙的海蘭。

這里，在十四米突深，離全世界正談論着的前線一公里半的地方，我覺得彷彿在後方一樣舒服平靜。還能更爲平靜嗎？有燈光的街道，電車，公共車，一轉龍頭，你就看到自來水……奇怪……

我躺在那里，凝視着天花板，想着高尚的事，想看一切東西都怎樣是相對的，想着目前對於我，理想的事情就是這個碉堡，和錫器盛的通心粉——但只是熱的就好了，可是在戰前，我需要各種的衣服和條子花的領帶，若是我買的麵包沒有焙好，我便在麵包舖裏發怨言。……在戰爭之後，在這一切轟炸之後，我們會再……使得生活繼續下去嗎。……

過一會之後，我看厭了天花板，想厭了將來，便走出去。

一條粗管順着全河岸拖延下去，它的來源和目的我全不知道，我看過之後，便坐下來擺蕩我的兩腿，吸着的雜拌煙足夠使你暈倒的，也使我難以呼吸，我一面享受着最後的陽光，藍色的天空，對岸的教堂，一面思想。……不，我沒有思想，我的腦子是一片

空白。我只是吸煙並擺蕩我的兩腿。

長鬚鬚的副排長加爾苦沙走近前來。我拿我的錶給他看，不知爲什麼它停住了。他看了看，搖了搖，說錶不好了，便就地在我的腳跟前，在兩膝間放一塊木板，收拾起來了。雖然你原料想他的長僵皮的手一摸錶便會毀掉它，可是他的手指的活動却驚人的靈敏並準確。

我總決定不了他在戰前從事什麼職業。他二十六歲，却已經作過錶匠，造爐人，打撈沉船的工人，甚至在馬戲場翻筋斗，並結了三次婚。他規律的給他的三位前妻寫信，雖然有兩個已經又嫁過人了。

他談話不多，但却很願意回答問題。因爲找點事作，我不斷問他關於他自己的事，他認真的回答，彷彿填表一樣，同時對於錶的注意一點也不分散。只有一次他走進地道，看看工兵們在作什麼。

以後阿司塔夫葉夫出現了——作戰事情上的副參謀。年青，文雅，現出茫然的凝視。他像法國人一樣，說話帶着喉音的「R」——顯然他以爲這對他合適。他認識他只

有兩天，但是不知爲什麼，他認爲他是他的朋友，並且叫我喬治。他自己的名字叫希坡里特，我想是很合適的。他不甚明確的使我想到了託爾斯泰的希坡里特庫拉金。同樣的有限度並對自己有把握。他是司維得羅夫司基大學的歷史講師。他吸煙的時候，他文雅的伸開小指頭，吐出煙，使嘴圓成一個「O」。

他意識到他的職業的要求，已經在搜集未來歷史的資料。

「你明白是多麼有趣嗎，喬治？」他說，在將灰吹去之後，他文雅的倚靠着管子。「正是在這時候，在大事件的沸騰喧嚷中，不可以忘記。尤其是我們這些參加事件，受過教育的文雅人。過了些年，人們會爲我們的排長所用的半弄糲糊的步兵地圖出很多的代價，並用放大鏡去看它。不對嗎？」

他拿住我的鉤子，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間扭動它。

「你要幫我忙的，喬治，你不願嗎？我不能靠阿布羅西莫夫或其他的人，這你自己也看得出。他們除了執行命令或佔領什麼山崗之外，對什麼也沒有興趣。」

他輕輕的微笑，那神氣彷彿他連一瞬間也不相信會有人能和他不同意。

鬼知道嗎……也許他是對的。但是在當時他激怒我，刺激我的神經——只叫我「喬治」，一面用小刀收拾他的紅指甲。

一排黃翼的楊克式飛機在斜坡上面出現了。阿司塔夫葉夫斜眼看着它們，一面用手優雅的作着手勢。

「唔，我要得走了。……公文忙得很。一天二十件。師司令部瘋了。來看我，喬治，」他走進他的避彈處去了。

楊克式飛機分組，開始在紅色十月工廠上急降。

加爾苦沙舌尖伸到嘴外，用鉗子將一個微小的輪子推進我的錶裏去。

聽到軍官的廚房裏有刀聲。顯然午餐有魚或肉捲可以吃。

十七

十一月開始早晨有濃厚的霜，冬季的制服終於發下來了。有護耳的帽子，棉短衣和袴子，羊毛褰腿，有絨毛的兔皮手套。傳說不天還要發給我們氈靴和皮背心。我們從

夏季的帽子上將星章換下來，將夏季的換洗衣服丟到窩瓦河裏去，並開始計算到春天有多少日子。

有時候裘瑪克來訪我們——他住在十二碼開外的地方——他帶來紙牌，我們便坐下來玩耍。有時候我們去聽他的留聲機。

軍需官拉查爾時時從對岸過來，住在我們這裏。瓦列加便把他的大衣鋪在兩床之間，自己在爐子跟前睡下。拉查爾告訴我們對岸的各種新聞；據他說，在計畫撤退我們去改編——到列寧司基或甚至到西比利亞。我們知道這只是說說罷了，我們不會撤退到任何地方，但是我們假裝着相信他——因為相信比懷疑愉快些——並且作種種計畫，到克拉克諾非姆司克或託姆司克去過和平的生活。在這些夢想中最先出現的是西比利亞的小肉糰，酸奶油，當然還有女孩子。

有一次一架米塞式飛機落在我們團所守的陣地。沒有人知道是誰打下來的，但是在三個營的晚間報告中我們讀到：『用準確的來福槍和機關槍射擊，我們的營打落一架敵機。』它落在肉類包裝工廠附近，雖然有礮火和軍官們的叫嚷，大家仍然跑去看。半點

鐘內裘瑪克拿來一隻美麗的錶，針是透明的，還有一大塊軟玻璃。一星期內，我們都拿透明的大紙煙盒——加爾苦沙的作品——誇耀。大家都向他定作。就連有三個煙斗，從不吸紙煙的上校，也定作一個有金屬帶的很特別的紙煙盒。

十八

六號晚上加腦禾夫打電話給我。

「德寇平靜。我無聊。明天我們有肉捲。明天是假日。來罷。也有燒酒。」

我用不着再請。我們一個人喝了二百格蘭姆——希雅葉夫，加腦禾夫和我。以後法白爾來到了。希雅葉夫替他倒出一滿杯。一言不發，法白爾大口將它喝完了，彷彿是水一樣，於是將杯放回到桌上。

「這夠派頭！……」希雅葉夫笑。「我沒有想到你有這樣酒量。再來一杯嗎？」
法白爾搖搖頭。

「不了，謝謝。我不歡喜燒酒。」

「却像會喝酒的人一樣一舉杯喝下去了，」希雅葉夫又笑了。他搖動瓶子，直到燒酒像碳酸礦水一樣發泡。「燒酒是好東西，怎樣，工程師？白色透明，發臭，可是好。……你不歡喜它是不對的，法白爾，朋友，你不對。」

他又搖搖瓶子，以後將它放到桌上。

「記得我們在苦勃顏司克附近喝酒的時候嗎？那最後一夜……在我的地窖裏面。並且吃油煎馬鈴薯。我的非力普是煎馬鈴薯的好手。記得非力普嗎？我沒有他了。靠近康特米洛夫加。他是一個滿好的人。……」

他把杯子在手裏轉來轉去——是一個大的銅杯，足夠裝一公升。就是裘瑪克也講求莫要斟滿。

「你那時在想什麼？唉？育爾加？我們在河岸上的時候？團走掉了，我們坐在那裏看火箭。你那時候想什麼？」

「唔，我怎麼說得了……」

「你說得了，不過你不願說……我知道。糟糕。像地獄一樣糟糕。對嗎？以後在那

個村裏，你記得嗎，那老人給我們水？「你們不願打，」他說。「強壯健康的人，但是你們不願打。」我們就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我們自己也全不明白。我願意他現在在這里，那個缺了齒的老人。」

他突然停住了，他的眼睛變小，並且看來嚴厲。他聽到他的兩個兵士逃掉時，他的眼睛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告訴我，工程師，退卻時你可有那一種感情？覺得這是完了……一切都場台了……沒有什麼留下來了。你有過嗎？我有過一次。是在我們渡過頓河的時候。你知道那里像什麼樣子嗎？彼此踩着頭走呀。有一個上尉，另外一個工兵，他的營在那里弄好一個渡口——我們盡力想弄出點秩序來。一座浮橋並不結實，在轟炸後都是洞和裂口。卡車一輛一輛的過去，輪子都沒到水裏。就算對付好了。排成了長行。突然一個戴坦甲頭盔的少校坐着吉普車來到了。直開到橋邊，站起來，對我嚷叫：「你是什麼鬼意思，把我阻擋住？德國的坦克離這里只有三公里！你還在這里立規矩！」你知道，我大爲震驚。他手裏拿着手槍，紅着臉，眼睛突出。我想，若是一個少校那樣說話，事情一定是不

好。……卡車開始彼此互相擁擠。我看到我的上尉被撞倒了。只有鬼知道——有一會我一定是瘋了。我跳到吉僕車那里，照他的討厭的臉鞭打了一次，兩次，三次。奪過手槍，又給了他八槍桿。……結果附近什麼地方也沒有坦克。車夫在什麼地方不見了。也許是一個德寇，是一個搗亂鬼罷？」

「也許是的，」我回答。

希雅葉夫不作聲了。他又搖搖瓶子，以後倒點燒酒到杯子裏。不過他沒有喝。他坐在那里向前凝視。我聽得到有人在電話上咒罵。

「不過他有怎樣的意志呵……」希雅葉夫並沒有抬起眼睛來，說。「全能的神……」

「誰有？」我問，莫名其妙了。

「瞎，當然是史達林。」他一口喝乾杯裏的酒。「在那樣兩次退却之下挺然直立。

就想一想。在一九四一和現在。……能夠把他們從莫斯科趕走。並在這裏支持住。我們支持多久了？兩個多月了罷？德寇雖然用他們全部的楊克式和海恩克爾式飛機也是一籌莫展。這還是在他們打通了之後，而且是怎樣的打通呵。……在七月後……他一定覺得

怎樣呢？你們能想像得出嗎？這總之是他受苦的第二年了。他爲每個人着想。我們在這里守着五六百米突的地方，我們却在咒罵。這不對啦，那不好啦，機關槍不活動啦。但是他却得想着全個前線……大概連看報的工夫也沒有。你以爲怎樣，柯然契夫，他有沒有工夫看報紙？」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總會找出工夫來的。」

「你以爲這樣嗎？我倒懷疑。我們很好的。你們坐在碉堡裏面，吸着煙，若是有什麼不合適，你們就走出去，大鬧一通，是呀，有時還揮揮手槍呢。……是呀，你們什麼都知道得清楚——每個人像什麼樣，每個高地和每個山崗，你們都到過許多次。但是牠有什麼呢？一張地圖，上面有旗子。從那上面想法子。事事要記——我們在什麼地方前進，在什麼地方守一條戰線，在什麼地方退却。要知道——他支持我們一切人。……」
希雅葉夫的話打斷了。「奏點音樂，加腦禾夫。六弦琴掛在那裏無事作寂寞起來了。」

加腦禾夫從牆上取下六弦琴來。頭一天營的探兵在一所半毀的房子裏發現它。琴上有一個藍色的絲帶，帶上有烙畫法的韻字：「親愛的維提亞留念，瓦利亞贈。」

『你知道——彈點吉僕西的調子。』

希雅葉夫在藁薦上更舒服的伸開身子，將穿着靴統很合適的皮長靴的兩腿縮起來。

『前線上的情形怎麼樣，里阿須加？安靜嗎？』

『完全安靜，上級中尉同志，』耳朵下垂的里阿須加回答，勉強打起精神，以便別人看不出他打了盹。『給那五營送晚飯。士兵們抱怨，因為粥稀了。……』

『有一天我要給那個伍長一個利害。若是他夜裏來，叫醒我。唔，彈罷，加腦禾夫。』

加腦禾夫彈了一個調子。他有很令人愉快的，響亮的聲音，介乎上低音和第二低音之間，並且有很懂音樂的耳朵。他輕柔的唱，很高興，有時甚至閉起眼睛來。所有的歌都是俄國的，富於夢想，有許多以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他唱得好。他的臉面看起來也令人愉快。有些粗，但是其中却有點聰明真實的東西。蓬亂的眉。碧眼——明達，沉着，總老是一樣——有種永遠存在的內心的微笑。就是在山崗上，它們也是微笑的。

法白爾坐在那里，用手遮着雙眼。波狀微紅的頭髮從他的手指間露出來。他在想什

麼呢？我猜不出，連糗糗糊糊的也猜不出。想着他的妻，他的孩子，想着積分，微分罷。也許地上沒有使他感興趣的東西罷？從他在轟炸中那種漫不經心的，厭倦的吸煙的樣子判斷，我有時想，連死也不使他焦心。

過一會之後，加腦禾夫疲倦了，或者覺得他唱夠了。他默默的坐了一會。於是希雅葉夫用一隻肘支起自己的身子。

「法白爾……你戰前像這個樣子嗎？」

法白爾抬起頭來。

「像什麼樣子？」

「像你現在的樣子。」

「現在我像什麼樣子呢？」

「只有鬼知道……我明白不了你。你不歡喜喝酒，罵人，和女人。……看看我們的工程師。他也受過大學教育呀。」

法白爾很輕的微笑着。

「我不十分明白大學教育同喝酒和女人有什麼關係。」

「並不是什麼有什麼關係，」希雅葉夫在藁薦邊上坐起來，兩膝分開。「我只是不明白，沒有酒，人在前線上怎麼能過下去。也不咒罵。沒有這，你怎能應付？加腦禾夫是一個安靜謙虛的人——你不用聽，加腦禾夫——但是他能罵起來使天地變色。」

「是的，我料想我不善于作這樣事的，」法白爾回答。

希雅葉夫笑了。

「莫要以爲我想法引你走錯路。或者教你咒罵。絕不是。只是我不明白怎麼會這個樣子……你會游泳嗎？」

「游泳？不，我不會。」

「騎車呢？」

「不，也不會。」

「你曾經毆打過什麼人嗎？」

「爲什麼你不能不去打攪他？」加腦禾夫來援救他了。「去和裘瑪克談那些話去。」

你要知道的事他都可以告訴你。」

「我打過一個人的臉，」法白爾安安靜靜的說，隨即站起身來。

「你打過？誰？」

「我要走了，」法白爾說，不理會那個問題，一面扣大衣的釦子。

「莫走，告訴我你打的是誰？」

「這沒有趣味……我要走了。」他走掉了。

「是一個怪人，」希雅葉夫說，一面站起身來。

加腦禾夫微笑。他有兩個酒窩，像一個孩子。

「昨天我到他那里去。我正從河岸來。他正在坐着寫字。我猜想是一封信。一個練習簿的第四頁他就要寫完了。字很小。我很想讀它一讀。」

希雅葉夫幾乎看不到的對我擠擠眼。

「不過也許不是一封信罷？」

「別的是什麼呢？」

「或許是詩。」

加腦禾夫紅了臉。

「你爲什麼紅臉呢？」

「我並沒有紅臉，」可是他的臉更紅了。

希雅葉夫壓抑住微笑，暫時沒有說什麼，眼睛却釘視加腦禾夫。

「唔，你的像什麼樣？」

「我的什麼？」

「當然是詩啦。」

「什麼詩？」

「你以爲我們不知道！在那個練習本裏。布面的。那次在他的地窖裏，柯然契夫，你記得嗎？」

加腦禾夫無可躲閃了。

「哦，那只是……消磨時光。」

「消磨時光……你們全是一樣——消磨時光。我料想普希金寫詩也是消磨時光罷。我喝酒消磨時光，你寫詩。當然是你自己的——承認嗎？」

「哦，我們喝酒罷，」加腦禾夫用手指將瓶約了三分之一，將它倒入杯裏。

半點鐘後，加腦禾夫和我離去了。我們在信號柱那裏分了手——他向右去，我向
左。

「不過什麼時候把你的詩向我讀一讀，」我們分手的時候，我說。

「什麼時候……」他模糊的回答，于是在黑暗中消失了。

十九

是暗黑的夜，一個星也看不到。只有幾片朦朧不明的地方。高地上有分散的槍聲。

酒的影響開始顯露出來了。我的腳總陷到各種廢物裏去。有一次我幾乎跌倒——給
電線糾纏住了。

有人在毀了的橋旁坐着。一隻紙煙朦朧的點燃着。

「什麼鬼東西在吃煙？」

「從這裏總是看不見的，」有人悶聲的從黑暗中回答。法白爾的聲音。

「你在那裏作什麼？」

「不作什麼。吸一口空氣。」

我走到他跟前。

「吸一口氣？」

「吸一口氣。」

不知爲什麼我也坐下了。法白爾不再說什麼話了。就只坐着吸煙。我也點起煙來，我們默默的坐着。我不知道對他談什麼是好。

「不一會要有音樂會，」法白爾突然說。

「我以爲不會有，」我回答。「他們的卓越的飛行家安靜了兩天了，不知爲什麼緣故。」

「不，這並不是我的意思，我談的是真正的音樂會。在河那面安設了播音機。先廣

播新聞。以後有音樂。昨晚這時候就有一次。」

「從莫斯科廣播的還是別處？」

「我料想是從莫斯科。」

一縱行兵士一個跟着一個過去了——約有十個，搬運地雷和火藥。我聽得到他們失足時咒罵，和石礫在他們腳下滑動。二十分鐘內他們會回來，半點鐘內他們又要過去，一面失足，一面咒罵黑暗，咒罵到處放置着的鐵，希特勒，和使他們立刻搬運四營地雷的伍長。他們一夜來回六七次，他們所搬運的白天便會用完了。太陽一落，便又回到河岸，從河岸到火線，從火線到河岸，終夜不停。

「連裏的情形怎樣？」我問。

「滿好，」法白爾淡漠的回答。「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你現在有多少人？」

「還是一樣多。我們從來沒有超出過十八或二十個人。和我們一同來的舊人幾乎沒有一個留下來的了。」

「替換的人呢？」

「他們值什麼？」

「無經驗的小夥子嗎？」

「從來沒有看過來福槍。昨天損失了一個。一個地雷在他手裏炸了。」

「唉……」我說。「壞事，戰爭。」

法白爾沒有答話。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煙葉盒，捲了一隻紙煙，用舊的煙頭去點它。他的消瘦的臉面，骨瘦的鼻子，和嘴跟前的縐紋，有一時在火光中可以看到。

「你可曾想過人生是件該罵的糊塗事嗎？」法白爾問。他的紙煙吸不了——紙煙頭小，碎了。

「人生還是戰爭？」我問。

「全部的人生。」

「這是一個大問題。……當然，人生有許多是無意味的。不過關係什麼說呢……」

「並不特別關係什麼……只是空論。一種出入的對比罷了。」

「這豈不是有點太早嗎？」

「當然是，不過你總可得到某種結論。」

他慢慢的用腳後跟踩紙煙頭。火星被踏到地裏，在他的兩腳間還亮了好久。

「你從來沒有想過你的過去生活嗎？」

「你是什麼意思？」

「你不覺得，在某種限度之內，我們像駝鳥一樣生活嗎？」

「駝鳥？」

「若是你要找一個比喻，這差不多是最好的了。我們差不多從不把頭露出沙外。」

「解釋。」

「我在談論戰爭。談論我們和戰爭。我說「我們」的時候，我想着我和你，戰前和軍事沒有直接關係的人。簡單說——你知道有時候會有戰爭嗎？」

「我料我知道。」

「你並不「料想」——你知道。而且，你知道你自己會參加。」

他在紙煙上吸了好幾口，出聲的將煙吐出。

「戰前你是預備隊軍官。不對嗎？三十四軍團……高級的非戰鬥員訓練或這類事

情。」

「三十四軍團……後備排長。」

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法白爾談這樣多的話。一定是酒的影響。

「訓練營每週一天。總盡力想法缺席。夏令營。向右——轉！向左——轉！快步——走！指揮官要漂亮的姿勢，響亮的歌。出去作戰術的訓練，便使矮叢掩蔽着，去睡覺，吸煙，看錶——到午飯還有多長時間。我並不以為我很超出規矩，我超出嗎？」

「說實話，並不很超出。」

「這正是要點了。……我們把事情留給別人。五一節檢閱的時候，我們站在馬路上面，手放在口袋裏，看着坦克，飛機，和兵士們成排前進……唉，這可了不得！唉，我們不是強嗎！我們那時候所想的不過如此。不對嗎？至于有一天我們會不走柏油路而走灰土路，背上駝着背囊，對於不是千百人，也許是幾打人的生命負責……那時候我們會

經想到過嗎？」

法白爾慢慢的，甚至懶洋洋的說話，時常停住，在每句話之後都吸煙。外表上他顯得十分鎮靜，但是有種捉摸不定的東西——或者是他常常的吸煙，或者是那些不平穩的停頓，或者是在紙煙的光中朦朧見到的皺着的眉頭——使我覺得：他好久就想把這一切吐露出來，不過不是無人可談，就是沒有適宜的時機或工夫，再不然就爲了誰也不知道的原因，他始終沒有。我覺得他是激動的，但是像他那一類的沉默矜持的許多人一樣，他的激動並不在外面表現——正相反，這倒加緊了他的自我約束。

我沒有說什麼話，只坐着吸煙聽他說。法白爾繼續說話。

「在戰爭的第四天，我看到三十個活潑的青年人——木匠，旋盤工人，鐵匠，牽引用自動車車夫——排成兩行站在我前面——告訴我指揮他們。教他們。那是在訓練營裏。」

「工兵嗎？」

「是的，工兵。」

「那麼你應該是工兵了？」

「是的。或者不如說，在以前是。」

「那你怎麼跑到步兵裏面了呢？」

「在這以前我原在臼礮隊。在哈科夫失利之後，我不得不轉到步兵裏面去。」

「我原來不知道。那我們是同事了。」

「是呀，」法白爾微笑了，並繼續說話。「所以就告訴我指揮並訓練他們。一張時間表：佈地雷——四點鐘，堡壘——四點鐘，道路橋梁——四點鐘。他們站在那里。時常換腳，看着扔在樹底下的工具，他們站着等待聽我要告訴他們什麼。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我只知道三硝基苯看來像肥皂，炸藥像果醬，戰壕可以縱斷掘或半縱斷掘。若是有人問我來福槍有多少部份，我會搔搔頭胡猜一番。」

他停止了……在他的口袋裏摸索煙葉盒。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吸過這多煙——一隻接着一隻。

「這一切是誰的過錯呢？該責備誰呢？伯伯叔叔——像老人們常說的？不，並不是

什麼伯伯叔叔……是我自己的過錯。戰前我簡直就沒有興趣學軍事。我將入營的一月看作義務——不得不去，沒有辦法——不過是頂不引人歡喜的義務。……不是我的工作，以及類此的話頭。……我的工作就是數學——等等。科學。……」

法白爾在他的口袋裏摸索。

「我們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火？」他說。「我的火柴全用完了。」

「你的煙頭滅了嗎？」

「滅了。」

「我們要得等士兵們到來了。不一會他們要回到河岸去。」

「是呀，我們只有這樣辦了。」

所以我們等待着。停了一會之後，法白爾又用同樣沉靜，平穩，疲倦的聲音繼續

說。

「我訓練他們四個月。你可想得出這是什麼意義嗎？我能教他們什麼呢？全營只有一本講炸藥的教科書。別的什麼也沒有。對於這功課沒有一點其他讀物。我常常整夜硬

記，到早晨向他們解釋我手裏從來沒有拿過的地雷的結構。……咳……想起來我不免戰慄。」

一縱行兵士從我們旁邊過去，我們向他們要火。有一個兵士蹲下來打火石。我們點了煙，兵士們繼續前進。他們一個一個的在黑暗中消失了——笨重的形體，棉衣上穿着外套。

法白爾轉過他的頭。

「一個鳴不平的人，是罷？」他很安靜的說。

直到那時候他都沒有轉過身，却一直向前凝視。現在在黑暗中我可以覺到他的近視眼釘着我。

「誰是個鳴不平的人？」我問。

「當然是我。我料想，這正是你的想頭。抱怨，訴苦。對嗎？」

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到某種限度他是對的。談論過去有什麼用處？分析過去，或不如說，分析過去的錯誤，只在這種分析可以幫助改正現在或將來的時候，才有意

義。

「我是這樣看法。若是你不斷的總想着過去的錯誤，並且爲這些責難自己，那是難以生活的。責難無濟于事。我想你現在完全明白一隻來福槍，也可以教兵士們怎樣用它了。」

「我猜想你是對的。」停頓一下。「不過你知道……在戰前，若是我遇到……就說希雅葉夫這樣的人罷——我絕想不到會有一個時候我會羨慕他的。」

「現在你羨慕他嗎？」

「我確實羨慕。」另外停頓一下。「在高級的數學問題上，我可以摸得頭頭是道。總之，研究了八年呵。但是像抓住偷士兵食物的伍長這樣簡單的問題，在我幾乎就是解決不了的。」

「你歡喜批評你自己。」

「也許。我想你大概也是一樣，只是你不談就是了。」

「不過，爲什麼你羨慕希雅葉夫呢？」

「爲什麼嗎？」他站起來，走了一兩步，又回來坐下。在我們周圍一切都驚人的靜寂。只有一架機關槍，遠遠的在紅色十月工廠那面的什麼地方，並不特別起勁的偶然開開火。

「因爲我看看他的時候，我清清楚楚的覺到自己的缺陷。這在你看來似乎是可笑的。不過確是這樣。他是一個單純的人，並不複雜，問我是否會游泳或騎車，並不費他什麼事。他絕想不到，這樣問題會正打中我的心坎。我說我打過一個人的臉是撒謊。我從來沒有打過任何人。我從來不歡喜打架，不歡喜體操或遊戲。現在你看……」

他突然沉默起來。鼻孔高聲的出着氣。大概是一種神經質的習慣。我漸漸開始明白他了。明白他的矜持，沉默，和不歡。

「這並不怎麼壞，」我說，極力想找出點安慰人的話頭。我想起來在我作營長的時候，曾經對他叫嚷過。「戰爭對於每個人都是無情的。」

「天呵！你是這樣了解我的呀？」他的聲音都激動得顫抖變調了。「曾經給我前線總司令部的工作——一點也不是壞工作。我懂得幾種外國語。給了我情報部的工作——」

查詢俘虜。你却說——「戰爭對於每個人都是無情的。……」

「我覺得錯說了話了。」

「你結婚了嗎？」我問。

「我結婚了。爲什麼？」

「沒有什麼。只是想知道。」

「是的，我結婚了。」

「可有孩子？」

「沒有。」

「你多大年歲？」

「二十八。」

「二十八。我也二十八。你有朋友嗎？」

「是的，我有，不過……」他停住了。

「若是不樂意，你用不着告訴我。我並不是盤問你。只是……我總覺得你有點孤

獨。」

「哦，這是你要說的……」

「是的。我們認識馬上有六個星期了。今天我們第一次算真正談了話。」

「是的，今天……」

「我有一種印象，覺得你站在一旁，避着人。」

「也許……」又一次沉默之後：「一般的說起來，我是不善于和人相處的。至少

人家不以爲我是這樣人。我不歡喜酒，不會唱歌，我是一個不高明的軍官。」

「在這地方你錯了。」

「問問希雅葉夫。」

「希雅葉夫一點也沒有不歡喜你的意思。」

「並不是什麼歡喜不歡喜的事。不過總之，這並不很有趣。」

「可是我想是有趣的。我要坦白白——第一次我看見你——記得嗎，在河岸那
里，在我們渡了河之後？」

法白爾作手勢使我停住。

「停下！」他摸摸我的膝頭。「你聽到了嗎？」

我聽。莊嚴的，因風時高時低，笛和提琴的顫聲從窩瓦河那岸傳過來。它從水上，從現在沉默的荒蕪的城上，從我們和德寇上，從戰壕，前線，瑪瑪葉夫庫爾干那面飄浮過來。

「你聽出是什麼了嗎？」

「誰知道。……似乎熟悉……很熟悉……不是卡以科夫司奇嗎？」

「卡以科夫司奇。這是第五交響曲的流暢緩調。第二樂章。」

我們默然坐聽。一架機關槍在我們身後響起來了——單調的，固執的，像縫紉機一樣。以後它停止了。

「這一點……」法白爾說，又摸摸我的膝。「像是哭聲。你聽到嗎？在終曲裏不像這樣的，同樣的曲調，不過並不像這個。」「你歡喜第五交響曲嗎？」
「歡喜。」

『我也歡喜。……甚至於勝過歡喜第六。雖然第六總被人認為是最——我怎樣說呢？……現在要奏旋轉舞曲了。我們安安靜靜的來聽音樂罷。』

我們一直安靜到底。我又記起基輔來。沙皇的花園，栗樹，菩提樹，陸西亞，鮮豔顏色的花，鉦子眼裏戴着點白東西的音樂指揮。……

以後有一架轟炸機飛過來——夜間重轟炸機，有三個引擎。不知為什麼，我們爲它起了個渾號，「癆疾」。它在我們頭上單調的發吼。是我們的。

『有趣，不是嗎？』法白爾說，一面就站起身來。

『什麼有趣？』

『這一切……卡以科夫司奇，外套，「癆疾」。……』

我們站起來向法白爾的地窖走去。酒勁已完，我不再失足了。轟炸機在一個地方盤旋。從瑪瑪葉夫那面，探照燈照出的手指刺着天空。

我沒有回到河岸，却在法白爾那里過夜。

七日晚上報紙來了，有史達林的演說。我們等它等了很久了。在廣播的時候，我們聽不出什麼——受電磁波的攪擾。只有一句『在我們的街上也要有一天假期。』在所有的地窖和戰壕裏都討論這句話。

史達林在十一月六日講演。

七日盟軍在阿爾及耳和奧藍登陸。

十日他們在突尼斯和卡沙布蘭加前進。

十一日早晨七點北菲的登陸活動停止。達爾蘭和艾遜豪威爾的協定簽字。同天同點鐘，德國軍隊受希特勒的命令，在薩朗——蘇——沙昂過了界，向里昂進軍。十五點意大利軍隊進尼斯。

十二日德寇佔領馬賽，並在突尼斯登陸。

十三日德寇最後一次轟炸史達林格勒。四十二架楊克八七式飛機飛過三次，轟炸窩

瓦河右岸，克拉司那亞司羅保達區我們的重炮隊。以後飛走了。空氣是沉靜的——一種不習慣的，驚人的沉靜。

在八十天不斷的煙和吼，在從早七點到晚七點鐘一絲不斷的轟炸之後，一種不可解的事情發生了。紅色十月工廠上的煙雲沒有了。我們不必再時時伸長頸子，在天空中尋找那些討厭的三角形了。只有偵查機還規律的在早晨和日落時出現，有時候一架米塞式轟炸機在我們頭上吼一吼，幾乎立刻就見了。

德寇精疲力竭了……這是明顯的。戰壕裏有活潑的爭辯——有什麼原因，為什麼緣故，菲洲的事件可否認為是第二戰場。到處需要政治員。我們的團政治員山尼須加羅左弗以——身材矮小，像甲虫一樣黑，總是興奮的——腿都跑細了。他幾乎就不大在河岸上——他跑到司令部去一會聽聽廣播，便再回來。順着整個前線都是：「山尼須加，到這里來！山尼須加，我們需要你！」人人都叫他山尼須加，軍官們叫，士兵們也叫。政治委員有一次為這勸告他。

「這是什麼意思，羅左弗以？你是一個中尉，他們却全叫你「山尼須加」……這是

不對的。』

他只羞怯的微笑。

『我怎麼辦呢？他們同我慣了。我再三告訴他們。但是他們忘記……我也忘記了。』

所以他仍然是山尼須加，政治委員也不再過問了。

『像魔鬼一樣工作……我怎麼能斥責他呢？』

山尼須加確實像魔鬼一樣工作。他很富於獨出的心裁和想像，使人都難免奇怪，他那樣又小又脆弱的人那里會有地方安納下它們。有一時他儘自忙着一個管子。我的工兵們替他作了一個巨大的錫傳聲器，每天他便帶了一個翻譯，去從前面的陣地向德寇宣傳。他們大生氣，向他開火，但是他將傳音器在胳膊下一夾，又走到別的地方去。

以後他就弄傳單和希特勒的漫畫。它們一點也不算壞。正在這時候，團裏收到炮彈和白炮炸彈，是用傳單包裝的。這些完了的時候，他費了很多時間試驗用舊的罐子，甚至用一種特殊的橡皮投擲器去扔傳單。但是這種努力並沒有結果——這些罐子並沒有到

德寇的手。他于是又開始作傀儡像，全師便都模仿他這個意思。士兵們對這很有興趣。他們用破布和一套德國制服作出一個希特勒，有髭和下垂的用染麻屑作的一撮髮，寫上一個條子：「對我開火！」夜間他們和哨兵們一同出去，把它放在兩邊戰線的中間地帶。德寇大氣特氣——白天整天對他們的領袖開機關槍，夜晚到來時便把傀儡偷走。他們偷是偷了的，但是却爲這損失了三個人。我們的人便樂不可支，只叫：「唉，山尼須加，並且非要將他們的一點酒都給他喝了不可。他是很得人心的。」

不幸他不久就離開我們了。因爲是師裏最好的煽動家，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受特殊的訓練。我們老等待着他的來信，當信終於來到了的時候，第一營的司令部——他在這裏過多半的時間——用全工夫寫一封回信。結果不過只有兩小頁，而且多半還是問題（「這裏一切如舊，微有戰事」），可是簽名却有滿滿的四頁——一共約有一百個。好久士兵們都常常談到他。

「訓練的課程什麼時候會完呢？」他們會這樣問，並且夢想着山尼須加回到團裏來。但是他沒有來——我聽說他被派到北戰場去了。

十一月十九對於我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第一，是我的生日。在我童年的時候，生日總有點心和禮物，以後有聚會和飲酒；但總是要慶祝的。就是去年在後備團的時候，我們也喝了家釀的燒酒，並用一個上釉的大碗，吃玫瑰色的蒸奶，上有厚厚一層微紅的金色的奶油。這一次瓦列加私下裏也有點準備。

晚上他使我到浴室去——是窩瓦河岸上一間不結實的，無頂的小屋；他給了我乾淨的內衣，甚至是燙過的，第二天便到什麼地方去不見了，只露了一會面——很忙碌，在找什麼東西，胳膊下夾着一個神祕的包子。我沒有過問他。

晚間我到師工程師阿司提諾夫那里去。他很講禮節的迎接我——他總是很愛禮節的。一般的說起來，我看出腦力勞動者到前線的時候，他們大體不外乎兩類。有些人被制服和它所包括的一切所壓迫，所磨難——一切像重負一樣壓在他們身上——上衣凸出，鈕子歪在旁邊，靴子大要三號，大衣在肩頭臃腫起來，他們自己不是結舌就是口吃。另外一些人却正相反，他們很歡喜軍隊生活的外表形式——他們津津有味地敬禮，他們在談話裏插入「中尉同志，」「上校同志，」他們矜誇自己熟悉規律，熟悉我們的

和德寇的飛機標記，並且在聽到大炮或白炮彈的時候，總要說聲：「團的炮從那面發射的，」或者：「一五二開始了。」說到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總說：「我們前綫的人……我們在前綫上……」

阿司提諾夫屬於第二類。我們覺得，因為他的準確和逐字遵守規律，他是頗為驕傲的。這一切官樣文章他頗為歡喜，雖然他已經到了中年，並戴着眼鏡。無論他迎接誰，他總站起來，向上級軍官說話總稱全銜，正當的立正站着。

這次他見我時特別莊嚴。他古板拘謹——他的緊張的表情，縐着的眉頭，使我坐下的演劇的手勢——一切都表示出來我們今天的談話不限於發射表和計畫。

我在他指給我的凳子上坐下了。他在我的對面坐下。有幾分鐘我們什麼話沒有說。以後他抬起眼睛來，從眼鏡上面看着我。

「最近的事情你已經得到消息了嗎，中尉同志？」

「什麼事情？」

「怎麼回事？你什麼也不知道嗎？」他的眉毛驚訝的拱起來。I R C 沒有說什麼

嗎？」依照他所愛用的名詞，*I R C* 的意思是步兵團長——就這次說，指的是我的少校鮑洛丁。

「沒有。他沒有說什麼。」

緩緩的，幾乎不情願的，他的眉毛低垂到平常的地位。一隻削得很尖，戴着筆套的長鉛筆在他手裏旋轉。

「今天六點我們發動攻勢。」

鉛筆在他面前的紙上畫了一個圓圈，以後又在中間畫了一點，彷彿加重他所說的話的重要性一樣。

「什麼攻勢？」

「全綫的攻勢，」他讀清每個綴音，緩緩的說。「也包括我們的。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

到這里爲止，只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到攻勢開始只有六個鐘頭，答應給我的士兵們的當晚的休息——兩星期來這是第一次——是無可挽回的失去了。

「指派給我們師的工作是有限的，不過却是重要的，」他繼續說，「就是佔領蓄油池。你明白這加在我們身上多大的責任嗎？四點三十分掩護的炮火開始。整個左岸，所有前綫的炮隊都參加。我們可以支配的時間是很有限制的——現在是八點過七分——差不多十個鐘頭。你的團將從工兵營得到一連人。你要把這一連人給每一步兵營分配一排，目的是作工程的偵查，並毀壞敵人所佈的地雷。團的工兵，你要把他們佈置在我們自己佈雷區的沿途。」

他前面的一張紙漸漸的畫滿了整齊的平綫。

「一會也不要忘記計數。移去每個地雷都要記下來，發現的每個佈雷的地方，都要定下方向，明確的加以標記，據以定方向的一定要是永久的東西——你明白嗎？……不是一個桶或一桿槍，却是永久的東西。完成的工作報告每三點鐘特派一個人送去。」

他繼續很久給我詳細的指示，連一個細節也沒有忽略，把我的時間幾乎每點每分都分配好了。我默默的寫。師的工兵們已經為他們的工作在作準備——收拾乾淨工具，包炸藥，作導火綫。

我聽，寫，並看看我的錶。九點時我離去了。我要和第二連連長商議，使他們早上兩點到我這裡來——我總是和這一連在一塊工作的。

我的地窖裏的桌子簡直認不出來了。桌子中間放着四個開着的半公升的瓶子，切成薄片的香腸，櫻色紙和金色紙包的巧古力糖，一包普希金餅干，醃青魚，還有——最可喜的東西——錫器盛的冒着汽的肉，使幕裏充滿了引人食慾的香味。

瓦列加帶回來一隻野兔——真正的野兔。他是特爲這過河去的。裘瑪克要來。有我最歡喜的東西——一罐煉乳。

說實在話，這時刻我寧願坐下來，吃一片野兔並喝酒，不願準備攻勢。但是沒有什麼辦法呀。……

我們爲自己倒滿半杯酒，喝下去，並沒有碰杯。以後我們就吃野兔。肉不甚爛，不過沒有什麼關係。有關係的是：它是兔呵。我開頭覺得更爲歡快了。

幾分鐘後，參謀聯絡官到了。阿布羅西莫夫需要我。

少校和阿布羅西莫夫擠在一塊看地圖。在地窖裏沒有轉身的餘地——營長，參謀

官，特殊部隊的指揮官，還有裘瑪克戴着圓帽，沒有扣釦扣，條子布的襯衣閃着光。

「唔，工程師，都撤去嗎？」

「都撤去。」

「見鬼……放到伙食間裏去……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吃，」他歡快的笑，眼睛閃着光。

我擠到桌子跟前去。沒有什麼安慰人的東西。在進攻開始以前，要為團長建一個新的觀望台。舊的沒有用處了——從那里看不到蓄油池。正如我所料。自然還要去地雷，補缺口，為步兵活動作準備。

「注意莫要鬧錯誤，工程師，」鮑洛丁說，用他的煙斗勸戒我。「是你順着前方陣地種下這些馬鈴薯，沒有別的人知道它們在什麼地方……我們的人也許走到它們上面去。可是每一個人都是有用的——你自己也知道……」

我可以覺到他是興奮的，不過他極力保持鎮靜。他的煙斗時時滅熄，火柴又搓不着——盒子不好了。

「把觀望台上面蓋上鐵軌。注意要有一個爐子。我的風濕病又在反口咬我了。我準五點鐘到那裏去。所以加緊罷。」

我去了。

二十一

四點鐘的時候，我到前方的陣地去。德寇照亮了前綫並不斷用機關槍射擊——就彷彿他們覺出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

我到各營去巡視。阿革尼夫契夫和加爾苦沙已經完成通道，在盲障那里吸煙。我到觀望台那里去。在我還離得很遠的時候，便聽到得里沙果爾低聲咒罵。他坐在地窖頂上，正和高大的韃靼人杜吉以夫舖鐵軌。他們兩個人都沉重的呼吸着，咒罵着。德國的子彈幾乎就在他們頭上噝噝響。機關槍在五十米突以外——因此它們飛過去，打在他們後面很遠的地方。

我走進碉堡。電話員和團長的副官已經在那里了。漏斗形的窗眼上蒙上了氈子，使

得光不致露出去。一個冒煙的炮彈殼放在地板上面，一個電話員正在用剩餘的炸藥點火爐。他顯然歡喜看火藥着起來，他不斷拿一小撮扔到火焰上去。

十分鐘後，里沙果爾走進來。他的臉上有大汗珠，手因為鏽和泥發紅了。

「什麼時候了，工程師？」

「四點二十分。……」

「看到我們的速度嗎？掩護炮火就要開始了。……可有煙草？」

我給他吸煙。他用袖子擦臉，使它顯出一條一條的，像襤褸子的罩單一樣。

「那個杜吉以夫是一匹真正的狗熊。把半條鐵軌拖到肩上，一聲怨言也不發。……知道我們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嗎？幾乎到了肉類包裝工場了。炸碎了用肩頭馱來的。試試

那里——像個墊子一樣。真正的健康療養所——索琪——瑪契司塔。……」

「你們舖了幾層頂？」

「鐵軌的兩層，原有一層舊木頂。」

「成爲一個障壁嗎？」

「你知道那里有多少障壁嗎？每一步是一個地窖，沒有地窖，就有一個小丘。」

「可有受傷的人？」

「杜吉以夫的大衣。三個洞。好人。應當得勳章。掘起來彷彿是花園一樣。……停

一下……是開始了嗎？」

我們聽。是的。是從窩瓦河那面發的第一排炮。我看看我的錶。四點三十分。

「到戰場裏面去！」里沙果爾高聲叫。「看到了零五式，它們又要轟擊我們了。……」

傳令人，叫工兵們回到這里來。」

工兵們擠進礮堡，點着紙煙，被彼此的來福槍和鏟子絆得失足。

「杜吉以夫在什麼地方？」

「仍然在那里。在頂子上。」

「看出嗎？在烏沙遮蓋頂子呢。要打扮得它好看。把他弄到這里來，西得爾尼科夫。炮槍會把他的頭打掉。」

排炮增加了。從裝置得不合適的門，我們可以聽到炮彈從礮堡上面急射過去。炸的

巨聲把炮聲遮沒了。地窖顫動，土從屋頂上落下來。

少校，阿布羅西莫夫和偵察軍官來到了。少校沉重的呼吸着——大概是心臟疲勞罷。

「唔，工程師，我們不會被埋在這里罷？」他慈藹的問，小的縐紋在他眼睛周圍現出。他已經在找他的煙斗了。

「我想不會這樣，少校同志。」

「又是……「想」……我不得不罰你錢了。一次「想」罰五盧布。上面鋪鐵軌了嗎？」

「鋪了。兩排。」

炮火越來越厲害了。射擊和爆炸混成一片不斷的巨吼。門不斷的碎碎作響。我們用電綫把它縛住了。

「很好的工作，」少校說。

一顆炮彈在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土從屋頂上落下來，燈閃的幾乎滅了。

「對於歡喜的人是很好的，」偵察軍官現出頗為勉強的微笑說。「昨天一顆炮彈幾乎打進了波查爾司奇的礮堡——你知道，他是炮隊的首腦。」

少校微笑，我也微笑了。但是沒有人覺得很舒服。德寇的前方陣地離我們五十米突——對於長射程的大炮，這是很普通的散布範圍。

我們坐着吸煙。在這樣時候沒有煙草是不成的。

以後師的工程哨兵到了。他們發現了十八個地雷，使它們不能爆炸——只使它們不能爆炸，地雷還留在原地方。他們又出去了

阿布羅西莫夫簡直離不開電話。

這樣怕人的礮火德寇能夠支持得住嗎？

礮堡裏熱起來了。爐子邊又紅又熱。我解開了我上衣的釦子。

「莫再放燃料了，」少校對電話員說。「天快要亮了，他們會對着煙開礮。」
電話員到自己的角落裏去了。

六點的時候，礮火停止了。每分鐘我們都看錶。差一刻……差十分……差五分……

阿布羅西莫夫緊守着電話。

『準備！』

最後的零星的射擊。以後是沉默。可怕的，不自然的沉默。我們的完畢了。德寇的還沒有開始。

『出胸牆準備進擊！』阿布羅西莫夫對着電話叫。

我在漏斗形窗眼跟前。襯着朦朧的灰色天空，我剛可看出蓄油池，管子，德寇的戰壕，和一輛打毀的坦克。右邊——左邊的戰壕的一部份。一隻鳥正飛着過去，翅膀緩緩的鼓動。人們說鳥是不怕戰爭的。

『前進！』阿布羅西莫夫對着電話裏叫。他的臉色蒼白，嘴角不斷的痙攣。

少校坐在我左邊，靠近漏斗形窗眼。吸着煙斗。不知爲什麼我覺得冷。我的兩手顫抖，脊梁發涼。大概是因爲興奮的緣故。無事可作簡直是地獄。

人影在我們的戰壕上面出現了。跑着……哈啦！一直向蓄油池去……

我並沒有聽到德寇的機關槍開始，只看見人倒下。有白燻的白煙。另有一架機關

槍——在左手。

爆炸越來越頻繁。地被白煙包裹着，好像棉花，緩緩的消散。灰色的光地上有人形——很多，有的爬，有的緊貼在地上。沒有跑着的人了。

少校連吸煙斗。咳嗽。

「他們失敗了……完全完了。……」

阿布羅西莫夫給第二營，第三營打電話。同樣的事。緊伏在地上。機關槍和臼礮使
得不能抬頭。

少校離開漏斗形窗眼。他的臉面顯得疲勞，似乎有些陷下去了。

「打了他們已一個半鐘頭……還沒有佔領。……貓有九條命，魔鬼的命一定同樣多。……」

阿布羅西莫夫仍然站着，電話放在耳上，一隻腳放在盒子上面，一面用不安的枯乾手指撥開電綫。

「從窗眼向外看，工程師。……許多人陣亡了嗎？還是他們到礮彈洞裏了？」

我向外看望。約有十二個人躺着不動，胳膊和腿鷹似的伸開——顯然死了。看不到另外的人。機關槍直接對胸牆射擊——除了一團團的塵灰之外別無所有。情形很不好。

『柯然契夫，』少校安安靜靜的說。

『噯，少校同志。』

『你在這裏沒有什麼用處。還是到你原來的營那裏去。到希雅葉夫那裏。幫他們忙……』以後吸着煙斗——『你在那裏奪到過德寇的交通壕。希雅葉夫知道怎樣奪它們。

安放機關槍，從側翼打擊德寇。……』

我轉身要走。

『怎麼，你派他到希雅葉夫那裏去嗎？』阿布羅西莫夫問，並沒有離開電話。

『讓他去。他在這裏沒有事作。無論怎樣，正面進攻我們佔領不了。』

『我們佔領得了！』阿布羅西莫夫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高叫，並扔下電話機。電話員靈巧的接住，並且拿到他的耳邊。『若是他們不爬進洞裏，我們是可以正面進攻佔領的。好，到第二營那裏去，柯然契夫，把那裏的事情組織一下。要不然就只是猜來想

去，毫無結果。「礮火太厲害，使士兵們莫要起來」等等。……」

他的平常安靜冷淡的眼睛，這時脹大而且充血，他的嘴唇顫抖着。

「使他們起來，使他們起來！休息，屁股離不開地。……」

「莫要那麼興奮，阿布羅西莫夫，」少校沉靜的說，於是向我作了一個手勢——

「那麼，去罷。」

我去了。我在礮火中間短跑到希雅葉夫的指揮部去。德寇發了瘋，不分黑白的開火，把他們得到的東西都送過來。希雅葉夫不在那裏，他們說他在前方陣地。我跑到那裏，在地窖的入口撞上他——就是我們被圍時坐在那裏的地窖。

「進行得怎樣？」

希雅葉夫擺擺手。

「進行……半營人失蹤。」

「打死了？」

「鬼知道……躺下了……真好呵，和阿布羅西莫夫一同作戰。」

「是怎麼回事？」

希雅葉夫頸下的筋脹大了。

「怎麼……」少校說一件事，阿布羅西莫夫說另外一件事。……和少校定規一切事情，把一切事情向他說得明白直率——這樣這樣。佔領德寇的交通壕。」

「我知道。怎樣？」

「我整夜作準備。安放地雷以便打出缺口……正像你以前所作的一樣。佈置工兵。於是——阿布羅西莫夫打電話來了——莫要打缺口，領頭進攻。……我告訴他有機關槍……」滾它們的……礮會使它們不響，德寇是害怕刺刀的。……」唔……」

「你有多少人？」

「步兵——六十略多。三十人進攻，三十人守陣地。於是阿布羅西莫夫來了：『全體進攻。只留下機關槍手和臼礮礮手。工兵也帶去。』」

「少校知道嗎？」

「我怎麼知道？」

希雅葉夫猛的坐到一个凳子上面。凳子發響，幾乎就要裂開了似的。

「現在怎麼辦呢？士兵們在那里要一直到晚上——德寇不讓他們抬頭。他又在打電話了。……」

我將少校所說的話告訴了希雅葉夫。他的眼睛發光，他跳起來，抓住我的兩肩，像破布一樣搖動我。

「對極！你停在這里，我立刻同加腦禾夫和法白爾前去。……唉，怎樣使士兵們從砲彈洞裏出來呢。……」

他抓起他的帽子。

「若是電話鈴響，莫要理它！讓電話員答話。里阿須加，你說我在前方陣地。聽懂了嗎？這是說，假如是阿布羅西莫夫打電話。」

里阿須加點點頭。

希雅葉夫剛沒有砰的一聲關起門，阿布羅西莫夫便打電話來了。里阿須加狡猾的擠擠眼。

「他們已經走了，上尉同志。……剛剛走……是的，兩個人一陣……走進來又出去了。……」

用手將電話機遮住，他笑了。

「罵呢……爲什麼你來的時候不給他打電話。……」

在半點鐘以內，希雅葉夫把什麼都準備齊了。在三個地方我們的戰壕和德寇的連起來——一處在山丘上，兩處在山谷裏。每處都有兩層埋地雷的障礙物。夜間希雅葉夫和工兵們延長雷管通到它們。從我們通到德寇的戰壕試驗過，約有十六個地雷移去了。

一切都準備齊了。希雅葉夫拍拍他的膝頭。

「我的人回來十三個。我們可以對付！讓他們暫時休息並開火。其餘的我們十個十個的派到缺口那裏去。不算很壞罷？」

他的眼睛發火。他的破白帽拉下蓋住一隻耳朵，下面露出幾撮頭髮黏在他的前額上面。

「我派加腦禾夫和法白爾到山崗，我自己到山谷裏去。」

「誰指揮作戰呢？」

「你。」

「莫提這話。現在我不是營長了，却是工程師，是司令部的代表。」

「這有什麼關係。接替指揮。」

「把山得司基派到山谷去。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你知道的。」

「山得司基？他年青……而且……」

我們站在礮堡入口跟前的戰壕裏面。突然希雅葉夫的眼睛變小，鼻子繃起來了。他抓住我的胳膊。

「癩皮貨……現在鑽到這裏來了。」

「誰呀？」

阿布羅西莫夫抓着矮叢，從山谷旁邊向上爬，後面跟着一個傳令人。

希雅葉夫吐唾沫，推帽子蓋住眉頭。

離得還很遠的時候，阿布羅西莫夫就叫起來了。

「你以為我派你到這裏來是作什麼的？嚼破布還是作什麼呢？」

他頭髮蓬亂，喘着氣。

「打電話，打電話……但使有人回答……你倒是想打不想打？」

他沉重的呼吸着，並舐他的乾嘴唇。

「我問的是你呀——你倒是想打不想打？」

「想，我們想打，」希雅葉夫沉靜的回答。

「那就着手呀……你逗留在這裏作什麼？」工程師也是這樣。……我跑來跑去的好像一個聽差。……」

「允許我解釋，」希雅葉夫開始說，還帶着同樣約束的沉靜，不過鼻孔却扭動着。
阿布羅西莫夫臉色變紫了。

「你所需要的解釋我都向你說明就是。」
他去摸他的手槍盒。

「快去進攻！」

我覺得自己的血開始沸騰了。希雅葉夫沉重的呼吸着，頭向前彎，拳頭捏得緊緊的。

「快去進攻！你聽到我的話了嗎？我不說第二次了。……」

手槍在他的手裏，他的手指是無血的，發白。

「不料你聽了我的話，我不進攻，」希雅葉夫用可怕的慢度一字一板從齒間這樣說。

他們眼對眼站了幾秒鐘。再過一會他們就要打起來了。我從來沒有看過阿布羅西莫夫像那個樣子。

「上校命令我佔領那面的那些戰壕。我和他定規的。……」

「在軍隊中你不是定規什麼事情，你要執行命令，」阿布羅西莫夫插嘴說。「我今

天早晨的命令是什麼？」

「柯然契夫剛才肯定了！……」

「我今天早晨給你的是什麼命令？」

「進攻。」

「你的進攻在那里呢？」

「失敗了，因為……」

「我不是在問爲什麼……」於是突然又發一陣瘋，他揮動他的手槍。「快去進攻！我槍斃懦夫！你拒絕執行命令嗎？」

他看來彷彿隨時可以發痙攣。

「指揮官們都在前線上……你也向前去……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我是教訓教訓你的。……想起了什麼戰壕……命令三個鐘頭以前便下來了。……」

我不能再聽下去。我轉身走了。

二十二

機關槍幾乎立刻就打中我們了。我旁邊跑着的一個人彷彿立刻就倒下了，平躺着，胳膊伸開。我的第一股勁使我到了一個新的礮彈洞，還有火藥的氣味。有人從我的身上

跳。土飛散開。他也倒下了，爬到旁邊的什麼地方去，胳膊和腿活動。像電一樣快。子彈就從地面上嘶嘶飛過去，打到沙，並且惡毒的發出淒切的聲音。白礮彈從很近的地方打過去。

我側身躺着，縮成一團，膝頭縮到下頰。我的手槍在我的右手裏面。槍上滿是沙——瓦列加頭天晚上塗了油，早晨我忘記擦去了。

沒有呼叫「哈啦」的聲音了。

希雅葉夫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幾乎同時跳出戰壕。我失了脚，用左手抓住一塊伸出的鐵，以後我看到他的上衣在我眼前，到右邊去了。他衣服上有一塊黃色大補釘，使它容易看到。

德寇的機關槍一分鐘也不停。我可以準確的說出來機關槍手怎樣擺動他的槍——像扇子一樣，從右到左，再從左到右。

我用盡全力緊貼着地。洞是頗深的，但就是這樣我還覺得我的左肩突出去了。我用手往下掘土——土軟容易掘。但只是上面一層這樣——再往下我就發現了黏土。狂熱

的，像狗一樣，我向下列。

一顆白礮彈。土散在我的全身上面。

又是一顆。於是第三顆，第四顆。我閉住眼睛，不再掘了。他們一定看出我扔出一點土去了。

我躺在那里幾乎就不呼吸。有人在我的左邊呻吟——哦！哦！……不哼別的，就只這個。「哦！哦！」單調的，沒有抑揚頓挫，就是那一個調子。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躺了好久。我不敢動。我的嘴裏滿是土，在牙齒上覺出是有砂的。我的周圍全是土。我所見到的，裂土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上面——灰白色，像粉一樣細，下面——黏土，微紅的褐色，裂了，一堆一堆的。沒有草，沒有東西，連一條虫也沒有，只有灰塵和黏土。假如有一條虫爬出來也要好些。若是我轉頭，我可以看到天空。天空也是灰色的，平滑而陰鬱。大概不久要下雨或落雪。多半是雪——我的脚指頭都凍了。

機關槍一陣一陣的開火了，但仍然很低，正在地面以上。我不明白爲什麼竟沒有打到我——既沒有陣亡，也沒有受傷。直接向一架機關槍跑五十米一定是死亡。最初跳出

來的是希雅葉夫，加腦禾夫，山得司基和我。另外一個是排長，新來的一個人。我所記得的只是從他帽下露出來的一撮灰白頭髮。法白爾我沒有看到，不知爲什麼緣故。

顯然我跑了很短的距離，立刻緊伏在地上了。我不記得是什麼使我伏下去的——我的周圍有種突然的空虛。先是跑着的人，以後——一個人沒有。一定是本能。寂寞是怕人的。不過我不記得我是否害怕了。我甚至也不記得我爲什麼和怎樣進到那個礮彈洞裏了。

我的右腿抽筋——是我躺臥的姿勢不好的結果。先是腿肚抽筋，以後是腳，以後是膝頭以上的長筋。我想要伸開腿，但是沒有地方——我怕將腿伸出洞外，就用兩手摸擦它，又扭動腳頭，但是抽筋並不停止——長靴的統也沒有幫助。

受傷的人仍然不斷的呻吟，不過現在更弱了。

德寇將火力轉移到深的防禦工事，子彈過去要高得多。他們決定不過問我們了。我們將帽子舉高到洞邊上面。沒有人對它開火。用一隻手支持着自己，我小心的用一隻眼眼鏡看。德寇近得可以握手。我可以拿一塊石頭扔進他們戰壕前面的電綫支柱。機關槍

正在我對面。我可以看到漏斗形洞口的黑條紋。

我扔土在德寇方面堆起一個小堆。現在我可以不被人看見向四外看望了。

我們的戰壕比德寇的還要遠。若不更遠，也有三十米。有人順着戰壕跑，蹲着——我只看到一個帽子一上一下的。以後帽子不見了。原來在我旁邊跑的兵士躺臥着，兩臂大大伸開，大睜着眼睛的臉面轉向我。看來他彷彿將耳朵緊貼在地上傾聽一樣。幾步以外另有一個人——我只得到裹着厚羊毛裹腿，穿着棧色靴子的腿。

我一共埋了十四個屍體，有幾個大概是早晨進攻留下來的。希雅葉夫和加腦禾夫都不在內——我會立刻認出他們來。我周圍全是礮彈洞，有大有小。一個洞上露出一種黑的東西，一會又沒有了。

受傷的人仍然在呻吟。他離開我的洞幾步，臉朝下躺着，頭向着我，帽子放在身旁。他有波狀的黑髮，看來是很熟悉的。他的胳膊彎着，緊貼着他。他在爬。緩緩的，緩緩的，並沒有抬頭。用一肘把自己往前拖，他的兩腿無辦法的拉在身後。這時候總不斷呻吟，很安靜了。「哦！哦！」

我的眼睛離不開他。我不知道怎樣幫他忙是好。我連一點裏傷的東西也沒有。現在他離得十分近了。我可以伸出手摸到他了。

「這里，進到這里來，」我低聲說，向他伸出一隻手去。

他抬起頭來。大的黑眼睛，大睜着，垂危了。哈爾拉毛夫……我以前的參謀長……他看看我，並不認識我。他的臉上並沒有痛苦，只有一種呆呆的冷淡表情。前額，兩腮和牙齒都沾了土。嘴張着。嘴唇是白的。

「這里，到這里來……」

兩肘支在地上，他把自己拖到洞邊，于是他的頭倒下，將臉埋在土裏。我從胳膊下拖住他，將他拖進去。他的全身似乎柔軟無力，頭向前垂着，兩腿完全沒有生命了。

我費了點困難才將他安頓在洞底上。沒有很多地方供兩個人用的，我不得不把他的腿放在我的腿上。他躺在那里，頭倒向後，凝視着天空，緩緩的，沉重的吸呼着。他的上衣和椅子的上部都被血浸透了。我解開他的帶子，掀起他的襯衣。我看見他肚子右邊有兩個整齊的小孔。我知道他要死掉的。

他向我轉過頭。他的嘴唇動着，他想要說什麼話，但是我只聽得清：「中尉同志……中尉同志……」我想他認識我了。于是他的頭又垂下去，就不再抬起來了。他死得很安靜。只是停止了吸呼。

我將他的眼睛閉住，用他的帽子蓋住他的嚴厲消瘦的臉。

他原是很怕死的……

天開始下雪了——先是小小的塵似的小粒，以後是絨毛的大雪片。周圍的東西都變成白色了——地，伏地的人，戰壕的胸牆。我的手和腳發冷，我的耳朵也是一樣——我把衣領拉上來。

德寇在開火，我們回答；時時有一粒子彈從我頭上嘶嘶飛過。

我們躺在那里——哈爾拉毛夫和我——冷冷的，伸開四肢，不溶化的雪片落在我們的臂上。我的錶停了，我沒有法子說清我在那里有多久。我的手腳麻木了，我又抽筋。我能這樣躺多長時間呢？假設我就跳起來跑呢？……三十米——最多五秒鐘——不等機關槍手明白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就到了那里。總之，早晨有十三個人跑回來了呵……

有東西在鄰近的礮彈洞裏面活動。一頂灰色的帽子襯着已在溶化的雪在動彈。一個人頭抬起了一秒鐘，又不見了。頭又抬起來。突然有一個人從洞裏跳出來跑。很快很快的跑——彎着腰，胳膊緊貼着身子，腿像閃電一樣。

他跑了距離的四分之三，只剩下七八米了。於是機關槍打中他了。他又蹣跚了兩三步，以後向前跌倒了。他躺在那里，離我們的戰壕只有三步。有一會他的上衣還襯着雪發灰色，以後它也變白了。這時雪全在下着……下着……

另有三個人想跑回戰壕——幾乎同時。一個穿着短內衣——他一定扔了外套，以便速度更大。他幾乎跑到胸牆跟前陣亡了，另外一個人離開他幾步。第三個人對付着跑到。德寇的機關槍對着他消失的地方射擊了很久。

我用脚跟把礮彈洞向下掘一點。現在我可以伸開我的腿了。又掘一點放哈爾拉毛夫的腿。已經僵硬了，膝伸不直，但是我將就着把它們放進去了。現在我們伸開全身並臥着，我側着身子，他仰着。彷彿他在睡覺一樣，他的帽子蓋着臉，使雪不落到上面。

這工作使我溫暖一些。我轉到左側，以便不看到哈爾拉毛夫，並為左臂却另掘了一

個洞——這使躺起來更舒服。現在我很好了，只要我們的長射程的大礮不向德寇的前方陣地開火。但願能吸吸煙——只消三口便好。我把煙草丟在希雅葉夫的襪堡裏了，只有火柴在我的盒子裏嘩嘩響。

我開始覺得瞌睡。雪在我身下溶化，灰色的塵土變成泥了。我的膝頭濕了，我的頭冷。我取了哈爾拉毛夫的帽子，用我的手帕蓋住他的臉。以後我就清理手槍，保持不要睡着。裏面只有四粒子彈，我另外沒有了。

是什麼時候了呢？大概過了十二點……可是六點天才黑。還要躺在那里六個鐘頭。……六個鐘頭——簡直是永恆。

我將帽上的護耳放下，閉起眼睛來。管他媽的！要發生什麼事，就發生罷！……

瞌睡並不來。我不斷覺得哈爾拉毛夫彷彿在我身後動。我記起我應該取了他的文件。這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是把它們放在後面口袋裏的。我記起在他付給他應付的款子時，他從那里取出他的共產黨候補員的卡片。我費了很長時間才將它們取出來——哈爾拉毛夫變沉重了，彷彿長到地裏去了一樣。但是我終於將它們拿出來了。在

一個摺得整整齊齊，用安全針紮好的小油布包子裏，有他的候補員卡片，兩封信，一張墨水走動並且很髒的證明書，和幾張相片。這些相片是分別包着的。我從來沒有想得哈爾拉毛夫會整潔。在司令部他總失去和忘記一切東西。

我看看照相，一張照的是哈爾拉毛夫和一個婦女。她有長的捲髮，兩眼距離很寬。大概是他的妻。她抱着一個孩子——和他父親同樣的大黑眼睛。另外一張單人相，照的是同一婦女，戴着便帽。第三張是在河岸上照的快樂的合照。一個年青人拿着六弦琴。哈爾拉毛夫穿着短袴俯臥着。遠處是田野和一個草堆。背後寫着：「齊爾吉左佛，一九三九年六月。左手第二人爲妙拉。」

我把一切又包在油布裏面，別好安全針，放到我的口袋裏去。

一小塊泥土打中了我的耳朵。我驚動了。第二塊落到我的膝旁。是有人對着我扔的。我抬起頭。一個高體骨，未刮剃的寬大臉面從鄰近的礮彈洞向外窺看。

「嚇，弟兄……有火柴嗎？有燃火器嗎？」

「有。」

『爲上帝的緣故，扔過來。』

『給我留點煙頭嗎？』

『好的。』

我扔過火柴盒去，但差兩步沒有扔到。該罵的東西……礮彈洞裏的人伸出他的手。不行，他夠不到。……我們的眼睛離不開火柴盒。它躺在那里，在雪上現出黑色，彷彿在笑我們一樣。一隻來福槍出現了。緩緩的，細心的，它從礮彈洞裏露出來，順着雪動，對着火柴盒扔動。這一切彷彿費了無窮的時間。火柴盒滑了，離的更遠，夠不準。用來福槍的人緊張得張開嘴。最後他對付着夠到了。頭和來福槍不見了。一縷細煙在礮彈洞上現出來。

『細心呵，』我低聲說，但是我想他沒有聽到我。

他似乎吸了足有半點鐘，不會少。我極爲渴望和羨慕。以後火柴盒還我了，還有一截濕短的煙頭。我吸了又吸，吸到把嘴唇都燒了。

『嚇！弟兄！有錢嗎？』我低聲向他說。

「差一刻十二點，」從洞裏回答。

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原想一定到兩點或三點了，可是還沒有到十二點……尤其糟的是，又開了火了。我們開的還是德寇開的呢——鬼知道。礮彈在我們周圍爆炸了十分或十五分鐘。以後停止了，過一下又開始。

我願跑出去衝。再等六個鐘頭——支持不了。若是我陣亡，我陣亡就是了。人人有一天總都要死的。……

又從礮彈洞發出聲音來了：

「同志……：唉，同志……：」

「什麼事？」

「我們跑出去衝。」

他也不能再忍受了。

「好的，」我回答。

我們決定作個佯例。另外三個人幾乎到胸牆那里陣亡了。我們要在到那里以前倒

下。開火的時候，我們就緊貼到地上了。以後就一跳進戰壕。或者我們可以作得到。我對着我們的戰壕旋轉。但願我不要再抽筋。前面的地是平的——只有一個礮彈洞，旁邊躺着一個死人。

「唔，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用左腿支持我的體重，右膝彎着。看了哈爾拉毛夫最後一眼。他安安靜靜的躺着，兩膝屈起來，兩手緊按着胃。他現在不需要什麼了。……

「我們去！」

「我們去……」

雪……礮彈洞……死人……又是雪……我自己倒下去……幾乎立刻就……我把持住呼吸。……我躺着不動。……

「還活着嗎？」

「是的，還活着。……」

我臉朝下躺在雪裏，胳膊伸開，左腿屈在身下——這樣容易跳起來些。離戰壕只有五六步。我從眼角探望着這一點地。

必須等兩三分鐘，讓機關槍安靜下去。它現在打不到我們了——我們太低了。我可以聽到有人順着戰壕走，談着話。字是聽不清楚的。……

現在……

『準備，』我沒有將頭從雪上抬起來，說。

『準備了，』從我左手來了答話。

我振作每一肌肉。我的太陽筋跳動。

『走！』

猛進。三跳進了戰壕。……

我們在戰壕底下的泥裏坐了很久，並且歡笑。有人給了我一個紙煙頭。

原來五點鐘了。兵士的錶也停了。我們在礮彈洞裏從七點躺到五點——十個鐘頭。這時候我才明白我餓得發野發狂。

第二天早晨我們埋了我們的同志——哈爾拉毛夫，山得司基，和那有一撮灰白頭髮的連長。搭抬床的人夜間把他們抬進來。加腦禾夫沒有找到。他們說有人見到他和四個兵士一陣打進了德寇的戰壕。他們大概在那里陣亡了。

希雅葉夫是自己爬回來的，流着血，一隻胳膊無辦法的懸擺着。他爬回來了，剛有力量爬過胸牆，立刻就省人事了。他被送到裹傷站。我到那里去，只聽說半點鐘前把他送到對岸的醫院去了。

營總共損失了二十六個人——幾乎一半，受傷的還沒有算在內。

營歸法白爾指揮了。他是惟一沒有參加進攻的軍官——阿布羅西莫夫把他留在那里了。

我們就在窩瓦河上把我們的死者埋葬了。

沒有刨的木板作成的簡單棺材。濃陰的雲在頭上飛動，大衣在風中飄舞。令人不愉快的瀉雪落進我們的衣領。成片的冰在河面上漂流下去。

三個黑洞。

在前線一切都是多麼簡單呵。昨天在這里，今天——沒有了。明天也許你也沒有了。土將發出同樣沉重的聲音落到你的棺蓋上面。或者連棺材也沒有，你臉埋在土裏躺在那里的時候，雪將你蓋住，你一直躺到戰爭終止。……

窩瓦河上三個小小的，微紅的土堆。三頂灰色的帽子。三個木樁。一聲禮砲——自動輕機關槍枯燥的響一陣。像回聲一樣，一架遠射程的大砲從河那岸響過來。沉默了一會。工兵們拿起鏟子，使墳上面的土平了。

這便是一切。我們走了。

沒有一個人過了二十四歲。除了加腦禾夫，他二十五歲了。

他再不會向我讀他的詩了。這些詩在我的口袋裏面——同我母親的信和陸西亞的照相在一塊。單純，清楚，乾淨——像他自己一樣。

我最後一次向加腦禾夫說話是在進攻前三分鐘。他蹲在戰壕的一角，向一顆手榴彈上安藥帽。我向他問話——我不記得問什麼了。他抬起頭，我一向歡喜，他在眼睛深處藏着的那安靜的微笑，第一次在他的眼睛裏沒有了。他答了話，我走了。我就沒有再見

到他了。

我躺了很久，臉埋在枕頭裏面。

晚間在軍官們吃飯時少校叫住我。

『爲明天作準備，工程師。……』

我不明白。

『準備什麼？』

少校只吸煙斗，並沒有聽。他臉色蒼白憔悴。

『準備什麼？』我重複說。

他緩緩的抬起頭來。

『你要說出一切事……：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在那個山崗上面，』於是沉重的拄着杖走掉了——他仍然跛着脚。

我沒有再發問。一切都清楚了。

參謀部書記也是團裏最饒舌的人列德全說，少校和阿布羅西莫夫被召到師司令部，

在那裏過了三個鐘頭。以後阿布羅西莫夫把自己關在礮堡裏面，沒有再出頭。他把他的午餐送回了。

「他的勤務兵在工兵的儲物場忙來忙去。以後快步走回礮堡，支持着口袋。今早晨他們得到分配的燒酒。」

他擠擠狡猾妬嫉的眼睛。

二十三

審問我遲到了，少校已經在說話。第二營的管子是我們這一段最寬敞的地方，裏面充滿了煙，手放在臉前面都不大看得到。阿布羅西莫夫靠着牆坐着，嘴唇發乾，發白，緊閉着，眼睛釘視着牆上。書記阿司塔夫葉夫使紙張沙沙作響，整理它們，並在一角上試墨水。他旁邊坐着另外兩個人——偵察主伴和破壞坦克的連長。軍法會審。少校站着，用兩隻手扶在桌上。他在過去二十四點鐘內長了十歲的年紀。他時時將茶杯舉到唇邊，不安的小小啜飲一口。他說話安靜——安靜得在管子的頭上都聽不到。我擠到前

面去。

「在前線，信任和信心是重要的，」他說。「光是勇敢是不夠的。能幹也不夠。必須也有信任。信任和你並肩作戰的人。沒有這個，是不可能的。……」

他打開衣領——管子裏面熱。我覺得在他解開衣釦時，他的手指顫動。

「我和阿布羅西莫夫走了很遠的路……很遠的作戰的路……阿里爾，加司托爾那亞，服洛詮日……和在這裡的全部時間……我是相信他的。我知道他年青，沒有經驗，或者只在前線學習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可以犯錯誤——誰不犯呢？——但是我信任他。不信任參謀長是不可能的。」

轉過頭，他看看阿布羅西莫夫——長時的，憂傷的看望。

「我知道錯誤是我的。是我對官兵們負責任，不是參謀長。師長今天早晨對阿布羅西莫夫叫嚷的時候，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他是對的——」少校用手摸摸頭髮，他的疲倦的眼光看了看我們所有的人。「戰爭要犧牲。戰爭原是這樣的。但是昨天在第二營募發生的事——那不是戰爭。那是毀滅。……阿布羅西莫夫把他的權威估量得過高了。他改

變了我的命令 並且改變了兩次。早晨用電話，以後親身去，當他驅趕官兵們進攻的時候。……」

「命令是進攻儲油池……」阿布羅西莫夫用枯澀死滯的聲音插嘴說，眼睛並沒有離開牆轉向別處。「可是他們並不進攻……」

「那是謊話！」少校用拳擊桌，使得玻璃杯裏的杓子發響了。但是同時他就約束住自己。他嚥下一點茶。「他們在進攻。不過不是照你所需要的方式。他們在進攻，用他們的頭腦，有先見之明。你作了什麼呢？第一次進攻時發生的事情，你看到了嗎？那一次不能有其他的方法。我們信賴掩護的砲火。我們必須立刻進攻，不給敵人時間明白過來。沒有成功。……敵人比我們所估計的要更有力，更伶俐。敵人射擊的地點，我們不能使它們沉默。我派工程師到第二營去。希雅葉夫在那里——他是有頭腦的人。夜間他準備一切去佔領德寇的戰壕。他準備得很聰明。你呢……阿布羅西莫夫，你作了什麼呢？」

阿布羅西莫夫的嘴開始痙攣。

鮑洛丁的平常仁慈溫和的臉是深紅的，他的兩腮顫抖着。

『我知道你怎樣在那里叫嚷……怎樣揮動你的手槍。』

他又從杯子裏嚥了一口茶。

『在前線，命令是神聖的。不能執行命令是罪。必須遵守的總是最後的命令。他們遵守了，他們現在在我們的戰壕前躺着，死了。阿布羅西莫夫在這裡坐着。他欺騙他的團長。他反抗上司。那些人陣亡了。……這是全部情形。依我的意見，這就夠了。』

少校沉重的坐到一个凳子上面。

阿布羅西莫夫還同樣坐着——兩手放在膝上，眼睛釘視着牆。阿司塔夫葉夫低着头，在又勤又快的寫字。

另有幾個人說話，以後便輪到我了。我以後——阿布羅西莫夫。他的話短。他認為只有總進攻才可以佔領儲油池。這就完了。他要求進攻。營長們盡力不犧牲人，因此他們不歡喜進攻。只有進攻才可以佔領儲油池。士兵們不盡力進攻，並且作懦弱的人，是不該責備他的。……

「作儒怯的人？」管子背後什麼地方傳來這問話。

人人都轉回頭去。笨拙，比周圍的人都高出一頭，穿着同等的短外套，法白爾擠到桌子跟前。

「作儒怯的人，你說？希雅葉夫是儒怯的人？加腦禾夫是儒怯的人？你像這樣說他們？」

法白爾出不出氣來了，他瞪起近視眼時，他的眼睛閃動着——他的眼鏡頭一天破了。

「我全看見了……親眼見的。……看見希雅葉夫怎樣去的……還有加腦禾夫……還有他們一切人是怎樣去的。……我不善說話……我認識他們不久……加腦禾夫和其他的人。……你怎能開口說那樣的話……勇敢不是拿頭去碰機關槍的意思。……阿布羅西莫夫……阿布羅西莫夫上尉說，命令是進攻儲油池……不是進攻，却是佔領……希雅葉夫想到的戰壕，那不是儒怯。那是戰術。正確的戰術。他至少犧牲他的人……使得他們可以繼續作戰。現在他們損失了。……我認爲……」他的聲音破啞了，他找玻璃杯，沒有

找到，他揮揮手。「我認爲……這樣的人不能夠……他們不能夠指揮。……」

法白爾找不出更多的話，停止了，紅了臉，又找玻璃杯，於是突然發起火來。

「你自己是懦弱的人。……你沒有去進攻……並且留我在你的旁邊……我完全看到了。……」於是聳起肩頭，大衣的鉤子鉤住周圍的人，他擠路回去。

我跟着他走出去。他靠着管子站着。

「你說得好，法白爾。」

他驚了。

「有什麼好……一切事情都在我的頭裏混起來了。我看着他時候，你知道……可是他坐在那里泰然的否認一切事。他那時又並沒有喝醉酒。一個人喝醉了時候，一切對他都是一個樣了。……但是他……沒有……那都是不好的。……」

他沉重的呼吸着。

「舊時就和我在一起的人，最後的也陣亡了。葉爾瑪克和波里威舍夫。記得他們嗎？一個是水手，另一個是技師，我想。離不開的朋友。吃喝睡覺總在一處。你記得他

們。有一個是魔術大家。」

「那個年青的排長，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了，有灰白頭髮的，他也是你的人嗎？」

「加拉賓嗎？機關槍連的連長。還是個孩子。到我們那里不到一星期。從醫院裏來，不斷告訴我們在那里他們怎樣吃硬麥粉。……」

「還沒有新軍官來嗎？」

「從第一營和第三營派來新連長。排暫時由伍長指揮。到現在沒有上級副官。」

「沒有副官難得進行事情，」我表示同意。

不知爲什麼，我覺得爲法白爾十分安心了。在他說話的方式上，在關於他的一切上，都有一種更有把握的新情調，以前是沒有的。

「關於希雅葉夫呢？你沒有打聽出什麼明確的消息嗎？」

「似乎並不很嚴重。他的頭骨是完整的，至于那隻胳膊，我並不知道。並沒有許多血，但是它像一塊破布一樣下垂着。」

「右胳膊嗎？」

「不是，左胳膊。」

「這倒是一件好事。」

「他不願意走。他起誓他怎麼樣也要回來。你要也罷，不要也罷，我是要來的。他說。我要找阿布羅西莫夫的，即使我不得不走遍世界。」

「我並不羨慕阿布羅西莫夫——希雅葉夫的拳頭是重的。……」

我們又談了一會，以後法白爾回到管子裏去了。我回家了。我不願再聽審訊了。

瓦列加在用油炸麵包。銅茶炊在一角響着。

我扔開靴子和外面衣服，撲咚倒到藁薦上面了。

「要茶還是咖啡？」瓦列加問。

「咖啡對什麼？」

「美國牛奶。」

「那就要咖啡。」

瓦列加出去搗咖啡。油在炒鍋裏噴沫。我拿出加腦禾夫的詩，又讀了一次。

于是里沙果爾從軍法會審回來了。他碎的關起門來。他向炒鍋裏看了看。以後他走到我跟前來。

「唔？」我問。

「降爲普通兵，送到懲誠連去了。……」

「太便宜了。」

「那也好的。讓他受點屈辱。對他有好處。」

我們關於阿布羅西莫夫沒有再說什麼話。第二天他離開了。背上背着背袋，沒有向任何人告別。

我沒有再見到，也沒有再聽到過他。

二十四

那一晚上坦克到了——六輛舊「三十四」式，都是修補過的。好長時間它們都在噴沫吐氣，齒輪在河岸上軋軋作響，在準備掩護。人人的精神都立刻振作了。

我們等了它們好久了。十天裏流言盛行——我們要有一個整坦克師從後方，直接從工廠裏來。以後數目減到半師，一營。實際來的只是六輛老坦克，已經疲于生活，而且不是從後方，却是從紅色十月工廠來的，它們幾乎從防守的第一天便在那里作戰了。但是這都沒有什麼關係。總之是坦克，鋼甲……看來是很有力的。

早晨它們要到前方陣地。少校下令爲它們找出並準備一條道路。必須把渡口跟前防礙道路的兩輛鐵平台車炸掉。

三個開坦克的人到我的地窖裏取暖——兩個中尉，一個軍曹，又黑又髒，從頭到腳都是油。

「有什麼東西吃嗎？」最年長的一個問。他的臉上有一塊斑駁的傷痕……大概是火燒的。「從早晨沒有吃過一口東西。」

一臉酸相，瓦列加把我生日剩下的兔拿出來。兩個中尉飢餓的塞滿了兩邊嘴。

「唔，情形怎樣？作戰嗎？」他們問。

「略打一點，」我回答。

「還沒有佔領儲油池嗎？」

「還沒有。……我們赤手空拳怎麼佔領？」

他們互相看望，笑了。

「靠我們嗎？」

「別的靠誰？這畢竟是機械時代呵。」

未刮的濃鬚幾乎到了眼睛的中尉突然大笑起來了。

「若是這些機械到過的地方你全知道！」

「看起來它們彷彿作過它們應作的一點事了。到過西南戰線？」

「不如問問我們沒有到過的地方！」

「哈科夫方面？」

「是的，到過了。你到過那里嗎？」

「是的，我到過。」

「尼波克里塔亞特爾諾瓦亞——你知道嗎？」

「有點知道。我們從那里進攻。」

「我們也是。……因為你們丟了哈科夫。我們在這里的牽引機廠。……可還有兔嗎？」

「沒有了。只有皮了。」

「可惜。我們有點燒酒。……」

「我們想法弄點東西……」

我派瓦列加到裘瑪克那里去。

「告訴他到這里來，帶點吃的東西。你們有多少酒？」

「夠喝了，莫要煩心。」

瓦列加去了，軍曹和他一陣。

「你們在這里是住在天國，」帶傷疤的中尉說，他的眼睛指示出鏡子周圍的肥胖愛

神。「像貴族一樣。……」

「是的，不能抱怨我的住處。」

「還有書可讀。」

「有時候有……」

他翻翻瑪丁艾登。

「最後一次讀書我都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在勃茲米司爾，是嗎？戰前的星期六。我猜想我都忘記怎樣讀書了，」他笑了。「戰後我要得再學字母。」

以後裘瑪克來了，有睡意，搔着頭，頭髮裏還有絨毛。

「自號是工程師哩……半夜裏喝酒……真是好念頭。喂，接着。」
他從水手衣服下拿出兩節圓香腸和一個麵包。

「你的瓦列加跑到我的伍長那里去。他要拿兩罐豬肉。」
他看看開坦克的人。

「岸上的那些錫罐是你們的呀？」

「你以為是誰的呀？」

「你們應當羞于爬進去。不到前方陣地以前，它們就要碎掉了。」

長鬚鬚的人生氣了。

「那是我們的職務。」

「當然是，並不是我的。我的職務是喝酒，並罵那些仗打得不好的開坦克的人。」

「你是什麼人呢？」

「我呀？問工程師。他會告訴你的。」

「一定是一個偵察兵。從你的怪相上看出來的。」

「什麼怪相？」裘瑪克握緊他的拳頭。

「莫鬧，莫鬧，小夥子。你要喝的是誰的酒？」

「誰的呢？你的嗎？」

「我們的。」

「那就夠了，我不再多說了，我把關於坦克的話全收回來。明天你們會佔領儲油

池。有那樣機械，怎麼能不成功？」

開坦克的人笑了。裘瑪克伸伸腰，並使手指作響。長鬚鬚的中尉看看他的錶。

「普里霍得科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定是解水桶去了。不然就是拿瓶子去了。有水嗎，工程師？酒力強——九十六度。」

「窩瓦河就在旁邊，水是不會爲難的。」

「你們是明天進攻嗎？」裘瑪克問。

「命令是要到出發點，那時我們再看。」

「多半不是明天。我們一點也沒有聽說。」

「要告訴你們的。」

「假如不是明天，」裘瑪克說，思索的用刀戳着桌子，「你知道德寇一天裏要對你

們怎樣嗎，乾脆說。」

「他們說那裏有一個坡，看不到我們的。」

「他們說，他們說……米塞式飛機怎麼樣呢？」

「他們有許多架嗎？」

「足夠使你們下地獄。」

有東西嘩啦一聲在走廊裏跌倒了。有人咒罵。以後軍曹突然進來了，背了些水瓶。『你們使遍地都是鏟子幹什麼？幾乎把所有的水瓶都打破了。』他把水瓶全放在藁薦上面，轉過身，快快活活的微笑着。

「我有新聞，你們給我什麼報酬？」

「什麼新聞？」

「了不得的。告訴我我可以得到什麼，你就可以聽到了。」

「外加一百格蘭姆。……」於是裘瑪克繃着眉頭，在舌頭上面嘗酒。『像魔鬼一樣有力。』

「不夠。」

「那你就不用說了。喝了第一巡酒之後，你就會吐露出來了。把杯子給我，工程師。」

我把杯子給他——只有兩隻。我們得輪流着喝。裘瑪克倒出燒酒來，又從水壺裏加

點水。

「唔，你有什麼新聞？」有傷疤的中尉問。

「我告訴過你新聞是了不得的……我剛剛在十六號卡車裏聽了廣播。……」

「希特勒死了，還是另有什麼事？」

「冷。」

「戰爭完結了嗎？」

「正相反，剛剛開始……」於是停頓一下。「我們佔了加拉奇！還有——叫什麼名

字哩——克魯瓦亞……克里瓦亞……」

「克里瓦亞麻茲加嗎？」

「麻茲加……正是。還有一個有G字的。」

「不是阿布干尼羅弗罷？」

「是的，正是，阿布干尼羅弗。……」

「你不是撤我們的腿罷？」

「我爲什麼要那樣？俘虜一萬三千人……一萬四千人被擊斃！」

「了不得的新聞！」

「這是在什麼時候？」

「在過去三天。……加拉奇，阿布干尼羅弗和其他地方……一大串地名。」

「好呀。德寇被打垮了。」

裘瑪克在兩肩間重打了我一下，我幾乎沒有把舌頭吞下去。

「慶祝德寇垮台，諸位！」

我們都立刻喝酒——從杯，從瓶，從壺嘴裏直接喝水。

「這是你們在幹的事！牛飲……」

里沙果爾站在門口，驚訝的張着嘴。

「我在外面那里炸平台車，你們在這裏喝酒。……」

我遞一杯給他，他大口喝乾了。閉着眼，喘着氣，摸索麵包皮。聞聞它。

「在喝酒，可是我們五點進攻。……你們知道嗎？他們已經送早飯到各營去了。」

「鬼……」

「向外看看，看順着河岸在進行着什麼事？」

開坦克的人跳起來，嘴裏仍然在嚼着香腸。

「希雅葉夫在罵掘缺口的工作進行得慢。」

「什麼希雅葉夫？」

「你是什麼意思，什麼希雅葉夫？參謀長還是上級中尉？」

「天哪！他是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

「這樣子，你對戰爭會遲了的……」里沙果爾笑了。「從基地醫院跑掉的。在河岸上吵得厲害。」

我穿上靴子。找手槍。看看錶。差一刻三點。

「清除缺口嗎？」

「清除。」

「全部的寬度？」

「當然。他們要像黃油一樣順利跑過去。」

開坦克的人忙起來，開動他們的機器。全河岸都是白色的。又下雪了。希雅葉夫的聲音從左邊的什麼地方傳出來——在叫什麼人。

「注意五分鐘內回來報告。……清楚嗎？那就去罷。……」
裘瑪克跑着過去，一面在扣水手罩衫的釦子。

「新參謀長對他們兇得很。留心，工程師。……」

希雅葉夫站在司令部地窖的入口，胳膊上了綑帶並用板挾着。綑帶在他的帽下閃着白光。他看見我的時候，他揮手歡迎我。

「加快到前方陣地去，育爾加！幫助開坦克的人……沒有人知道你的缺口在什麼地方。……」

「你的胳膊怎麼樣？」我問。

「很好的，以後再談。……走罷……還有兩個鐘頭。」

「很好，上級中尉同志。允許我去嗎？」

「你向前去罷，老鬼……」

我敬禮，踢響腳跟漂亮的向左一轉，一開步走便將手從帽上拿下來。

「停住！兩個鐘頭放哨……」

一個又硬又冷的雪球正打中了我的頸子，破碎了，從我的領後下去了。

我跳上第一輛坦克。瓦列加已經在那裏了，正將一個水瓶向帶子上繫。

坦克一個一個的順着河岸活動，順着渡口阻礙物和毀了的平台車邊上過去。出來到蓋壕板上了。一分鐘內德寇就要開火——坦克響聲如雷。

雪片往下飄，在空氣中緩緩的旋動着。

巨大的白堆瑪瑪葉夫庫爾干在我們前面閃着光。

離進攻只有四十分鐘了。

二十五

進攻定在五點鐘。差二十分的時候，喘着氣的加爾苦沙跑來了。

「中尉同志……」

「什麼事？」

他沉重的呼吸着，一面用手掌擦濕的前額。

「哨兵回來了。……」

「唔？」

「發現了地雷。……」

「什麼地雷？」

「德寇的。正對着我們的孔道。離開五十米。一種新式的地雷。……」

「鬼東西……昨天他們的眼睛到那裏去了？」

「他們說昨天並沒有。」

「並沒有……那個巴赫弗司托夫在什麼地方？」

「在彼得葉羅夫的地窖裏面。」

「希雅葉夫！打電話到司令部停發信號。我要……」

巴赫弗司托夫是工兵營哨兵軍曹，臉面很麻，樣子很弱，他伸開他的雙手。

「德寇昨晚安放的。我起誓是他們這樣作的。……昨天我親手到處都摸過了，什麼也沒有。……我起誓並沒有。……」

「你起誓，你起誓……爲什麼你不早點報告？總到最後一分鐘。數目多嗎？」

總有十個。新式的。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像我們的「波木茲」，不過並不全像——雷管在旁邊。……」

「加爾苦沙，拿掩蔽罩衣來。……你領路。」

幸而沒有月亮。我們爬過用木椿標記的坦克孔道——麻臉的軍曹，加爾苦沙和我。

加爾苦沙的鐵溜的後跟在我眼前閃光。我們爬過了我們自己佈雷的地界。周圍一片白，前面只有德寇戰壕的黑綫。軍曹停住了，默默的指着地上的黑東西。……「波木茲」——只是平常的「波木茲」——有阻斷裝置的容藥體，雷管和索。旁邊另有一個椿，是爲使地雷在地上不動的。他以爲這是雷管。這個糊塗蟲還自號是哨兵呢。……

加爾苦沙側臥在地上，靈巧的一個一個將雷管取出來。我的手冷，我只對付着去了

兩個。軍曹鼻孔吸氣出聲。

『——唏——唏——唏……一隻火箭。……』

我們緊貼在地上。我的嘴發乾，我的心開始狂跳。他們看到我們了，豬東西……

『——唏——唏——唏……第二隻火箭。……從我的眼角我可以看到軍曹爬離我十米。怎樣的一個人呵。……德寇會立刻看到他的。

機關槍短短的射擊一陣。……

看準我們了。

又射擊一陣。……

有東西用可怕的力量打中了我的左臂，以後打了我的腿。我將頭埋在雪裏。雪是冷的，令人愉快的，充滿了我的嘴鼻和耳。用牙咬……像冰結淋一樣。他說它們不是「波木茲」……只是旁邊有個樁。……是個笨驢，那個軍曹。一切……沒有什麼了……只在牙齒裏有雪……

二十六

「你過得怎麼樣，育爾加？從醫藥營的來信之後，兩個月沒有隻字。壞主意。若是你的右臂受了傷，那你還有點藉口，但你傷的是左臂呵。這不行，這一定不行的。大家天天來向我打聽你的情形，我告訴他們說——他在醫院裏發胖了，並和看護們調情，把這裏的朋友全忘記了。不過他們並沒有忘記你，雖然你並不配要他們這樣。裘瑪克特別爲你存起些奪獲的白蘭地——六星牌！——誰也不讓嘗一口。我試了許多次，可是總不成功。……」

「一般的說起來，我覺得無聊。坐着不動得厭煩了。厭煩得很。別人在進攻，向西進，我們却仍然在同一的戰壕，同一的地窖。當然，德寇不復如前是好的。不過上月還有點兇惡。他們打傷了你以後，我們又用坦克進攻，但是我們並沒有佔了儲油池，以後坦克又派到別的地段去了。德寇打中了一輛坦克，我們爲它打了足有一個月。師司令部命令我們設法從它下面射擊，顯然敵寇的師司令部也想到了同樣的事——所以我們爲那

個坦克打來打去，像北歐的傳說故事一樣。從前面得不到手——一營裏只有六七個作戰的人。不得不掘地。地像鐵一樣，又沒有炸藥——兩星期窩瓦河不凍。O₂式小飛機扔乾麵包和煉濃的物品給我們。

『可是我們終於得到了。掘了二十二米長的地道，放了一百公斤炸藥在裏面，給它炸起來了。穿過洞進攻。我們就是這種人！我推薦杜吉以夫，阿格尼夫契夫（他現在在野戰醫院）和你的瓦列加得紅星勳章（他們是很好的孩子），其餘的人得「勇敢」勳章。現在法白爾的機關槍在坦克下面使德寇下地獄。他們仍然佔着儲油池。像土撥鼠一樣進到地裏，從任何方面都接近不了他們。……我們主要的用礮作戰。除了重礮之外，現在都在右岸了。師礮隊就在我們的地窖旁邊，一點覺也睡不了。路狄米契夫的和我們右邊的九十二團移防到電車街去了。三十九團真是了不得——他們把紅色十月工廠幾乎完全肅清了。』

『我們現在正忙着築遠望台，每天一個新的。築了五個了，但是沒有一個合少校的意思——你是知道他的。一個在工廠的煙筒上——靠着製藥工廠旁邊。另一個在屋頂上，』

像一個鴿籠。視線很好，但是少校說冷，又通風，命令我再建一個，在住居地，靠着火車頭所在的窪地旁邊。但是二七〇師的礮隊將大礮弄到那裏，引來了德寇的礮火。礮彈就在旁邊爆炸——不能把少校放在那裏。

『回來罷，我們要一塊找個好地方。你可以幫忙掘（哈！哈！），因為我的手上起了泡，不能再拿鏟子了。希雅葉夫向你致候，他的胳膊完全好了。

『哦，是了……第二營來了一位新助理大夫，巴爾里去讀一種研究課程去了。裘瑪克整天在那里留連，天天把釦子擦得亮亮的。快回來罷。我們在等着你呢。……』

在信紙的另一面有用歪曲的大字母寫的附信，字行向底下歪下去。

『早安或下午安，中尉同志。這信是要告訴你，我希望你和我現在一樣好。中尉同志，你的書都整理好了，我將它們放在你的衣箱裏面。排長同志弄來了兩個儲電池，我們地窖裏現在有電燈了。上級中尉希雅葉夫要將它拿到司令部去。中尉同志快回來罷。我們全向你致候。』

你的勤務兵保里果夫。』

我把信塞到小皮包裏面，穿上梳洗衣，便去找主任外科醫師——他是一個好人，總可以看出你的要點。……

第二天早晨我穿着發響的長靴，新的士兵外套，袋裏裝着一包信，到史達林格勒去。我向同伴們告別，他們同我走到大門。「問候保拉司！」

「一定！」

「我請求你的事莫要忘記！」

「我不會忘記。」

「就在旁邊。從你那里第二個谷。打毀的卡提育沙礮所在的地方。」

「若是你見到瑪路司亞，告訴她見面時我有點有趣的事情告訴她，我不能寫。」

「好的。……再見了。……把尋路者給六號病室。代我向教導師告辭。」

「我們一定作到。……」

「那麼，再見了。」

「給我們寫信……莫要忘記。」

車夫在打招呼。

『是要走的時候了，中尉。』

我和周圍的人握手，向卡車跑去。

二十七

我們到巴爾科夫司基村，師後方辦事處和軍需官拉查爾那里時，天已經晚了。我在一個擠滿了老婦人小孩和幾個書記的小屋裏度的夜。

『唔，在後方怎麼樣？』他們都問。

『和平常一樣。』

『你是在列寧司基嗎？』

『是的。並不是了不起的醫院。不能拿它和河岸上的地窖相比。』

拉查爾笑了。

『你現在不會認出你的地窖了——電燈，一架留聲機，五十張片子，牆上掛着德寇

的氈子——是理想的家庭展覽。」

「你在那里是很久以前嗎？」

「昨夜回來的。發餉。」

「德寇還在那里嗎？」

「德寇？在那里？他們從瑪瑪葉夫跑掉了——在長谷那面掘了地。一隻脚入了墓，一隻脚滑啦。沒有吃的，沒有火藥，在地窖裏啃周圍的骨頭。丟臉了。……」

那一夜我翻了很久的身才睡着覺。

第二天一清早我坐車繼續前進。

我們毫無掩蔽到了窩瓦河，一直到了河岸。寬的河展開在我們前面，一片令人目盲的純白。對岸有東西黑黑的突出來——一定是團司令部的地窖。白色的背景上有一面紅旗。……呀，時間是怎樣飛速呵。……不很久以前，似乎只是昨天，現在這樣眩目的窩瓦河，却被煙與火弄得又紅又黑，爆炸使得騰沸，裏面滿是漂浮的木板和各種的廢物。但是現在！有邊界柱的冰路箭似的一直到對岸。機器來往活動着——卡車，吉僕車，和

有彩色掩護物的輕車。偶然有白礮彈炸的地方——零零散散的，中間相離幾百碼——都是舊的。一個拿着黃旗，紅鬍鬚的交通管理員說，兩個星期以來渡口都沒有礮火了。德寇打得筋疲力盡了。

我們的車開過司令部的地窖。

「證件。」

「沒有不能過去嗎？」

「不能，中尉同志。一定要有命令。」

奇蹟。……裘瑪克的地窖周圍有電線籬笆，門口有站崗的兵士，路上撒了沙，每個地窖上都有號數——用黑色整潔的塗在白板上面。

一根去了皮的樹樁上有一個路標：「鮑洛丁的司令部三百米，」下面用紅鉛筆寫着：「左手第一個轉灣。」那麼他搬家了。左手第一個轉灣應當是山谷，原來師司令部所在的地方。

我興奮了——真正興奮了，像回家的人總會有的情形一樣。你從假日或其他旅行回

來，越近家，走得越快。你走時注意一切，注意每一瑣細的東西，每一新穎的東西。馬路上鋪了柏油，拐角處有一個新的紙煙攤，電車站移得更近藥舖，二十六號新建了一層樓。你看到一切，注意一切。

在那可紀念的九月的一天，我們就在這地方上的岸。這就是他們在那里拖大礮的路。那里是白色的水塔。一顆炸彈落到那里，炸死了三十個受傷的人。修補好了，現在那里有一個鍛冶場。這里原有避彈壕——瓦列加和我有一次在那里避炸彈。一定填起來了，現在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有人在這里築了台階——現在不必爬坡了。真漂亮——還有手扶欄杆呢。山谷是空的。一堆德國地雷躺在雪上。一捲電線。我們的旋盤——我認識——是加爾苦沙作的。廁所跟前約有二十個德寇——骯髒，沒有刮臉，裹着破布。他們看到我時站起來。

從上面什麼地方傳來人聲。

「你在找誰，中尉同志？」

有種雪裏的旋風似的東西對着我撞來，幾乎使我立不住腳。

「你在活着，你好呀，中尉同志？」

一個快活紅潤的臉。歡笑的，孩子氣的眼睛。

「西得海！我幾乎跌倒了……西得海！……」

「你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倒是怎麼回事……」

他不說什麼話，只是笑容可掬。從頭到腳都顯得是高興的。我也和他一樣。我們站在那里握手，握手不完，我都覺得有點暈了。

「這里一切都改變了，中尉同志……我們追趕德寇，直到使灰塵都飛起來了……我們的司令部在山谷里面。人人都在前方陣地。但是我受了一點輕傷，他們把我留在這里照管德寇。……」

「伊戈爾呢？」

「在活着，也好的。」

「謝上帝。」

「喝過點燒酒。有一整桶。哈，他們能不高興嗎……你是從醫院裏來？是嗎，他們

告訴我的。……』

『從醫院來，從醫院來。不過莫要跳來跳去的了，讓我看一看你。』

我起誓，他一點也沒有改變。不，這並不對——他變得更爲男子氣了。兩腮略爲陷下一些，但和一向一樣是玫瑰色，健壯，並有同樣的眼睛——歡快，惡作劇，長而捲曲的睫毛像女孩子的一樣。

『停一下——你衣服上閃光的是什麼東西？』

西得海的神色顯得窘了，便開始抓搔他手上的僵皮——他的老習慣。

『唔，這可是壞主意……你什麼都沒有說……手給我……你是爲什麼得到它的？』
他的臉更紅了。我的指頭被擠壓在他的巨掌裏面。

『現在你不會不好意思回到集體農場了？』

『唔，我不意思什麼呢？』說着他又把僵皮抓來抓去。『那個東西你還在嗎，我給你的紙烟盒？』

『當然在，當然在。在這裏，你吸一隻烟。』

我們都拿了一隻。

「有火嗎？」

「喂，給中尉拿火來！趕快！……你們叫它什麼哩……」

一個戴着角邊眼鏡的瘦弱的德寇，大概以前是軍官，很快的跳起來，打開他的手槍式的打火機。

「點罷，同志。」

西得海從他拿過打火機來。

「行了，我們自己來罷，」說着就將打火機送到我的紙煙上去，「唉，他們好像是舊鐘錶店，口袋裏滿是各種小東西。他們投降，趕緊就拿出一個打火機。我得了二十個。……我送給你一對罷？」

「好的，有的是閒工夫。最好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四個月終歸是很長的時候。」

「唉，有什麼可說的，中尉同志。全是同樣的老故事……」但是他依然開始告訴了

我——是我們全熟悉的戰壕中人的故事，可是聽起來總還是有趣的。……說到他們埋地雷和幾乎全體消滅的時候，他們整天躺在山谷中的時候——一個狙擊兵認準了他們，把他的帽子射通了三個地方，以後他們在鑄造廠被圍兩週，德寇轟炸他們，沒有東西吃，最壞的也沒有東西喝，他到窩瓦河去四次弄水，以後……他們又埋地雷，去地雷，設鐵絲網。

『不過這種事情你自己是知道的……』於是他的清亮的藍眼睛微笑了。

『沒有打盹。我知道你不會。我們再吸一隻紙煙，我就去找我的那些人了。他們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就在那一面，在前方陣地。他們應該是在長谷那邊的。我一個留在這裏了——我跛了。』

二十八

到傍晚時，我完全醉了。空氣，陽光，散步，集會，印象和歡喜使我沉醉。也有白

蘭地酒。頂好的白蘭地酒。就是裘瑪克給我存留的六星牌。……

裘瑪克倒了一杯又是一杯。

「乾杯，工程師！兩個月沒有這樣了。儘管飽吃麥粉飽喝牛肉湯啦。喝下去，莫要害怕。是你賺來的！」

我們在一所毀了的房子裏躺着——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到了那裏的——有裘瑪克，我自己，里沙果爾，當然也有瓦列加。我們躺在草上。瓦列加在一角吸着煙斗，縐着眉頭生氣，他完全不贊成我所作的事。我能有什麼一種想頭呢——把合身的，有銅釦的軍官外套留在醫院，却穿了一件短僅及膝的普通兵士外衣……那樣到處去，成個什麼樣子？還穿着靴筒寬，橡皮根的粗皮長靴。……

「我給你弄了更好的靴子，」他遇到我時不高興的說，一面帶着顯然不贊成的神氣從頭到腳檢閱我。『在地窖裏面……就是靴面低。』

我盡力替自己解釋，可是顯然我還沒有被原諒。

「乾杯，乾杯，工程師，」裘瑪克不斷倒了一杯又是一杯。

從打壞的牆頭的空隙，我可以看到瑪瑪葉夫庫爾干和紅色十月工廠的煙筒——那唯一的沒有倒掉的一個。火箭使天空燦爛——紅色的、藍色的、黃色的、綠色的、成爲變幻的火箭的海。……槍礮聲。整天都在開火——手槍，來福槍，應有盡有……碎、碎、碎……

怎樣的一天，天哪，怎樣的一天呵！在草上伸開身子，我向上看望天空，再沒有力量想任何事。太充滿印象了。我數火箭。這是我還能作的。紅的、綠的、又是綠的，一個一個一連四個綠的。……

裘瑪克說了什麼話，我沒有聽。

「莫要擾我。……」

「瞎，不會傷害你的……他們在叫你。莫裝豬。」

「莫擾我，我告訴你，你在嘍嘍喳喳什麼呀。」

「唔，讀一讀……不會傷害你的。只有十行。……」

「什麼十行？」

「在這裏。他的講演。有趣……頂有趣。」

他拿一塊德國報紙塞到我的鼻下。

「這是什麼廢物？」

「讀一讀。」

字母在我的眼前跳動——沒有看慣的粗黑體的字。希特勒的墮落的臉面——嘴唇緊閉，五官笨鈍，白癡似的鬚鬚。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講演。

將近三個月以前了。

史達林格勒是我們的了！在少數的房屋裏面，俄國人還在那里坐着。讓他們坐在那里罷。那是他們的事。但是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命名為史達林的城市在我們手裏了。俄國最大的動脈——窩瓦河——癱瘓了。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使我們從那地方移動。

「是我告訴你們這件事——我是沒有欺騙過你們一次的人，是神將人類史中最大戰

爭的負擔和責任加在身上的人。我知道你們相信我，你們可以安心——我懷着對上帝和歷史的全部責任心重覆說——我們絕不離開史達林格勒。絕不。無論布爾雪維克怎樣想呵。……」

裘瑪克笑得身上只抖。

「果真嗎，希特勒？唉，你真了不得。天哪，你真了不得。正像你所說的樣子！瓦列加，爲了這個，讓我們再喝一杯。」

瓦列加倒了酒，裘瑪克滾轉得臉朝下，用兩手支着頭。

「不過爲什麼呢，工程師，爲什麼呢，爲我解釋解釋。」

「什麼爲什麼呢？」

「爲什麼一切都成了這個樣子？嗯？記得九月裏他們怎樣攻打我們嗎？但是他們依然沒作到。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沒有把我們扔進窩瓦河？」

我的頭在旋轉——出了醫院以後我還衰弱。我站起來，搖擺着，走到以前大概是一道門的缺口。

多麼高朗的天空，清明乾淨，沒有一片雲，沒有一隻飛機。只有火箭。中間有受窘的，蒼白的星辰。窩瓦河寬平安靜，只有一處沒有凍——正對着水塔的地方。人們說這地方從來不凍。

最大的俄國動脈……癱瘓了，他說……唉，糊塗蟲！糊塗蟲！「在少數的房屋裏面，俄國人還在那裏坐着。讓他們坐在那裏罷。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它們是在這裏的，那少數的房屋。瑪瑪葉夫也在這裏——堅固，並不可愛……頂上有兩個丘疹似的東西——儲水池。……呵，它們給我們受了怎樣一個時期的罪呵。就是現在我也討厭看見它們。在這打得像篩子一樣，破爛的紅牆外面，路狄姆契夫的陣地開始——只有二百米寬的一條地方。……就想一想罷，二百米，可憐的二百米。……穿過了全部白魯羅西亞，烏克蘭，頓巴司和卡爾米克平原，却穿不過這二百米……哈！哈！

裘瑪克問爲什麼。發問的不是別的什麼人，却是裘瑪克。這是使我不禁迷惑的。或許希雅葉夫或法白爾也會來問爲什麼罷。或者那個老人——那個守着機關槍躺了三天，被截斷了，直到火藥打盡，帶着武器爬到河岸的機關槍手，也會發問罷。他甚至把空的

子彈箱也帶着了。『爲什麼把它們扔掉——它們也許會有用處？』我連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了，只記得他的臉面——有鬍鬚，眼睛狹成一條縫，帽子歪戴着。或者他會問我，爲什麼？或者那個總默默咀嚼的西比亞人也會問。若是他還在活着，他大概是會問爲什麼的。我聽說過他是怎樣死掉的。我認識他只有兩天——在我受傷前不久他被派到這裏來。歡快，有急智，滑稽。他拿了兩顆打坦克的手榴彈，跑到一輛打毀的坦克跟前，把它們扔進缺口裏面。——

唉，裘瑪克，裘瑪克……你水手……你問多麼糊塗的問題……你手裏拿着瓶子到我跟前來，你不了解一點事，不了解一點事……到這裏來……來罷，來罷……來擁抱我——我們都有點醉了，醉酒的人總擁抱。這並不是感情用事……瓦列加，讓他也來……喝酒罷，戰士……喝酒慶祝勝利。看德寇對城市怎樣了？……只有磚，沒有別的東西了……但是我們還在活着。至於城市……我們要另建一個。對嗎，瓦列加？德寇完了事了。看他們順着那裏走，背着他們的軟囊和氈子……記着柏林，他們的福勞司……你想看柏林嗎，瓦列加？我想。我想看得很……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就可以

看了。……我們一定會到那裏。……途中我要跑到基輔去一會，看看我的老人家們。他們的頂好的，我的老人家，他們誠實。……我們喝酒祝他們好——裘瑪克，還有酒嗎？於是我們喝酒。為我的老人家們，為基輔，為柏林，還為其他，我記不得什麼了。我們周圍槍礮聲繼續着，天空是紫色，火箭噼噼作響，在附近的什麼地方，有人用二弦琴彈青春的女子。

「中尉同志。請允許我向你說話。」

「現在有什麼事？」

「參謀長請你。」

「你是什麼人？」

「參謀部傳令人。」

「唔？」

「命令是要所有人十八點鐘前來。到山谷裏的司令部。……」

「他瘋了。今天是自由的，放假的日子。」

「這我完全不知道，中尉同志。參謀長下了命令，我爲他傳達就是了。」

「不過告訴我都是爲了什麼事？……你所說的，是「命令，傳達」罷了。是宴會，還是什麼呢？慶祝勝利嗎？」

「我聽說北方的配置明天完畢。在障隔工事跟前。我們和三十九團要到那裏去……。」

「原來這樣的！」

裘瑪克在暗中找他的水手外罩和帶子，在地上摸來摸去。里沙果爾從外套上將草刷去。

「瓦列加，把一切東西集到一塊，快去找加爾苦沙。從這裏數第二個院，在地窖裏。要飛快。」

瓦列加跑去了。

「注意莫要忘記了鏟子……」里沙果爾叫，於是向我轉過身。「工程師，我們去掘司令部。加緊。使我們自己生水泡……。」

「鏟子夠用嗎？」

「夠用了。」每人一把。你，我，加爾苦沙，瓦列加。我們夜間作完，一定的。也許我們可以走近一所房屋的窗子。……走罷。」

裘瑪克的響亮聲音從外面傳來。

「成四行——站齊！唱歌——快步——走！」

他一排只有三個人。……

里沙果爾在背上輕輕拍拍我。

「那麼，我們沒有法子到你的伊戈爾那裏了。總是這樣的。……不得不留到第二天。……我們希望上帝使我們還活着。」

什麼地方有U₂式小飛機高高的吼叫……夜裏巡邏。照明彈在障隔工事上高升。是我們的照明彈，不是德寇的。沒有德寇留下來放射它們了。是的，他們怎樣會……

他們成爲綠色的長行緩步向窩瓦河走。默默的。他們後面有一個軍曹——年青，獅

子鼻，嘴裏啣着一個彎曲的長煙斗。

他過去時向我們擠擠眼。

「導遊呀……想觀光窩瓦河。……」
他傳染人的，歡快的笑起來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譯完於台北。